
著 克勞格 · 翰 約 · 奧

話 史 國 美

譯 棠 樹 何

The American Nation

By John Gloag

行 發 社 潮 興 時

版 初 日 一 月 六 年 五 十 三 國 民 華 中

美國史話 目次

著者前官大

- 一〇 神話和探險
- 二 定居者
- 三 民主權下的民主
- 四 民主建立
- 五 民主保衛
- 六 開國元勳
- 七 國會的難題
- 八 民國成長
- 九 一八一八四十年代的戰爭
- 一〇 與歐洲絕緣

美國史話 目次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一〇

367058

- 一〇 痛楚日深
- 一一 向西拓殖
- 一二 奴隸問題
- 一三 南北戰爭
- 一四 復興與繁榮
- 一五 美西戰爭
- 一六 金融勢力之發展
- 一七 世界大戰
- 一八 再度與歐洲絕緣
- 一九 黃金時代與「新政」
- 二〇 大西洋憲章

- 一〇九
- 一五九
- 一三三
- 一四三
- 一五二
- 一七二
- 一七七
- 一八九
- 一九九
- 二一七

著者前言

我們住在英國的人，對於美國人士的生活習慣和理想，知道的很少。固然多數人常窺好萊塢的影片，因此對於近代美國式的生活倒也有些表面的認識，然而身居我國的人們對於美國人的卓越進取心和堅強實驗力，却很少能略知其梗概的。兩世紀以來，美國人屢屢試行新理想和新主義，因而他們的進取心日愈發榮滋長，所以民主政治的觀念瀰漫全國，爲民衆行動之圭臬。自美國發表獨立宣言以來，至最近大西洋憲章簽訂止，一期間的美國中是一篇非常令人鼓舞而興奮的故事。四十八州的分州史，具體而微的反映出爭取自由的奮鬥的片斷動態，並且也描繪出開墾的迅速發達情形。

一九三九年夏季著者旅行美國時擬訂本書編著的計劃。分爲上下二編，內容包括美國史，和各州的政治疆域史。同一史實而在各州誌裏又難免有敘述重複的地方。上編講述全美史實，既是概述的性質，並不是一部詳盡的美國史。讀者如欲詳細研究，請一閱「劍橋近代史」第七卷。那卷書專講美國的史實，從移民最初的世紀起，到一九〇二年止，凡美國經濟發展的過程和美國對世界學術的貢獻，都有所拾列。劍橋大學出版的「美國合衆國史」一書，係潘雷教授著（Professor Edward Chamberlain）。書的內容，對於一七六五——

一八六五年的一世紀中的大事，敘述精闢，議論允當。富爾克納教授 (Professor Harold Underwood Faulkner) 所著「美洲民族史要略」(Short History of the American People) 一書，亦可供參考。

一九一八年，柴士特敦 (Cecil Chesterton) 著「美國史」(History of United States) 用聚斂亦諷的詞義，議論雖不免偏頗，而內容甚為豐富，頗值一讀。現已被列入「人人叢書」中 (Dodge's Everyman Library)。另外還有一本之筆生動的歷史，著者是亞當姆斯 (James Truslow Adams)，是波士頓的里特爾·布朗溫公司出版，書名是「美國史詩」(The Epic of America)。還有兩巨冊的「美國文明之興起」一書，係佛爾梅兄妹合著 (Charles A. Beard and Mary R. Beard)，內容詳盡，惟議論偏執，顯然有反英的情緒。另有第三冊「美國在途中」，敘述至一九三八年止的史實。以上三冊書皆係周拿古·凱布公司出版。研究美國史必須時時參閱「人人叢書」裏面的一美國文史地圖」。小說裏面包括的顯著史實也不在少。如賽克瑞 (Theocracy) 著的「維基尼亞州人」(Virginians)，和吉·雷 (Kipling) 著的「獎賞與仙女」(Rewards and Fairies) 描繪塔力薩比 (Talesrand—法國政治家) 在美國過難民生活。美國小說中，關於這類作品，更為豐富。肯尼支·勞伯特 (Kenneth Roberts) 在他的三部傳奇小說裏，描寫三個重要時代：「北略」(Northward, Pascale) 以七年戰爭以後的時代為背景。「

武裝叛亂」(Rabble in Arms)是敘述獨立戰爭的，尤其關於阿納德(Benedict Arnold)所領導幾次初期戰役，描寫格外詳細。至於「考森大尉」(Captain Carston)是以一八二二年的戰爭為背景的小說。但是這些小說，都把史實改造一番，並且專屬某一時代的斷片作品。十九世紀馬克·吐溫(Mark Twain)和哈特(Hart)等作家都從事描寫當代的實際人生。如「錫匠湯姆」(Tom Sawyer)、「採藥藥果芬蘭人」(Huckleberry Finn)。「密士西畢河上的生活」(Life on the Mississippi)。「家庭裏的兒童」(The Innocents at Home)等書，以及哈特關於亞都克黨黨區所寫的故事和描繪等，都是些歷史文獻。這些都是正式美國史裏應補充的最有趣材料。

著者對於一個國家民族既已具深情厚誼，則不能不熱心地提筆敘述一下這個國家的一切。然而在這裏必須說明：本書編著之目的，不是在於犧牲一國而獎譽美國的。關於「獨立戰爭」，印治博士(Dr. W. R. Inge)曾說過一段話：「歷史事件還沒有像這樣奇異地被曲解過呢。一切美國青年從孩提到成年的整個受教育過程中，關過去史實的認識，耳濡目染的都是「門戶之見」的記載。不僅美國方面如此，就是英國的歷史又何嘗多數能摒除狹隘的成見呢。我們敘述美國事件，文筆和詞句都應含有友誼的精神。但是也不能付出過高的代價，以免認網史實，誹謗祖先；無疑的，這是非常重要的。」(Grand Chapter III)

蒲治爵士換着又重述別人所講的美利堅生的故事。這是一篇深具「門戶之見」的，並且最使人引咎遺囑的敘事。無意中，他也犯了冷嘲熱罵的對待美國的傳統病。從諾斯勳爵任公使時代起，到近止，這種傳統態度刺奪了一些美國執政者的正當觀念。

百年前，一位具有自由頭腦的教師，色得內·斯密司 (Sydney Smith) 說過：「庸凡的呆人們心裏所不願盤算的，只是一部殖民地壓迫史而已。」美國人爲在境內倡行自由起見，曾有效種舉措，引起斯密司氏的貧佩。不幸十八世紀的英國，「庸凡的呆人」爲數是太多了，以致殖民事業辦理欠善。一些英頑不靈的享有特權者往往對於殖民地的効忠和誠意，加以濫殺和遏止。他們之所以能據權位居要職的，只因僥倖生在世家的緣故而已。英皇的喬治王朝中（一七一四—一八三〇）祇憑能力而升官的，實不多見。然而在美國，祇憑才力不必憑藉家世却可以升進的，而並不受任何特權的阻礙。

「我的國家總是不對的」的一知半解的知識份子解釋和肯定地說：「我的國家對或不對」的一般人，都不配解釋歷史的。在過去，英美兩國有時都不免失於急躁，無禮；但是英語各民族，對於自由的愛好是同樣的。

一、神話和探險者

幾世紀以來，人類總是誤認大西洋就是世界的盡頭。因為，在過去，當航海家們從大西洋西岸而來到歐洲的。人們都相信，大西洋的洪流越過歐洲海岸，便會到到世界的盡頭，而向下傾瀉，變成奔騰澎湃的瀑布；船隻如果冒險西航，一定會被海水吸去，沒有絲毫的抵抗力，而陷入毀滅的境地。就當時一般人的知識水準而論，這種觀念是不無道理的。

古希臘時代，曾有幾位學者，認為世界是圓形的。紀元前第二世紀，克拉底斯（Crates of Mallus）曾設計製造一座地球儀，沿赤道東西畫一大洋，又沿子午線南北畫一大洋；這樣便把世界上的陸地區分為四部。一部已為人類所知，其餘三部尚未為人類所發現。已知的部份掩有歐洲、非洲北部、和亞洲西部。這已知部份的陸地界限也不十分明確。那未知的三部則標註「安多西」（Arctia），「匹立奧西」（Pericea），和「安梯波底絲」（Antipodes）等名，約略地代表南非，南北美諸洲。這種有價值的世界地勢的觀念，並沒有傳播很遠，且早已湮沒無聞。然而世俗流傳的故事，却反容易叫人們接受。

與前者相反的傳說，以為在大洋的西面，有些島嶼浮漂在洋面上。紀元前第四世紀時，希臘航海家匹特阿斯（Pytheas of Massilia）航至北歐和英倫三島；他又繼續北航六日



，至一島，他稱這島爲「爾勒」(Faro)，它也許就是冰島、法依羅羅島(Faroe)或是在塞得蘭羣島(Shetland)。因此，他這次航海的结果，對於「大西洋西部運傳島嶼」的傳統，給了很大的實證。

更早，在紀元前五百年前後，一個迦太基人希姆爾斯(Himero)曾至歐洲海岸，然後又向大西洋的遠處航去，他也許曾至沙葛羅海(Sargasso Sea)。但是直至一千五百年以後，才有一斯堪底納維亞的「北歐人」循北極路渡過大西洋，到達冰島、格陵蘭。最後到達諾法斯科細亞(Norfolk)、臘布刺多(Labrador)、羅得島(Rhode Island)並且也可說到達了亞得孫河口、紀元後九百年時，冰島即已大量開拓了。紀元後八百五十年，一些「北歐人」首先來到冰島，並且在更早的某一時期，愛爾蘭的古代僧侶(O'Fleeg)已據建立一處居住區。

「北歐人」甚富於進取心的勇敢野人。約在九七〇年，挪威的二個謀殺兇犯瑞得倫(Jarek)和愛立克·勞荷(Erik Laegle)父子二人，被驅逐出歐。他們來到冰島上居住，後來，瑞得倫死去了。八八〇年，愛立克還犯殺罪，於是政府宣佈他是一律不保護的人(Etne)。有一水手名叫布基(Bjorn)在海上遇險，漂一冰島以西很遠的北方，他遙望地見西方有綠草覆蓋的高山浮出洋面。九八二年，愛立克親身去尋覓那塊冰島的領土。他的目的不在於探險，而是在於尋求容身之地。這是他和他的部下最

後的一處求生的地方。他到達格陵蘭，建立居住區，他的三個兒子都是在這裏成長的。雷夫·愛瑞身 (Leif Ericsson, 德文又稱 Lohrso Sævi)，瓦多 (Hokrad)，陶斯梯因 (Hroeggen)。並有他的私生女萊瑪底絲 (Lodveig) 也是在這裏成長的。

九九〇年時，已經建立起東西兩居住區了，居民共有千餘人。這些歐洲的先鋒者及其子孫們在此地居住五百年之久。在這期中，人口增至三千人。東居住區與士德畢特 (Oslaf, 奧) 有禮拜堂十一處，寺院一所，男女修道院各一所。一二六六年後，代表主教也設行館在這裏。由格陵蘭駛向歐洲的最後一艘船，於一四一〇年到達挪威。八十二年後，哥倫布揚帆橫渡大西洋。

雷夫·愛瑞身 (Leif Ericsson) 由格陵蘭直接航到挪威；他首創這兩地間的直航紀錄。一〇〇〇年他返格陵蘭，攜一基督敎牧師同行，仍然是直航，沒有中途到冰島停留。

一〇〇二年，一個格陵蘭最初開墾者的後裔，畢阿尼·海立弗身 (Hroald Hroaldsson) 從冰島乘船返格陵蘭的東居住區，途中遇颶風，他的船被風吹出航路以外，漂到格陵蘭以西很遠的海面。他和他的船員們都望見西方的陸地。他們就是歐洲人中之最先望見美洲大陸者。他們沒有登陸。但是他們回來講說這樁事。雷夫·愛瑞身的心靈被這番話所打動了，恰如他父親的心被根布基恩 (Candiac) 的故事所打動一般。於是他組織一遠航隊，船員男人三十名，女人一名。乘「長形船」，由格陵蘭向西而駛去。據猜測他是到過了

布拉多即他們所謂黑魯蘭 (Hollerland) 的，又到過諾亞法、斯科賴亞，即他們所謂馬克蘭 (Markland) 的，又繞過者得角 (Cape Cod)，最後到羅羅得島 (Rode Land)，即他們所稱為「酒地」(Wineland) 的。島上有野生葡萄因此得名；他返格陵蘭時，還攜帶許多曬乾的葡萄。

此外還有幾遠航隊從格陵蘭出發。其中最大的一隊，由冰島商人卡爾塞夫尼 (Karl Selvigsson) 率領，船員共一百五十人，在一〇〇三年出發。雷夫之弟陶瓦得，及其妹美琪底絲(愛瑞克之私生女) 亦參加這次遠航。他們卜居「酒地」上，並且卡爾塞夫尼的妻生一子，名為斯諾里·陶芬身 (Thorvaldson)。這是在美洲領土上所坐的第一個歐洲人。後來這些人意見不一，發生齟齬，因此一部人回到格陵蘭，而卡爾塞夫尼率領一部人南航，經一大河口，也許就是哈得孫河口。他們在這裏卜居，並初次遇到印第安人。這些土人也許就是愛斯基摩人，而不是印地安人。這些土人的性情不定，是不易相處的。這些初期移住美洲之人固然是勇敢和誠樸的，然而，在品德、軍事知識，以及文化水鐘等方面，皆遠不及五世紀後移住美洲之人。

美籍底絲後來也組織一遠航隊，由格陵蘭出發。但是這次航行竟陷於冰隙和羅羅中，使「酒地」遭受不幸。移民的船槳裂碎了。十二世紀初期，格陵蘭主教何音西 (Bishop Uppsi) 乘船去尋覓「酒地」，一去未返。從最末一次的遠航隊以後，直到格陵蘭殖民地

終止，在此期中只有一艘船駛到馬克爾，並於三四七年返回沙島，載一船木材而歸。

四七四年，陶斯堪里(Pedro del Pozo Focacchini)製一幅大地圖，他不僅忽視一地，和馬克爾諸島的，在，即格陵蘭亦併忽視了。據這位地理學家之意見，歐洲和中國(稱Ope)的大洋裏，祇有些零的小島和日島(稱Ogobara)而已。他將日本島的一部劃在太平洋裏，一部在墨西哥的。置。五十年前，羅馬人司死塔(Martinus Clavius)製一幅地圖，把格陵蘭劃入圖上面了。但在這以前，葡萄牙人已於一四一九年發見馬德拉群島(Madeira)。一四四八年他們在亞速爾群島建居住區。

一四二二年八月三日，哥倫布乘聖德·瑪麗亞號(Santa Maria)西航，並存品夫(Pin)和尼補(Nina)二船伴行。這三船的載重皆超過百噸。十月十二日他離歐洲陸地。哥倫布給此地命名為聖薩爾瓦多(San Salvador)。這一次航行，發明了西印度羣島(古巴、海地也包括在內)。在一四九三、一四八、一五〇二、一五〇三年裏，他航行三次。雖然他第三次是在特里尼達島(Trinidad)和南美大陸之間航行，然而他發現的陸地都是在加勒比海(Caribbean)的範圍內。他最後一次的航行是從巴拿馬地峽的某點起，沿中美海岸航駛，航到麥杜拉期(Medunra)的特魯西羅(Truxillo)止。

哥倫布以為他已經到了亞(以東)海島上，所以他說發現了印度羣島。陶斯堪里所

與的地圖，也在會文得倫布的論斷，以美洲地這名稱，是附阿美利加，或士下麻（*Christopher Columbus*）的名子因襲而的。他是一個商人，一四五一年生於佛羅倫斯。他三那四地宣稱，曾與多次航，但是的話都沒有根據。他的自吹法練的能力，却使他的名和南北美大陸聯繫起來。當時西班牙新大陸為印度羣島（*Indies*）。雖然後來知道新大陸與印度遠隔着大洋，但他們仍沿用舊稱；如有人稱新大陸為阿美利加，則西班牙人甚感不安，因此阿美利加名稱的流行也越廣。

一四九三年，教皇亞歷山大六世（西班牙人）在亞羅爾羣島（*Azores*）和威鐮角島（*Cape Verde*）以西三百哩的地方，向北畫一直線，把直線以西地區指定為西班牙人通商和居住之用。次年，因葡萄牙的抗議，又把這種區劃重行調整，即把分界的直線移至亞遠爾島以西一千一百哩的遠方。這直線的略地與格林威治以西的西經五十度相符合，於是葡萄牙人也佔住亞馬孫河口以東的巴西（*Brazil*）為地盤。

一四九七年，英國布里斯托爾（*Bristol*）地方的商人們共同出資，組織遠航隊由一熱那亞人卡波特（*John Cabot*）率領。他們航到紐芬蘭（*Newfound Land*），也許航到北美大陸的海岸。然後，十六世紀初，大批冒險家來到西方。歐洲各國受到新發現的影響，不僅遣出商人、水手和掘金者，也遣出學者來到美洲。因為冒險家的好奇心和進取心燃燒起學者的心靈。德瓦卡（*Alvar Nunez Cabeza de Vaca*）就是這樣開拓的學者。

一五三八年，他伴隨納爾瓦茲 (Pablo de Valdivia) 所率領的遠航隊從佛羅里達出發，沿墨西哥灣北岸航行，從大河口 (Rio Grande mouth) 以北深入內陸。他旅遊數年，西北方面到過厄可巴萊 (El Paso)。然後更西行，於一五三七年，到加里佛尼亞灣的西拿羅亞灣 (Cerro Sinaloa)。到達以後，他熟悉西班牙殖民地的情形。到達墨西哥以後，他的旅行便告終止。

一五二二年，墨西哥被科德司 (Hernan Cortes) 所征服，城中的文化完全摧毀。三年後，天主教佈道團到達墨西哥，而居住區和傳教事業也逐漸向西和北二方面擴展着。這就建新西班牙國。

葡萄牙人葛美茲 (Isabau Gomez) 於一五三五年到達東北部的紐約灣 (New York Bay)。兩年前，一位意大利航海家味刺察諾 (Giovanni da Verrazano) 應法國國王之雇用，來勘查由喬治亞州 (Georgia) 起至加拿大止這一段海岸。那時他或已發現哈得遜河和紐約灣。這些初期航海家的成就多半是模糊不清的，他們的路線和目的地有時無從可查，必須猜測。但是，一位法國航海家卡蒂 (Jacques Cartier) 於一五三四年發現聖羅拔士河 (St. Lawrence)。他於一五三六年，再度航至北美時，勘查北美陸地，到的是魁北克 (Montreal) 城。三年後，西班牙人索托 (Hernando Soto) 從事尋覓黃金，從二千哩以南的佛羅里達兩岸的坦帕灣 (Tampa Bay) 出發。他在內地漫遊了四年，於

一五四二年到達密士西畢河，旋即在河畔死去。一百六十年後，拉薩爾（La Salle）由伊利諾河（Illinois）向下游航行，直到密士西畢河口。第十六世紀後半期，西班牙、法國、英國的冒險家相繼到北美的東西兩海岸，來勘查陸地，並建立邊界圍出一塊地。西班牙在墨西哥和中南美的經營是根深蒂固的，並封鎖南來的海路。於是英國人鼓勇氣尋求西北航線。英國布里斯它爾地方，有一名陶德（Robert Thorne），「向主張尋新海路。於一五二七年，他說一句不朽的名言：『無陸不可居，無海不可航。』一切疑難和反對的意見都被這句名言給瓦解了。」

十六世紀英國的航海家們給他這句話許多證明。在極遠的北方佛羅畢瑟（Martin Frobiager）發現了哈得孫海峽。白衛斯（John Davis）也到過巴芬灣（Baffin Bay）。直到一六一〇年，哈得孫（Henry Hudson）才發現了那個大海灣，以後便沿用他的名作為海灣的名。德刺科爵士（Sir Francis Drake）在他航繞全球時，由太平洋向北航去逼近溫哥華島（Vancouver Island），又沿加里佛尼亞海岸南航，曾在舊金山附近的海灣裏，將他「金鹿號」（Golden Hind）修理一下。他贈給這一帶地方一個名「新荷蘭羣島」（New Albion）。其他國人，如刺里（Raleigh），郝金斯（Hawkins），馮敦（Fernon），格林威爾（Graville）諸人，皆任意航行。並在西班牙禁售外國商品之期，經營商鑛。最後，公然侵掠西班牙船地，並堅持海上自由的主張。一五五八年七月二十日，葡

班牙艦隊被截在英倫海峽裏，這時海上自由的權利才被確認。於是任何國家都不能攔阻英國在北美的殖民事業了。

第一卷 地球學

五

二、尼屠者

一五五五年，愛登 (Richard Eden) 主張英國應佔領佛羅里達和紐芬蘭中間的一帶地帶。他翻譯彼得·馬歇耳著的 *Decades* 一書時，在譯本序文裏，他也討論到佔領土遠的管見。一五七六年，吉爾·特爵士 (Thompson Gilber) 在他著的「叢談」(Orbitance) 一書中，也響應愛登的主張，並謂英國應把一些因貧困而犯罪的人們，運送到美洲去。一五八四年，哈克羅特 (Thomas Hakroth) 寫一篇文章也主張到美洲去，同時並作一計劃，準備怎樣開拓北美緯三十度至六十度中間的海岸地帶。吉爾特爵士，曾作過兩次殖民的企圖結果都沒有成功，後來不幸他在一五八三年喪失生命。

刺里爵士 (Sir Walter Raleigh) 繼承吉爾特爵士的遺志。一五八四年春季，他造出刺里小船，由阿羅大斯 (Philip Amadas) 和巴羅 (Arthur Barlow) 二人統率。他們的任務是從佛羅里達起，沿海岸北行去探查適當的殖民地。這些船員們，在北卡羅里拿附近的羅阿諾克島 (Roanoke Island) 登陸，並與土人建立友好關係。這兩位船長歸來的時候，尚依麗莎白女王報告，女王大悅。為紀念女王起見，他們稱這塊新殖民地為維基屈亞 (Virginia)。一五八五年刺里爵士派遣七艘戰船，去鞏固這塊殖民地的防務。性格粗獷

的格棧維爾爵士(Sir Richard Grenville)爲艦隊司令，雷尼(Richelieu)爲殖民地第一任總督。

這次殖民地的開拓，有辱國譽。格棧維爾對待土人不僅非常嚴酷，也極不公平；當格棧維爾歸國的期中，總督雷尼則專心致志的尋求黃金，並開始對當地土人實行奴役政策。德拉克(Hugh)在西部內地安入棧，在歸航途中經過維基尼亞殖民地，這時這位貧窮而不勝任的總督雷尼拋棄了職，並且和其他墾民共同乘船返國。兩星期後，格棧維爾爵士回到美洲，發現殖民地是風去樓空。於是他派十五人留守那塊殖民地。後來這十五人也就不知去向了。

一五八七年，列里爾派遣橫濱船長(John White)率領一百五十八移住美洲(懷特之孫女名維基尼亞·達麗(Virginia Dare))生於美洲，這是英人在美洲所生的第一個兒童。懷特同年即返英國，但因遭西班牙軍隊，未得即時返回美洲戍守。直到一五九〇年，英國才派遣一隻赴維基尼亞。然而英國的墾民完全都不見了。在十七世紀的前十年裏，英國在維基尼亞建立了永久性的殖民地，並且發現當初的殖民先鋒中尚有七人存在。

一六〇七年，在詹姆斯河上游三十哩的詹姆斯坦成立一個殖民團。倫敦的維基尼亞公團對殖民團發出下列的公告：要在通航的河裏，尋找安全的港口；要選擇深入內陸的大河

。如果發現幾條相差不多的大河，或者一條河有二個相彷彿的支流，則應選擇河源在西北的一條。因為西北方面是另外海洋可通的所在。

這段公告是開拓內陸的有力宣示。然而英荷兩國人都未曾深入內地；維基尼亞從海岸到邊界最寬的地方僅只二百哩而已，荷蘭的領土新尼德蘭（New Netherland）也是同樣寬。至於在北方，新英格蘭從海岸向西北伸展僅只一百哩而已。法國的商業機關和軍營在英國殖民地的背後發展着，從加拿大擴展到墨西哥灣，把西班牙屬地佛羅里達和他們的新西班牙省（墨西哥）給分割了。一六八二年拉薩爾（La Salle）沿着密士西卑河順流而下，並用法國國王的名義佔領了密士西卑河和它的支流所過的廣大區域。他稱這片領土為路易斯安拿（Louisiana）。它的西部邊界未定，有無限向西擴展領土的希望；這對於探險人們是一個不能抵抗的引誘。

最初的數年，維基尼亞殖民團僅僅維持生存而已。移住的人們忍耐着野人式的艱苦生活。倫敦推動殖民事業的總公司，對於開採維基尼亞的黃金頗感棘手。斯密士船長（John Smith）在他的建議書「力陳」移住的人民有實際的需要，於是掘金的人們便中止赴美洲，同時大批的熟練工匠、木匠、鐵匠等便來到美洲。他們的工作對於移住人民是有實際幫助的。斯密士船長是一個天生的領袖人才；他不僅注意實際問題，並且也是富於強烈的幻想的。倫敦的維基尼亞公司追索的是黃金；但是斯密士却將地闊和珍貴的報告供給他

一六一三年，該公司派遣野葛士 (Sibley) 到新英格蘭去查詢金礦。他又測量海岸線，並繪一圖地圖，最後他被任命為新英格蘭的海軍總司令。一六二〇年有些英國清教徒由荷蘭乘「五月花」號船赴美洲科角灣 (Cape Cod) 中的普利穆斯 (Plymouth)。他們所建立的居留地則不歸斯密士將軍的麾下統治。他們是嚴正，勤勉，篤信上帝。他們受過千辛萬苦，最後算是有了。因為他們的努力開拓，而新英格蘭區成長，有馬薩諸塞 (Massachusetts)，康涅狄格 (Connecticut)，羅得島，以及新罕布什爾 (New Hampshire) 諸州的建立。

一六一四年，荷蘭人在滿哈坦島 (Manhattan) 上的哈得孫河口建立一城。他們稱為新阿姆斯特丹 (New Amsterdam) 並溯流上航至奧爾巴尼 (Albany) 的位置建立了與會。而德 (Fox Orange)。他們要求由新英格蘭起劉維基尼亞和馬里蘭的十段探形領土。新尼蘭東以康涅狄格河為界，西以德拉瓦河為界，在北方約二百哩的地方與加拿大為界。在這塊荷蘭殖民地以南，沿着德拉瓦河，一個瑞典的居住區也建立起來了。但遊地領土於一六五五年讓渡給荷蘭人了。瑞典深被拖累到歷次歐洲戰爭之中，以致不能花費大盡人力物力和精神等作殖民地擴展事業。

一六二九年查理十一世已經將蘇基尼亞以南的加羅里拿地方封賜他的總檢察官黑茲倫士 (S. H. Rootesberg)。該地位於北緯三十一度和三十六度之間，但是許久沒有開發。在一六六三和一六六五年之間，查理十二世，頒發數次領地執照，把這一地獄又分贈給克拉克敦 (Clarksburg) 伯爵和其他領地上的官吏，並且他又延展邊界南起北緯三十度北迄北緯三十六度三十分。法國航海家里波 (Lebarbier) 於一世紀以前，曾率領法國新基督教徒，擬在這裏建立居住區，但是沒有成功。西班牙人不能容忍異教徒在這裏居住，所以他們大肆屠殺法籍聖民；橫西班牙當局自稱，屠殺不是因為國籍，而是因為宗教信仰。

一六三二年，波爾雷穆爾男爵 (Lord Balthore)，根據查理十一世封賜的領地執照，在蘇基尼亞州以北的馬里蘭 (Maryland) 建立羅馬教會殖民地。除賓夕爾維尼亞州准許各倫敦派佈道外，其他各處，直至一六八九年止僅有上述一處羅馬教殖民地；並且後來，羅馬教也在禁止之列。穆爾文在新英格蘭頒佈的教條，在人類生活史上投了一道陰森的影子。英國清教徒雖然愚固不甘祖國的壓迫而逃到美洲，結果他們竟也酷烈的壓迫他人。實際上，他們是深惡痛絕一切是以此藉和爾節枯槁生澁的各種事物；反而，他們竟以目觀那些落後十七世紀歷史中刑訊、絞殺殺等酷刑，引為奇事。但是這羣人中，產出一些人們，美態獨擅到空殖民地的各社會層裏。清教徒將好助的美德向鋪在美國人性格裏面了。歐文 (Walter Irving) 在「紐約史」中，所寫的委婉的現罵，他們是當之無愧的。他

說：「康涅狄格的墾民，在剛開移居的時候宣佈，那塊殖民地應用上帝的法律統治，直到他們有暇時制定法律爲止。」假如他們能與祖國密切聯繫，則容易受到查里二世時代的人文主義的影響，那麼他們剛復自用的態度或能稍稍緩和些。

一六五〇年新英格蘭的疆界向西延展到荷屬殖民地境內約五十哩。一六六四年英荷戰爭結束後，新尼得蘭則割讓給英國。爲紀念約克公爵詹姆斯起見，將新阿姆斯特丹改稱紐約（新約克之意）。荷人從瑞典人手中所取得的德拉瓦（Delaware）殖民地，以及在德拉瓦河和哈得孫河中間的沿海地帶，連後來的新澤西（New Jersey）也都歸英國統治了。這樣沿着海岸連綿不斷，南起加羅里拿北至新英格蘭完全是英國的殖民地；僅只荷蘭於一六七三年暫時重佔它的一小部從前的舊領土在中間隔着而已。但是一六七四年的和平最後又承認美國所有。

一六八〇年，查里士二世封賜賓維廉（William Penn）一張領地執照，以便建立教友派的殖民地。國王特下召命以賓維廉的父親的名（Admiral Sir William Penn）作該殖民地的名。查里士二世賜予他的教友派的朋友如此大權，這舉措表示出他個人的聰明，結果會引起許多批評家的物議。賓夕爾維尼亞是在馬里蘭和維基尼亞之北，在新澤西之西，在紐約之南。賓氏的發奮和佔有馬里蘭的波爾當瑟爾家鬧了一次邊界線的糾紛，許久未決。直到一七六三年與一七六七年之間，梅森（Charles Mason）和狄可漢（Jeremiah Dixon）

二氏徹底空場後，薩定親王現在北緯三十九度四十三分，向得拉瓦以兩延展二百四十四哩，二氏因這次的奮鬥工作而著名於後世。這就是著名的梅森。伏可深線，把北部自由各

一世紀以來，殖民事業總是發達的；雖然遭受過挫折，雖然與大自然作過必要的奮鬥，然而不久步驟之後並受文化的陶冶之後，聖民早已幾乎忘掉當初的艱辛和奮鬥了。在繼以前的若干年代裏，人類祖先所作的事：英法兩國這時必須在新大陸上奮鬥一下，但這新大陸上的各事物的規模程度都是較羅馬以前的事物更大些；河流也是較深些寬些，森林較繁密些，並且自然界的生長也是過於繁茂，不易制服的。農人們逐漸將荒野驅逐向西去，而獵人和商人也隨時發現新山谷，溪流和湖泊，並且發展對土人的困難交易。城市建立起來了，並且在熱市計建館中，有些特徵足以反映它們的國籍根源。

英國、法國、和西班牙因為傑出的殖民國家，即其他歐洲民族也都被引誘向大西洋對岸向自由和幸的陸地發展着。婦金的狂潮是過去了。農人、商人、和聖者、代替了那些以規探為職志的冒險士紳們。

一五八八年，葡萄牙最初進入歐洲。加勒比土人種這植物（菸草）為Cocoba，用一隻被稱為S.B.B.的管子吸食這植物。後來也這植物為Cacao。（Cacao同中文意義即是菸草）。拉查德士（Sir Francis Drake）和雷尼（Ralph Lane 維基尼亞州的無才能的首

任省長)共同促使刺里(Norris)注意到菸草，於是他才將菸草傳入英國。到十七世紀初期，歐洲人已經養成一新的嗜好——吸煙——，倫敦商人與維基尼亞，馬克爾二州的菸草栽培者分享權利。為避免本國人和美洲人競爭種植菸草起見，禁止本國種植菸草。

英國人原希望在他的美洲殖民地裏尋求黃金，結果發現了其中新財源代替了黃金。

三、主權下的民主

北美洲的英國墾民繼承了一種傳統觀念，就是要自由討論一下怎樣安排他們自己的事；他們的許多領袖由艱辛的航海經驗中得到了一個處世的原則，用平等的親睦的情義對待工作同伴是很有價值的。德拉克（Drake）曾經說過：「必須使下流社會的人士和水手階級合流共處，也須使令水手們和上流社會常相接近。」用倫敦的經濟為基礎，墾民獲得了土地上的行政權由倫敦的維基尼亞公司掌握；然而這個公司的統治權並不是漫無限制的。墾民瞻顧他們的艱辛工作前途，仍然是很遠的，然而他們對於自由的感想頗為熾盛。一想到辛勞的工作是為自己，為家庭，則很覺得快慰。在那遼闊的新大陸上，氣候的冷暖是極分明的，令人時時感到興奮；開墾的先鋒們闢開了林莽之地，排除了沼澤的水，土地變成可以耕種的了。

美洲沒有農奴制度。美國人民沒有承繼中世紀歐洲農奴制的傳統思想。美洲的英荷等國的墾民，都是些自耕農。土著的印地安人永遠未曾在美洲變為奴隸的人種。無論他們的性情是狂暴或是和善，他們對於耕作的勤勞總是不能感到興趣的；那些不安定的人民，他們的性情轉變得非常快，喜怒無常。他們是獵人，是戰士。雖然印地安人也有農產，但

是他們那種原始式的農事却大半操在土婦的手中。

還有兩種辦法可以供給殖民地更多的勞工。這兩種辦法都是對於民主政治根本不相容的。其中的一種辦法是因獨立宣言而被取消，但另外那種辦法仍然存在着；所以每次關於民權和自由的宣言，令人聽着很像不合邏輯的謬言一般。

兩的罪犯們充作白種人的奴隸。千百囚犯照例應該走上絞首臺，但是都被運到北美洲殖民地罰苦役若干年以代替死刑。許多這樣罪人所以變爲罪人的原因，是因爲他們不能和十七世紀英國的狹隘環境，當時的法律，保護財產的條文非常嚴峻。在伊麗莎白王朝，這些罪犯一定應遭逐法外，在海上盤踞侵掠西班牙。但是在殖民地服苦役，却有服役期滿時可以獲爲自耕農的一線希望，結果常將英國的罪人改變爲新大陸的富庶墾民。除開這些罪犯苦工之外，還有土著黑奴苦工。約翰哈琴森爵士（Sir John Hawkins）在前一世紀已經開始買賣黑奴了，他建立萬惡的蓄利制度的基礎。直到一八六三年一月一日林肯發表解放黑奴宣言時，這惡制度才宣告終止。

另外還有一種更有價值的勞工來源；就是歐洲的白種人自願赴美洲服務幾十年，藉以償還他赴美開拓的旅費，這種「願身者」或「自願者」服役期滿，殖民政府即撥些土地給他們。家貧而有遠志的人們，利用這種辦法得有機會以發展他們的企業天才。於是自立的勤勞的人們，有益於民主政治發展的人們，都潛微流求一般向殖民地湧流去。

工作期滿的贖身者，以及徒刑期滿的罪犯和墾民一樣可以自由經營了。如果對於自己地方的殖民政府不滿，可以放棄他們的企業，暫時匿以打獵和探險謀生，直到發現新的又自由又能供給衣食的地方為止。里大格和羅島二處殖民地都是由於不滿意馬薩諸塞清教政府的墾民所建立的。們認為，教派政府或是過分嚴峻，過分神聖化，再不就是感到他們的安適遭受剝奪。在下稱分州史中將詳述這種動盪怎樣造成其他殖民地的增長，詳述墾民怎樣繼續不斷的警備着，不使集會結社和言論的自由稍受侵犯。假如國王的代表們，成立獨斷的決議案，威脅到他們的自由，則他們的怒火馬上就變成行動。新英格蘭各殖民地的墾民，對於自治權利的被干涉，尤其敏感。各殖民地政府的領袖們和他們的議會，對於他們統治下的墾民要求個人自由一事，究竟是持着贊成或是反對的態度姑不具論，但是各殖民地政府莫不積極珍視它本身的團體自由。各州的法律都不一致，然而假借宗教名義保存野蠻法律則是一致的。至於賓夕爾維尼亞具有基督教的和自由的精神而持着寬容的政策，則被認為例外。賓州的創建人是教友派裏文化涵養很深的賓氏，他制定自由的基本權利，後來被獨立宣言和民權法案所採納。賓州的人民始終享有信仰自由，和思想自由的權利。

墾民和出資的公司都領到國王頒發的執照，憑這些執照他們則各自獲得一塊土地，並且這些執照也保證不再制定與英國本國法令抵觸的法律。至低限度傾向是如此；但是墾民

的權利却未能詳細列舉。這些特許的殖民地分爲兩種：一爲個人所有權的州殖民地，一爲團體組合的殖民地。州殖民地的主人們實際就是一些大規模的地主。他們認爲一帶寬闊的殖民地是他們的私產。他們往往是組織一個主權委員會以經營之。團體組合的民地由一公司經營，如倫敦維基尼亞公司，或馬薩諸塞公司等。

這些特許的殖民地都逐漸地轉移爲國家的領地了。這種轉移是起自十七世紀的末期，於是王室所任命的大批官吏來治理各殖民地。這批官吏和官吏們的薪俸往往不由王室支給，因此時時引起磨擦。固然引起磨擦的原因是可觀的，但在十八世紀中葉以前，足以釀成各州騷動的大糾紛却很少見。

彗星的叛變時有所聞。在多次的擦變後，墾民的權益有些是深受遏抑，但也有些是愈爲鞏固。墾民的勢力總是逐漸抬頭的，王室的聲勢愈來愈不能懾服他們。例如十八世紀初期主權委員會的南加州政府被推翻了。克萊蘭敦伯爵（Clarendon），阿爾伯特爾公爵（Albemarle），以及其他查理士二世的六個寵臣都是當初的南加州的主權者，有專制的權限。一六六九年，約翰齊克（John Jay）替他們起草的「基本憲法」是對於封建意識的，與當時流行的自由平等氣氛中的新生活格格不入。墾民們把這憲法上蒙着的中世紀羅士給吹落了，使它的憲政真相暴露無餘。主權委員會不得不將它修正一下，後來於一六九三年將它廢止。墾民雖然沒有立法權，但是糾紛仍然常常發生。一七一九年糾紛到達了最高

潮轉變爲一次革命；而加州自立政府，並選舉穆爾（James Moore）爲省長，這次革命受到英國國內的支持，於是主權者的統治制度便被廢止。這殖民地便納入正常的王室體制了。鑒於主權委員會的橫暴委員們，因不圖通而遭遇障礙，新省長和參議會永不計劃干預民衆會議。到一七六〇年的時候，省長祇是一顆橡皮的鈴印和一個社交的牌位而已。

十八世紀初期，英國殖民地的面積既然增長，人口亦加多。一七三二年喬治亞（Georgia）亦併入，它是位於南加州，和西班牙佛羅里達以及法屬西佛羅里達中間的一塊界限不太固定的楔形土地。喬治亞是因喬治二世的名而得名的。一七三三年烏得勒支（Utrecht）條約簽定後，法國的北部領土，阿加底亞（Acadia，即諾法·斯科細亞）割讓給英國。實際上這塊土地早已於一七一〇年爲新英蘭的聖民所取得了。這時英國的殖民地北起聖勞倫斯灣南迄佛羅里達，連綿不斷，海岸線長約數千里，內陸的廣闊簡直是無法度量。

在這龐大的區域上，散佈了一些多機智的勤勉的人們，他們正在發展着蓬勃的民主式的生活。他們的民主政治行得通了；他們的獨立精神逐漸增高。英國議會迢迢遠在，因此它所定的法規與殖民地的生活方法堅執不納，以致受人憎惡，這乃是十分自然的事情。但是一六八九年英國制訂的民權法案，「規定了人民的權力和自由，並有王位繼承的規定」，美洲聖民亦享受這個法案的利益。這法案奠定美國民主政治的基礎，並且它的適宜的基礎條款最終都編入美國憲法和各州憲章裏面了。其中的主要條款如下：

三、王權下的民主

未經國會同意，擅用王家的權勢而廢止法律或強制執行法律的虛偽權力是不合法的。未經國會允許，以特權為口實，徵收稅款為王室用費，超過國會所准許之期間或範圍者為不合法。

人民有向國王請願權，任何禁錮和追究這種請願為不合法。

如果未得國會同意，平時在國內徵募或擁有常備軍，便是違法。

議員應當自由選舉。

應有言論自由，並且國會裏的辯論和行動不應在任何法庭或議會以外任何地方查究或開訊。

不准要求過分的保證人，不准科罰過多的罰金，不准施酷刑。

應登錄陪審官的名子在陪審簿上，並且宣告他們的名子。宣判重大叛逆犯的陪審官，

應該是永久自由權。

在判決以前承認與允准的罰金和充公，是不合法，無效。

國會應時時召集會議，以便匡正不公，以便修改，加強，和保持法律。

在十八世紀時，一些著名的法學者，使殖民地的法制精神甚為昌盛。這些律師們震動鑄成政治思想。他們不但對於英國的習慣法和憲政史，有淵博的學識；而且對於這個日漸繁盛的國家所應有的司法、經濟、精神等各方面的必要事項，也有明敏的和果敢的認識。

潛甯教授說：「他們鑄成了獨立革命初期法制的模型。後來，幾州的最永久最有效的憲法，是他們與商人以及其他事業家共同苦心製成的。再以後他們又製成全國的憲法。」倘亨利、奧替斯、亞當斯、齊斐孫諸人不是生於有政治知識基礎的國家裏，那末他們的政治意識絕不能達到像那樣豁達的和富於創造性的程度。墾民自由討論各種事情，言語流暢；他們是未曾受過僵狹的環境壓迫。討論的習慣一直保持著。由殖民的時期起到現在止，鄉村的店舖就是鄉村的議會。伊智文在他寫的「李潑·萬·溫克爾」那篇小說裏，描寫鄉村政客們煞有介事的辯論着陳舊報紙上面所記載的時事。在馬克·阿德拉(Max Adler)所著的 *Elbow Room, Random Shots, Out of the Hurly-Burly* 各書中，隨處可以見到幽默的雜記，都是關於美國獨立戰爭以後百年期中各小社團裏的豐富雜談。達猛·蘭尼昂(Dancon Runyon)在他的書裏描繪出一位饒舌的小鎮報館主筆的小像，就是描繪出一個富於思想的民族；這民族素好對一問題作無微不至的研究，熱烈保持獨立的見地。這民族的一言一行都與密爾頓描寫大英民族的話相符合：「……這一民族不遲鈍，不愚暗，而其心智則甚為機敏，透開，善於創造，健談，一切人類才智可能發達到的高峯他們也不能不發展到。」

美國史話

四、民主建立

現在對於歷史事件和偉人行動，仍然存在一種褊狹的觀念，偏說這些事件和行動的發生是因爲那種最低物質利益的關係以及窮動的原因。如果內心的經濟觀念過重，則不期然而然的忽視了精神價值；如果對於某一種特殊政治制度深具信心，則難免用不適當的錯誤的色彩將任何歷史時代的體制給模糊了。所以在敘述引起美國獨立戰爭的事件時，我們應該認識，對於租稅和商約的不同意見，雖不是這次糾紛的主要原因，也是一個副因。

最初，美國和各殖民地都認爲這次糾紛不過是家庭內的口角而已。所有的咆哮，所有的詆毀只在表明個人的心意。然而有一點是雙方不能認識的，就是在大西洋彼岸的人們，於財政方面染有污點，於政治方面受喬治朝的籠卷，而對於自由的意義實在陌生的。在如此的條件下表示意見，如何會獲得對方的同意？英國政客們和貴族僅只見到那些富庶的殖民地場主和他們的勤呼後擁的黑膚從者。這些黑膚從僕是很愉快的滿足的，他們的態度使人相信奴隸制度是可以實行的。英國的政客們很願眷顧殖民地的士紳，視他們爲地方人物而待遇之。在維吉尼亞州和瑪麗蘭州沒有田產的一些美國人，則被他們認爲是野僻鄉民，幾乎和印地安人的身分地位同一待遇，自然在社交往來方面是不可能的同一待遇的。另

外還有些律師、代理人、專門職業者等，實也都是不足道的。英國的統治階級始終保存着這種觀念。茶坦姆伯爵 (Earl of Chatham)、維廉畢德，於一七七七年十一月二十日，在上議院演講，反對雇傭印地安人的兵士。他認為美洲的叛變並不是長期的不負責的混亂。參加叛變的人物還有像喬治華燧頓這一流人物，他們的生世和財產地位都是很高的，不容非難的，所以這次美叛變的詞義並非普通朝廷和人民間的協和情狀。在他的演辭中茶坦姆伯爵有下列一段話：

「美洲事件不是我們想像的不顧一切的可鄙的叛亂。他們並不是一羣狂暴的無法無天的暴徒；他們不是「一無所有」，欲藉社會騷亂的機會，實行趁火打劫。他們的領袖們在這次事件裏都冒着財產生命的危險。我聽說指揮他們軍隊的軍事領袖，是每年有四五千鎊地產收入的人。我每次想到這等等事情，不禁對於我們的不謹慎的討伐令，叛逆宣佈令，以及公權遞奪和財產充公等等，發出惋惜的情緒。」

深居簡出的英國貴族和士紳們怎會知道新大陸上有一種新精神存在着，又怎會曉得英格蘭民族的精神再度表現出它的實驗自由的才能呢？在那十三州的混合的人口當中，不僅發現了一個休戚與共的利害關係，而且發現了共同的理想。十八世紀的中葉，白種人口約有百二十萬人，黑人約二十五萬人。在一八二〇年以前沒有可靠的移民數字；但是在「美國史詩」裏，亞當斯氏估計在十七世紀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裏，白人人口中有濃烈和

士人約八萬名，蘇格蘭和愛爾蘭人約五萬名。德瑪爾蘭人不知什麼是英格蘭並且亦不贊什麼是英格蘭；一部蘇格蘭人是一七四五年叛亂後逃出的難民；雖然當殖民地叛變時，他們仍然對英國忠心，然而在一起初他們是慷慨激昂的少數人中的主要分子。愛爾蘭人，爲了某些心性的和實際的理由，對於英國人懷着不可解的憎恨。但是條頓族的漠不關心的性情，和塞得特人的餘燼的怒火，合併起來不能產生推進革命的力量。僅只有創造性的理想才能是鼓吹革命的。儘管這理想的純潔性最終是聚消失在軍事剝削，商業利潤，嗜性，和勇氣不足之中，然而這理想的啓發性在的幾代裏却能使一個民族的大家思想家，政治家，藝術家，和作家等盡力有所表現。

僅只政治方面的壓迫和經濟方面的剝削是不會迫使各殖民地到達反叛的程度的。這種壓迫和剝削是存在的，而且還是早已存在了。新的仇恨也在日積月累的增加着，因爲英國的大臣們企圖執行國會的決議案，來統治各殖民地。對於商品的統制幾經考慮終於實施了。一六六〇年通過一件議案，限制殖民地的主要物產運赴歐洲必須先到英國的港口登陸。歐洲貨物之運美者，也必由英國輪船從英國港口起運。一七三三年，由法國西印度輸入的蜜糖，也徵收稅釐。維基尼亞州的煙草禁止向歐洲輸出。這一切限制都是對於正當商業的束縛，結果造成「走私」現象的異常繁盛。

一七六四年，英國修改大日喬治格威爾提議援用印花稅法，限令美洲各殖民地的官

商文件契約等必須貼用印花一枚。一七六五年三月這個印花法案在下議院稍事討論便通過了。但它激怒了美洲的人民，因此便在一七六六年將它廢止。同時又通過一個法案，宣佈國會最高立法權；各殖民地當時對於這一法案未能深切瞭解。繼格林威爾之後，掌管英國財政的是查理士湯審，他企圖在美洲各港口設置關卡，徵貨物的入口稅，藉以增加政府收入。爲了加強控制美洲關稅起見，一七六七年湯審提議組織關稅委員會駐在各殖民地處理稅務事宜。至於，因此關稅法案的實行而發生的犯罪案件，則由海軍軍事法庭審判，且不用陪審判制度。皇家的法官和殖民地的審判官的薪俸都由新稅收項下開支。

各殖民地通訊委員會之組織而共同合作，採取「抵制輸入政策」，這個政策使令與美洲有貿易關係的英國商人們遭受嚴重打擊。這個抵制政策施行不久，湯審的關稅法案便被取消了。但其後諾斯爵士 (Lord North) 繼任爲財政大臣，則反對一切關稅盡行撤消說，所以茶稅還繼續征收。而且喬治三世還要建立一個更無例外的稅則。至於這位不祥的國王格蘭 (John Richard Green) 曾經說過：「他的心地褊狹遠較過去任何英國國王爲甚，詹姆士二世除外。」諾斯爵士是一個懇懇的羣衆望的貴族，他能用溫文堂皇的表面將國王的卑鄙野心給遮掩了。

革命行動的真正開始就是導源於強迫美洲人民購茶。一七七三年的茶稅是給東印度公司的一種間接的補助金。當時英國政府認爲美洲人民一定會歡迎祇徵三便士稅的茶，因爲

英國政府已將運美的各種茶的內地稅減至十二便士。用這種辦法可使東印度公司重得美洲的市場，並可壓迫偷運荷蘭東印度公司的茶。而這三便士茶稅在美洲殖民地，是創例的。

美洲人民認為這些經濟利益是企圖腐化他們的節操。運到費拉德斐律亞，查里斯頓，紐約，波士頓等地的茶，他們不欲購買。強制卸在查里斯頓的岸上，堆在陰濕的地窖裏，霉爛了。運到費拉德斐律亞和紐約的根本都未能起卸到岸上。在波士頓，他們著名的「茶黨」開會討論，並有一批羣衆化裝爲印地安人偷着爬到停泊在港裏的船上，將船上貨物一律拋入水中。

這糾紛的是非曲直，時常引起無節制的放肆的言論。但是創建民主的元勳們却以穩辭溫和的文字提出抗議。他們認明了異政的主動者，他們精誠團結一致抵抗；並用下面的宣言說明反抗的理由：

「今日大英帝國皇帝的在位史，是憲法着殺傷剝削的血腥的。他的目的在於建立暴虐政權，以便加緊統制美洲各殖民地。現在謹將一幕一幕的事件，向世界上公正的人士據實報告，藉以表明真象。

「他批駁了爲謀公共福利的優美法律。

「他限制各總督製訂緊急法律的權限。否則停止實施，待其批准；在此種停止期

中，他對於這種法律又常予以忽視。

「他拒絕批准資助大部地區人民的法律，除開他們放棄立法機構裏的代表權。這種代表權是暴君們認為眼中釘的，然而它都是人民非常珍視的。」

「國王召集立法團體開會的地點是非常偏僻的，不舒適的，並且距離檔案保管處也非常遙遠，他的惟一目的則在於迫使各會員感到疲勞而聽從他的辦法。」

「國王屢次解散議會，即是因為議會堅決反對國王侵略民權的結果。」

「國王解散議會後，許久不再另選新議員；因此立法權既不能毀滅，只得交還全體人民行使；所以這樣無議會的州，既易遭外界侵略的危險，也易釀成內部的政變。」

「國王也會盡力阻止各州的人口發展；爲着這種目的，他便盡量妨礙外人入籍法的行使；又拒絕通過新的鼓勵移民的法律，並且褫奪土地的條件也更形嚴刻。」

「他也曾用批駁審判制的手段，來妨礙司法行政。」

「他以專制的手段，自由伸縮法官的任期和薪金，他致各法官不得不惟命是聽。」

「他又逼立官署，派大批官吏，來誣害人民，剝削民脂民膏。」

「他在昇平時代，未經我們的立法機構同意，便擅派常備軍駐紮民間。」

「他使軍權離民權而獨立並且將軍權置於民權之上。」

「他與外人合謀，強使我們接受一種司法制度，既與我們法律精神相背，也是未

經我們法律所認可的。他竟對於那些外人假藉法律的行為予以許可：

「駐紮大批武裝軍隊於民間；

「用假審判來保護他們，使他們謀殺任何民衆的案件都不能處刑；

「阻斷我們與世界各處的商業；

「不經徵詢而擅增各種租稅；

「剝奪我們在陪審官制度上所能得到的利益；

「因重刑有的罪名而將我們押解海外受審；

「取消鄰邦的自由法律，建立獨裁政府，以及擴大該州疆域等等，這一切的就是想用該州爲例，用該州爲適當的工具，來建設十三州殖民地的專制權；

「侵奪我們的憲章，撤銷我們所珍視的法律，並且根本改變我們政府的方

「停止我們的立法權，宣佈他們代替我們創立各種法律的權能。

「他放棄對十二州的統治，宣佈不負保護我們的責任，並且向我們挑起戰事。

「他掠奪我們的領海，蹂躪我們的海岸，焚燒我們的城市，並且殺傷我們的人民。

「他正在調派大批的外國雇傭兵，以便完成他的殘暴和蹂躪兩大暴政。他的暴虐，雖在歷史的最野蠻時代也罕有其四；他不配作文明國家的元首。

「他在公海上俘虜我們的同胞，並強迫他們執武器來擾亂他們的祖國，來處決他們的朋友弟兄，或是他們自己遭受朋友弟兄的殺戮。」

「他驅使我們內部的叛亂，教唆邊境上的居民和殘忍的印地安人向我們進攻，他們戰爭是漫無紀律的，無論男女老幼一律殺戮。」

「每次我們遭受兇殘的迫害時，我們用懇切詞句請求匡正；他却屢用無情的迫害來報答我們的請求。一個國王，如果他性格表現為暴君的性情，則不配為自由民族的元首。」

「我們對於我們的英國同胞甚為關切，時時提醒他們注意萬勿憑藉立法機關向我們施行無理由的裁判。也曾促使他們注意，們當初從英國出走，卜居此地的情形。我們也曾請求他們用純正的判斷，和寬宏的態度和考察一下，也曾懇請他們因同種同文的關係而取消這樣的憎奪。這樣的憎奪如不撤消裁絕難免阻斷我們彼此間的親密關係。但是他們對於我們的正義的呼聲和種族血緣的呼籲充耳不聞。因此我們只得認為有通斷絕關係的必要，並且我們對待他們如同對待世界其他各民族一般，平時為友，戰時為敵。」

在這個明白的自制的公訴狀的前面，有一篇說明建立新政治見解，解脫已經存在的階級，特權，和奴役等觀念的原理解釋文字，其文如下：

在世界上，一個民族在必需解除和另一民族間的政治羈絆的時候，它想取得上帝所賦與同世界各民族平等的地位的時候，如果它重視人類的一般意見，則它願謀實現它所以因被迫而採取分立行動的原因。

②「我們認為下面的真理是不言而喻的：人類天生來就是平等的；上帝賦與他們一些不可須臾離的權利；如生命、自由、和幸福等。爲了保障這些權利起見才有政府的組織；政府權力的產生須經人民的同意。無論何時如果政府違反原來的目的，則人民有權改組政府，甚至取消它。人民有權重新組織政府。建立政府的基礎以及賦與政府權力的動機完全在於保障人民的幸福和安全。謹慎的人士主張，歷史悠久的政府不願因暫時的或輕微的原因而改組。過去的經驗告訴我們，只要痛苦可以忍受，則人類寧願忍受，而不肯將它習以爲常的事情改絃更張，以求伸雪冤抑。然而，如果殘暴交加，篡奪不已，它的目的總不外使它的人民呻吟於它的專權暴政的淫威之下，則推翻這新樣的政府和尋覓未來的安全保障，便是人民的權利，也是人民的義務。北維吉尼亞州的苦含辛的情形就是如此；所以十三州的人民有推翻政府的必要。」

接着便是喬治三世的公訴狀本文，前面已述過了。這宣言是哲斐孫起草，經各州代表大會於一七七六年七月四日通過。他就是美國獨立宣言。它最後的一段宣佈人民的權利是人類文明史上初次見到的文獻：

「所以我們，各州的代表們，在大會裏願請全世界崇高的裁判者們證明我們是意向爲正當，謹代表各州之善良公民，並秉承他們的授權來正式宣佈，十三州殖民地獨立，並且依正義而論，它們應當自由獨立的。各州皆解除對於英國王室効忠的義務。各州與大英帝國間的政治關係應完全斷絕。各州既已獨立，則有全權宣戰，講和、結盟、訂商約、以及其他獨立國有口所施行的一切專項。謹依上帝的保佑，並互相以生命、財產、和名譽爲担保誓爲此宣言之後盾。」

十三州代表簽名。

民主政治既經建立，成立，則必須開始努力保護它了。

五、民主保衛

美洲聖民已經飽嘗過戰爭的風味。他們時時不斷與印地安人鬥爭，並且七年戰爭就是些連續不斷的大規模戰鬥。它於一七五六年開始，一七六三年停止。但是在這以前，在各州的西部邊界上已經時常發生些序幕戰，法國人已經將英籍聖民從俄亥俄州和密士西畢河流域逐出去了。英國人也將法籍聖民從諾法、斯科細亞州逐出，以示報復。一七四九年，俄亥俄公司成立，它是對於西陲的法國新佔領地的一種威脅，儘管一個倫敦商人韓伯里（John Hanbury）資助過這個公司，然而它成立的主要原因還是維基尼亞州士紳所促成的。吉士德（Christopher Gist）曾代表該公司於一七五〇——五一年間查過俄亥俄平原。那些渴欲向西拓展邊界的查勘者、商人、和樵夫沒有受到法方的阻攔。如遇到阻攔，他們也必定抵抗。正如他們的英國祖先於一百五十年前，對西班牙人的商業競爭和獨占殖民地的一樣。

一七五三年十月，維基尼亞州副總督丁維第（Robert Dinwiddie）向法方正式警告，萬勿行近英國在俄亥俄新建的營哨。他又選擇一位二十一歲的維基尼亞青年紳士做他的代表。這位青年離開學校已經八年了，他當時富有邊界情形的知識，因為他一向即任測量員的

職務。這青年就是喬治·華盛頓。

華盛頓出任這項危險職務，回來時即被任命為維尼亞兵團的陸軍中校，為弗賴上校 (Colonel John Fry) 的部下。由加拿大起到密士西畢河，這一帶地處裏印地安人多受法國的挑撥離間，時時進攻英國營哨和擾亂英國居住區。一七五四年四月，華盛頓中校統率兩連軍隊由維尼亞向俄亥俄進軍；在賓夕爾維尼亞西部的大草原上將法軍和印地安軍隊潰。一月以後，他在奈塞斯堡一度鏖戰之後，被迫投降。

戰事仍在繼續未停，印地安人甚為猖獗，於是英國政府認為情勢嚴重。羣民不諳單獨保衛邊界：他們不得不放棄阿里根尼山月 (Alleghany mountains) 以西的領地。一七五五年二月，英國派一個司令官布萊達克 (Edward Braddock) 將軍來到維尼亞担负討伐法軍的責任。布萊達克氏年近六十歲了，在荷蘭曾有圍攻戰略的經驗，所以他好像具有一副斷然的開倒車的腦筋，因為他不能瞭解法軍印地安聯軍的戰略是不遵傳統方式的是令人震駭的。然而他有一種舉措足證他是明智的：他任命華盛頓做他的上校參謀。

七月，布萊達克少將統率正規軍和民軍，以杜克斯尼堡 (Fort Duquesne) 為目標開始向西進軍。在七月九日越過山地和渡過摩加希拉河 (The Monongahela River) 以後，英國正規軍為敵人的嶄新戰術所困。他們時時被印地安人狙擊兵所襲擊；對於這些埋伏的狙擊兵，他們是束手無策。他們未曾受過軍人作戰的訓練，這種戰術是通過森林地所必需的

。布萊達克和他的部下軍官都堅持列陣前進，於是便盲目的將他的軍隊引到崩潰的地步。年輕而又聰明的華爾頓上校對付印地安人頗有經驗，將他率領的維基尼亞部隊完整撤退，使全軍因而未遭完全的覆滅。布萊達克少將負傷甚重，於七月十三日逝世。

在學習和組織才能上，這位英國將軍，與華盛頓上校成爲一顯明的對比，所以這次遠征的失利在聖民的心理留下長久的深刻印象。英國政府下一道明智的命令，追認民軍的校官爲正規軍的校官；這道命令減除了民軍裏日漸高漲的憤恨，否則或因這種憤恨而將正規軍和民軍分裂，造成危險的後果。縱然北美的法軍最終仍然被一個有才幹的英國軍官所征服，然而布萊達克的愚蠢失敗却未能因此而被人忘掉。

烏爾弗將軍 (James Wolfe) 在他三十二歲的時候，戰勝了加拿大法軍司令麥坎 (Montcalm)，但是一七五九年九月十三日在爭奪魁北克 (Quebec) 的一役中陣亡。英國海陸軍固然最終得以戰勝法軍，然而英國的職業軍官們如布萊達克這一類人物反對一切新理想以致造成一種令人惋惜的印象，却未能因此最後勝利而完全被抹除。

聖民對於遊擊戰術有畢生的經驗。他們個人和社會所以能獲得鋒鏑餘生的原因，完全是靠着他們能在森林裏生活的技術。自然他們對於那些正式軍官們的整齊嚴肅的營伍儀容，會感到蔑視的心理。整齊的步伐和燭煌的證章，在印地安人出沒無常的森林裏，究竟有什麼用呢？在這樣地區肅靜和隱藏是絕對必要的。聖民是從一個新式的非常的嚴格的學校

裏學的戰術。印地安人是一些殘酷無情的勁敵。他們好像是具有猛虎的獸性而後有人性一般；儘管他們是北美的原始居民，他們除開幾個富強歌意味的地名以外，却未留任何痕跡。能夠對於美洲文化有些貢獻。他們是沒有創造力的，不可稽緝的，殘忍而凶勇的；自七年戰爭以後，他們的歷史就是向西部遙遷的歷史；他們兇狠的在兩陲邊界上徘徊着，遇到勢力優越的白種移民則退避。

七年戰爭耗費國幣甚鉅；在這次戰爭裏殖民地軍團雖然是很活躍的，然而戰鬥和軍事編制等工作仍由英國人首當其衝。假使將這種實際情形向國民解說得體，他們會認為戰爭由政府與殖民地分別担負是公道的辦法，因為這次戰役一勞永逸解除法國入侵的威脅。當時的財政大臣格林威爾可以將這些事實和藹的發表一下，然而他是那些只顧辯論法律案件而不顧實際情形的著名律師之一；他們只知法律上的爭辯事項，然而對於與這些事項有牽連的國際問題和人類問題，却蓄忽視。

當時英國的政府正是由一些昏弱無能的人執政，當他們常常巧言拙策缺乏行政方針，謊語掩蔽醜聞事件。接管的法蘭西地帶是後來稱為西老區的一帶地方，政府對這一帶地方的限制加速促進那次的事變到來。阿萊肯尼山脈以南的地方不准移民移居；保留這一帶地方顯然是讓英國政府開闢發達。

各處駐紮的軍隊時時與居民發生衝突，結果造成一種情勢，國民的憤怒不可遏抑，無

法慰藉。豪威海軍上將 (Admiral Lord Howe) 於一七七六年率領一隻艦隊赴美洲，接收北美的防務。他受命和一切為同情的舉民們相處。他身為海軍將領，也有權議和；然而英國的邏輯工作，當時都委諸陸軍人員之手，通常都選擇一些性情暴戾，見解狹窄的行伍出身的軍官担任撫輯工作。蓋特將軍 (General Gage) 就是這種人選之一，他的一切行為何樂而不為，永久不會使人忘記。豪威勳爵和他的弟兄 (General Sir William Howe) 到北美時，曾與蓋特將軍商議，儘管蓋特將軍指派了蓋特的委員會，最終仍不免於覆轍重蹈。蓋特將軍曾與蓋特將軍商議，儘管蓋特將軍指派了蓋特的委員會，最終仍不免於覆轍重蹈。蓋特將軍曾與蓋特將軍商議，儘管蓋特將軍指派了蓋特的委員會，最終仍不免於覆轍重蹈。

一七七五年四月，戰爭在薩薩諸塞爆發了。蓋特將軍正是該省的軍政首長，他為當地居民的意見所震駭，於是決意將東部各城的軍火扣留。他未能十分成功，但仍繼續搜索軍火。他得報告，說波士頓附近二十哩處的康科特 (Concord) 地方積存軍火很多，他便於四月十九日派一隊兵去搜索。瑞威爾 (Paul Revere) 於午夜乘馬由查理斯頓出發向勒克星敦而去，沿途警告路旁的村莊說，將有英國軍隊到來。在勒克星敦，其弟劫上英軍遭到殖民地的民軍截擊，這些民軍自稱為「一分鐘部隊」，因為他們時刻準備着於接到命令後一分鐘之內便可應戰。經過這場血戰，英軍繼續向康科特 (Concord) 前進，到達後則發現大部軍火已經移去。他們又遭受到民軍的攻擊，因此向波士頓撤退。沿途的村莊裏燈光火把照

窺得如同白晝一般，民軍密佈殺氣騰騰，只剩下少數英軍逃回波士頓，民五也相繼追蹙而至將全城包圍，並將英軍悉數拘捕，押在岡布里茲（Cambridge）的營寨。五月各州代表大會在費拉德斐爾亞城開第二次會議，六月任命華盛頓為美軍的高級帥。七月三日他在岡布里茲就職。統帥着沒有組織沒有訓練的新軍。

在華盛頓就職以前，六月十七日，已經在波士頓附近發生一次嚴重的戰爭了。這就是所謂「邦刻山」之戰。英軍進攻而戰死的將近千五百人，才得攻下一處要塞，而美軍僅犧牲四百一十一人。這一戰役使令蓋治將軍嘗到了美軍的抵抗力；儘管美軍失掉一位領袖，瓦倫將軍（Joseph Warren），然而美軍却得了自信力。

戰況波動不定，時而對於這一方面有利，時而對於那一方面有利。初期的戰爭沒有勝負的結果。英國掀起戰艦沒有適宜的準備，沒有計劃，沒有得到全國人民一心一德的支持。英國將官的人選，亦未得人，它的作戰目的既不能使它的國民引以為榮，也不能振起軍隊的士氣。不得已只好利用印地安人，以及德國人為傭兵。在戰爭的期中，它遭到美國三萬這種傭兵。

關於德國的傭兵，人們論著甚多；美國的初期宣傳，仍然敘述他們的狂暴和野蠻行為。但是各州代表大會並沒有認定他們為惡劣的人類，因為富蘭克林、傑佛遜、亞當斯三人起草的法案於一七七六年由該會議決通過，允許蘇斯部隊（Teigen）的傭兵自由部隊逃出

，則可得美政府所賜的一些土地。他們的統稱爲「赫斯」，但是實際他們是來自六個德國省份：Hesse-Cassel, Hesse-Hanau, Brunswick, Anspach-Baireuth, Anhalt-Zerbst, Waldeck。由 Hesse-Cassel 省來一萬六千九百九十二人，由 Hesse-Hanau 省來一千零三十八人。共來美洲的二萬九千八百六十七人中，只有一萬七千三百十三人返回德國。其餘的人或戰死，或留在美國爲公民。

從戰端開啓到戰敗議和，英國的將官始終低估了敵軍的戰鬥力和持久力。他們作戰的地區南北長約千餘哩，西部高山聳立，森林密佈，一部海岸受海水侵蝕成爲狼牙錯齒的形狀，中部有長江大河流貫其中。他們的各戰役缺乏聯貫性；因爲這些軍官們自起初作戰時，卽誤認他們在與各殖民地分別作戰。顯然沒有考慮到應付大規模軍事行動的計劃。喬治澤曼公爵 (Lord George Saxe) 爲人雖忠厚，然而他負指揮軍事的責任却不稱職。他是多塞特公爵 (Duke of Dorset) 的第三子。他服務軍界，曾於一七六〇年受軍事法庭的審判，被判處「開除皇家軍籍，永不復用」。十五年以後，他死於諾斯勳爵 (North) 內閣任拓務大臣。

當時英國的戰將中，要以考瓦立斯勳爵 (Lord Cornwallis) 爲最有才幹，因爲他時常發動先發制人的攻勢。但是他是克林敦爵士 (Sir Henry Clinton) 的部下，而克林敦頗不同意繼續不斷地進攻。蓋治將軍卒因「邦刻山」之役失利，而被撤職，以豪威爵士代之。豪

威爾士王張謙慎，並妄貪安逸，坐失機宜。波蓋尼(John Burgoyne)就多方面而論，他是一位著名的人物。然而他始終未能進曉美洲地形所造成的特殊情形。這些將官都是在操場上受隊形和陣地的軍事教育而升任軍官的。他們不能研求進化的戰術以適應敵人的地形和戰術。他們始終堅着成見，蔑視民軍為武裝的鳥合之衆，粗鄙的農人，滑溜的樵夫，恰如一百二十年以後那些愚蠢的英國軍官蔑視波伊耳農民(Boyers Farmers)一般。

英軍紀律嚴明，臨陣不苟。然而他們常作不必要的浪費，負荷不適用的武器，一再犧牲。儘管將官統率無方，英軍僅建一些軍功。

自一七七八二月法國與合衆國同盟後，在美洲的美軍毫無驕驕。與遠征軍空全攸關的英國制海權，也突然遭受以西印度羣島為基地的法國艦隊的威脅。西班牙也對英宣戰以及丹麥、荷蘭、俄國、和瑞典等非交戰國聯盟也在雄糾糾地注視戰局的演變，準備乘機撲向大英帝國的軀殼。因為當時全歐洲都在期待着大英帝國的武力崩潰。

喬治三世的愚昧野心以及舉臣的諂諛行為引起全世界對於大不列顛採取該對行為。英國輿論重新支持戰爭，因為法國企圖暗下毒手激怒了英國輿論。這個新興的民主國是信奉人類平等的教義的，竟能接受腐敗的暴戾的波謗王朝(Bourbon monarchy)的援助，連那些主張思想自由的人士聽到這件事也不勝驚訝。卡泰姆助爵(Lord Chatham)對於法美同盟會這樣批評過：「法國和英國並非意識相投的二個國家。歐戰的美國人有些果決性，是

有些固執性，總歸是不能和法國人的輕率而又瑣碎的風格同化的。

但是合衆國對於法國的人力、金錢、以及軍火的援助，却無任歡迎。一七七六年富蘭克林，李，(Silas Lee)，底尼(Arthur Deane)三人赴巴黎，法國乃專使禮儀招待他們。法國政府對於供給物資問題，盡量與以方便。然而他們却等待美軍得一次顯著勝利後，才肯訂立盟約。波蓋尼統率的英軍於一七七七年秋季在沙拉多加(Saratoga)遭遇到最大的失利，然後法國才在次年春季參戰。

儘管美國有了盟友，然而美國獨立戰爭的勝利仍然是由於他們自己的努力獲得的。他們有華盛頓那樣人格高超的人物作領袖；他們的開國元勳們都是德隆望尊，才智過人的，然而其中最卓越最高尚的人物仍以華盛頓爲第一。他的意志堅定不移，威人甚深；他的勇氣不屈不撓，始終如一；他的判斷力既堅實而又明確；此外他常識豐富，聰穎絕倫，思慮精密。他用雙肩負起了推進戰爭的重責，無論每次勝敗都不會影響他的專注力的，也不會影響他的冷靜頭腦的。他受人們的景仰和信賴，最終還受人們的崇拜了。但是他勇往直前，不暇他顧；沒有一時一刻忽略了他的工作。

美軍的軍官與統率英軍的貴族軍官們截然不同。亞諾得(Benedict Arnold)是一位具有領袖天才的軍官，也許他是美國軍官中最偉大的一個。一七七九年，亞諾得被控訴失職，各州代表大會已經受理。實際上，這是他的敵人誣控他。亞諾得會請求軍法會審，然而

數月以後才開庭審判。審判的結果，認為他是無罪；但為緩和與政治有關的原告人起見，各州代表大會將他交給華盛頓負責懲處。華盛頓的懲處手段固然甚為圓通，但亞諾得仍憤恨異常，一怒便歸順英軍了；並於一七八一年離開美洲而下居於倫敦。有人說亞諾德的脫離美軍是受恐懼心理的影響，他恐怕法國最終將完全控制全衆國，而他投身於英軍是擇二種災害中的較小者。然而無論如何他背棄美國則使美國失掉一個勇敢的有創造力的將軍。

格蘭將軍(Nathaniel Green)是羅得島上教友派一個農人的兒子，是一個成功的將官。後來，在鉄爐谷(Valley Forge)地方，在華盛頓的軍需處長。對於這個艱鉅的任務，他頗能應付裕如；直到美國財政部開始干涉軍事行政時，他才辭職。

威尼將軍(Anthony Wayne)也是華盛頓的軍官之一，他倒是沒有受到先入為主的傳統作戰觀念的妨礙。在這些將官裏，只有蓋蒂士(George Gates)是最令人不滿意的；他的心地卑鄙，利己妬人，臨陣胆怯。法國的一個十九歲青年貴族拉伐葉侯爵，(the Marquis de la Fayette)在其祖國與美國結盟以前的六個月，便自動到美國投軍。他與華盛頓終身友誼甚篤。當法國正式參戰時，他又遣返法國數月，他替美國呼籲，功效甚大。他並不是個顯赫的戰士，然而他卻是一個稱職的將官。普魯士的著名宿將斯推本男爵(Ludwig von Steuben)也來美軍中效力，他被任為陸軍總監。他對於美國陸軍的訓練貢獻甚大，他所訓練的陸軍即是當時稱為美洲殖民地聯軍的。

美蘭的軍官都是些忠實的熱幹的人物。他們多曾參與抵抗法區以及征剿印地安人的諸次戰役。他們自己認清了作戰的目的，他們部下的士兵也有同樣的認識；從「邦刻山」之役起到一七八一年約克頓（Yorktown）城最末一役止，在這數年戰爭期中，他們對於領袖的信仰，戰爭目的之辯護，始終未嘗稍現動搖的跡象。在一七七七年冬季，華盛頓所率領的一萬大軍在賓夕爾維尼亞省鐵爐谷地方被圍並且被服，糧秣，藥品都因軍需處辦事不力而頗感缺乏，甚至在這危急關頭也沒有懷着停止戰爭的念頭。自然當時倒有些逃兵，也有少數人暗地講些叛變的流言，然而多數的士兵却以最大的決心與忍耐度過了那個可怕的冬季。

一七七七年，豪威將軍攻下費拉德爾斐亞，於九月十一日，布蘭底威因（Brandywine）之役美軍受挫甚鉅。十月四日，華盛頓進攻費城近郊的澤曼頓地方（Germandown）的英軍軍營，不過這一次攻勢失敗了。但是九月十七日在沙拉多加（Shades）地方英將波蓋尼投降了，這也和美軍的失利可以互相抵銷。

一七七八年六月，豪威將軍的繼任者，克林敦爵士率費拉德爾斐亞退出，企圖集中軍隊於紐約。但是在麥麥司（Monmouth）和新澤西（New Jersey）兩地他遇到華盛頓軍隊的截擊，結果克林敦的部隊實力大減。於是當美軍以哈得孫河上的西點（West Point）作總司令部時，克林敦便自認沒有力量進攻美軍了。十二月二十九日，開布白爾上校（Colonel

Archibald Campbell)所統率的一隊英軍將喬治亞南部的沙高那(Savannah)給攻克了。

次年，英軍在南方得到很多次的勝利。克林敦和考瓦立斯都暫時離開北方，去協助進攻查理斯頓的工事。① 謝羅里拿顯然就要崩潰，這是對美國聲勢的嚴重打擊。英軍急於有所進展，絲毫不留緩和餘地，並且作出一些不必要的殘酷的毀滅行為。考瓦立斯受命負起鎮服北加羅里拿的責任，儘快現有組織的凶惡遊擊隊日漸活躍。在一七八〇年中，美國的地方首領們，像沙胡特(Moham's Chief)那樣的人們，時常向英軍的營壘防哨作有效的偷襲。南方沒有美國的正規軍了，於是爲了挽救這種危險局勢起見，蓋梯士奉派統率二千人的大隊美軍出來截擊考瓦立斯。但於八月十六日這一隊美軍在南加羅里拿的開姆丹(Cander)地方，被完全擊潰。

考瓦立斯仍然繼續北進，差不多要到達維基尼亞了。在一七八二年三月十五日，他碰到格蘭統率的一隊美軍；於是便會戰於北加羅里拿的季爾福·康特那斯地方(Guilford Co. North Carolina)。結果，儘管美軍敗退，而英軍的實力却因這一戰而銳減。考瓦立斯不能追擊美軍，但他決定穿過維基尼亞州；於八月初旬，他便到約克頓休息軍馬。於是他修理約克頓的防禦工事，藉此他便服從了上級官克林敦的命令他認爲克林敦會命令他深溝高壘按兵不動。美國和法國的海陸軍於十月初開始進攻，十月十七日考瓦立斯就不能支持而投降。十九日他的全體官兵七千餘人訂約降順美軍。

這是獨立戰爭中最後的一役。

美軍的職責並不完全是陸上。美國已經有了新建的海軍，並且它的青年海軍大將瓊斯(John Paul Jones)率領艦隊侵入歐洲和英國領海作戰。瓊斯不是他的本姓，他原是蘇格蘭·克卡布來特地方一調園的約翰·瓊斯的兒子。他新入美國國籍。他有時充當武裝民船船長，有時任美國海軍的軍官，所以當他在英國領海上向英國海軍挑戰時，使令英國朝野震駭。一七七八年四月，他進襲特倫溫(Whitehaven)。幾天以後，他與一艘奮式鐵艦「維多號」交戰，敵艦被一併便將「雄鵝號」俘獲了，並將它送到布萊士特去，作為戰利品。法國人鼓勵他並給他鐵隻，於是一七七八年八月他以海軍少將資格乘船由奧里恩特(Orient)出發，統率五艘鐵艦。他的旗艦是「印度人號」一艘破船，他爲紀念富蘭克林的名著「貧富錄」(Poor Richard's Almanck)起見，給他的旗艦命名爲「里查德號」(Son Fernie Richard)。

他原想進襲里(Leith)，但在九月二十三日夜晚與英國兩艘鐵艦遭遇，一艘是帆船時代的巡洋艦「塞匹斯號」，另外的一艘是「卡羅伯爵夫人號」。與保羅爵士將同來的法國軍官都背棄他而將船溜了，只剩下他本段的二艘船與實力優越的英國船交戰。他這二艘船中有一艘是他自己船長的「里查德號」，另外的一艘就是「柏拉斯號」(Pallas)。

經過一番激戰後，「里查德號」的船員水手們便劃入「塞拉匹斯號」而將它奪下，因爲

「里查德號」在激戰中被炸破了，次日它也就沒水中。「司卡波羅伯爵夫人號」也向「柏拉姆號」下旗投降。

「塞西爾斯」船長皮爾斯(Pearse)因這次戰事反得授爵士位。據說保羅瓊斯遇見皮爾斯受爵的，他便說：「如果我沒有好機會和他交談，我決不使得授爵！」

說這話時，伯爵所損失的不止一艘洋艦而已，然而他的表現，佳。所以當他辭卸軍務大臣的職務時，國王喬治三世封他爲貴族。喬治讓與他爵要子爵爵位，於是他便是第一代塞克維爾伯爵(Viscount Seakville)。

他失掉不列顛的美帝國責甚重，然就這樣適當地被承認了。考瓦立斯伯爵也不是沒有賞；一七八六年，他最高勳的爵士位，並受命爲印度總督。當時英國國內盛行着黨派的行爲，徇私的心理，但是美國國內較高尚的權利(自由)却永久勝利了。

六、開國元勳

法國、西班牙、以丹麥、荷蘭、瑞典、俄國等武裝中立的各國，它們的政治家和外交家，於大英、美國的衰敗莫不彈冠相慶的。他們認為：最終瓜分英國殖民地的好機會，到了。這個傲慢、海上怪物一定要受宰割的，「最要害的一刀就是割掉美洲殖民地。美國向歐洲同盟國和同情者，過去或以軍火和人力援助過美國，或以言論支持它，然而以後對於這個迷途的羔羊的前途，竟個團結不堅的叛離歐洲的前途，是否仍然為關懷，則頗成問題。

法國已經認為獨立戰爭，它收復密士西河、失地的良好機會的到來，並且也許能乘機收復加拿大境內的失地。至於西班牙雖然深陷頹廢力竭的境地，却也是具有野心的。然而明智遠見的美國人如富蘭克林、亞斯、約翰哲（John Jay）等出席巴黎議和的三位專使，却也深知法國和西班牙，都有帝國主義的野心，並且也深刻地劃一個企圖自由的國家連帝國主義的學說都不應具有。

他們猜測，如不經法國同意，美國是不易和英國訂立任何一定的。然而法國的意向是讓美國繼續對英國作戰，這是很明顯的。自從獨立戰爭以來英美二國始終持續着的情例

行爲，却是法國當時的態度所促因而發始的。一位朋儕的觀察家西格佛里先生（M. Andre Sreghier）也曾經注意到這件事。在「美國已達成年」（America Comes of Age）一書裏，他說：「在國際糾紛當中英國和美國總是同盟國。它似雖然正在顯然地互相抵毀着，但是二者參與，則它們立刻就變爲親切了。每次它們並坐在國際會議席上，它們的基本相同點，期然而然地會使它們一致。」

英國諾斯爵士的內閣已經瓦解，並且新內閣已經組成。新內閣的閣員中有薛爾波（Lord Shelburne）和福古斯（Charles James Fox）。這兩個人都是美的友人，他們反對英皇的政策，他們同情美洲的羣民。戰時爆發以前薛爾波就和富蘭克林相友善，並且急欲締結和約。他派遣使者赴法國報告富蘭克林，希望美國與英國直接交涉。八二年，十一月三十日，雙方簽訂預備條約。一七八三年九月三日，簽訂最後正式的和約。

當初擬議加拿大的邊界是沿着俄俄河（Ohio River），如果這樣，則密歇根湖和該湖以南的陸地，像俄俄河、密歇根、印地安那、伊利諾、維士康新等州都歸英國統治。但是這樣的疆界是美國不能接受的，所以疆界又向北移動，而以密歇根湖的南岸爲疆界。美國的南面疆界就是東西佛羅里達。在當時欲求明確的界限是不可能的：地圖都是不正確的，不足以引起誤解，而且還有時故弄玄虛。儘管海岸線的水陸地圖已經繪出，

然而內地的地帶則甚廣闊，尤其西部地帶廣闊更甚。但是以密士西畢河作為美國西部的界限算是已經確定了。

這則條約贈與一塊廣大的土地與這個新興的國家，當時他們雖未開發，也不將處理。這個國家當時差不多還是一羣各自為政的邑，備有臨時利害相同的聯繫。它們都是渴望保障本州的獨立權益，頗猜疑聯邦的觀念。歸順中央政府之觀念和英皇一樣，都是它們所深惡痛絕的。它們以往幾代的戰爭目的就是要爭取獨立殖民地的資格，並保有特殊權益，不待從事獨立戰爭時既已具有這樣目的了。如聽任這些權益被聯邦政府給消滅，那真是不可忍受的。

很慶幸的，美國的領袖人物都是些非重的人物。他們認為傑佛遜（Thomas Jefferson）不但「不屈不撓的自由主義的擁護者」，而且還認為他能夠瞭解各州權益有保留的必要。他自己認識了，而且他有能力影響旁人也有這樣認識，只要對中央政府的權力約制與以對它的權力的控制都受適宜的調節，則各州權益便能受到中央政府的保護。各州都有代表；人民假手他們的代表和中央政府能夠支配他們國家的命運，因此他們變為名副其實的「有統治的人民」了。

在任何一國的歷史上，都未曾有這樣卓越的和衷共濟的一羣人，為公眾福利而作無間。

的妙筆所記述的問題作過英勇的問詢和回答：

『生命的高貴與和平的幸福是一索與奴役的代價可以換取的吗？全能的上帝啊，請廢除奴役和辯索吧！我不知道別人是採取怎的步驟，但是就我個人說，不自由勿甯死！』

傑佛遜真是維基尼亞州的一位紳士，一個有欣賞力有感受力的學者，愛好音樂，善奏小提琴。他是一個多才多藝的人；起初他是一個命運領袖，後來他是政府的官吏，最後會被選爲大總統。他的服務的期間，所發出的公私文件，以他起草的獨立宣言上都能顯示出他的文學天才。他寫出水靜沙明的文章，令人懷念不忘。他於一七四三年誕生，在威廉士堡 (Williamsburg) 受的學。他研習法律，並於一七六七年任律師。他的興趣是多方的，他的心智慧敏，易於接納新思想，所以他的學識十七世紀後期有學者所望的英國士紳們，如愛佛林 (F. J. Fulmerston) 那樣人，將他們的閒暇，費在音樂的增進和藝術的修養上面，但是傑佛遜並非純粹嗜好書本文化的人；他很愛好戶外運動，他的騎馬術甚佳，喜歡打馬，然而他養馬，非玩博。他從未玩過牌，也未吸過煙草。他嗜好用筆發表他的意見，很善講演，大概他的聲音懦弱是他用筆而不用口的一個原因。他並很演說，因爲演說中夾雜些引誘的、不相宜的思想，夾雜幾段說耳毫無意義的套話。他用文字戰替民主政治奮鬥；當這一幕戰爭勝後，他就從事於行政上的人道改革的

工作。雖然他的時代是新潮流和前進思想的時代，而他仍然是較他時代先進了一世紀。他主張普及教育，因為他相信教育是民主政治的主要因素。他提出逐漸的解放黑奴的方案，因為他很清楚地預見到，美國必需要有一天遭遇到奴隸問題的糾紛；他也見出如果聽任這個可憐的制度冒充良善的合乎道德的制度存在甚久，則它最終或能將美國聯邦政府給打得落花流水。因為受他的影響，刑法才重新修正，只有謀殺和叛國才處死刑。他主張用和平的手段懷疑軍事的理論，並且他對於外國的意向和性格的批評，不能切合實際。他的判斷錯誤，因為他是很樂觀的相信一般人都具有美德，所以這樣就能夠使他僅就表面的價值而貿然接受外國政府的應諾和抗議。他認識不清這種外交手腕的開話，也不瞭解正式表明善意的裏面，能隱蔽一種不可信賴的動機。直到他的晚年，他始終保持着是一個心境溫和，融厚大度的樂觀主義者；他也相信人是正直的純潔的，人類是進步的。

哈密爾頓則是一個截然不同的人物，但是一個非常機敏的人物，不談諧，善分析事理。他是一個蘇格蘭商人的兒子。一七二七年他誕生於西印度羣島，當時他父母的商店是開設在聖克里斯多福（St. Christopher）。他一面學業，一面自修讀書。年幼的時候，他就顯出非常的文學天才，擅於描寫文。一七四四年，他得入紐約皇家大學（King's College），藉以完成他的教育。但獨立戰爭使他放棄了他的計劃。他執筆撰述一些政治問題的的小冊子，頗得盛名。一爭一開始，他便馬上參加軍隊作戰。表現甚佳，所以在一七七

七年三月得任華盛頓的中校參謀，代理總司令的私人秘書以及機要副官之職。他的性情急躁，野心勃勃；他雖受華盛頓的信任，視為心腹，過從甚密，其四年之久，然而稍受輕微的責，他便辭職離去。華盛頓對於他的才幹的獎譽不但不因此小事而稍減，而且還推薦他任某獨立戰區的司令，於是他得在約克頓（Yorktown）戰後顯露頭角。

爭結後，密習頓專攻政治和法律二學科。他下居紐約，與一名門女士結婚；他的太太就是斯卡勒將軍（General Philip Schuyler）的女兒。一七八八年紐約議會最終竟因他的辯才和不屈不撓的精神而卒說服，而批准他，後來他出任華盛頓的第一任內閣的財政部長。

他以一個閣員的資格，隨時準備負起更廣泛的責任。並且他發出的文告，對於政府的行政組織都有永久性的影響。他又恢復他與華盛頓的機密關係，一如過去在軍事時期的機密情形一樣；並且他又作華盛頓的忠實的密切的顧問。華盛頓的臨別辭，就是由他執筆草擬的。

那個大儒學派的，無主義的，無黨派的偉大政治家塔力藍氏，對於他具有深刻的印象。並對於他也有永久的好感。枯巴先生（Mr. Duff Cooper）在他著的塔力藍傳裏說，這兩個人有很多相同之點。他們的相同之點，則是，優異之點總是屬於哈密爾頓的。但他是僅只在生活享樂和支節小事上面，他們是氣味相投的。枯巴著的塔力藍傳第三章第四節

裏說：「塔力藍在宦途上是追求發富之道的，而哈密爾頓則寧可執取行竊，也不願利用他在政府上的地位貪取一個便士。」塔力藍這個英國人固然不甚瞭解哈密爾頓的體操的處境，和高尚的操守，然而他卻很羨慕哈氏。一八〇四年與哈密爾頓決鬥而殺死哈氏的那個被政客麥爾（Archibald），後來當他在巴黎的時候，他曾去會塔力藍氏，塔力藍不在，他又留一名片。當他二次去會拜塔氏的時候，別人告訴他說：「氏在室內的火爐壁下懸掛起哈密爾頓的像片了。」

哈密爾頓在政治上極受人的敬慕。他直言不諱地估計了麥爾的人格，以致引起反感，最後終竟釀成決鬥。麥爾想熱心地強行意地哈密爾頓來一角。麥爾是第一流的鎗手，又加哈密爾頓是他政前途的致命威脅，所以視立意要決鬥，以致演變為金美國的不幸事件。儘管哈密爾頓與傑佛遜意見抵觸，與亞當斯對角，他被人地堅信他自己的政治見解為正當，也引起政敵，也令大受屈辱，然而他卻未曾因此失掉信任。他不故意迎合公眾心理。有時候他的政見似乎嘲弄民主政治的觀念。但是人民和政黨家一樣，却不因他對羣衆的蔑視態度而不能發見他的偉大貢獻；他努力於建立行政上的自由主義，工俸規則。他的死，被認為國家的不幸事件。他一生的時間完全貢獻於行政制度的創建上，以圖改進人類生活；他與傑佛遜不同，他毫不相信人類有良善的品德。有一次他說：「人類是難推理的，但不是明白道理的動物。」也許他有資格這樣說，因為他是當代最勇於明白道理。

六、開國元勳

美國第二任總統亞當斯 (John Adams) 是一個新蘇格蘭地方農人的兒子。一七三五
 年他生於塞諸塞。一七五五年，他由哈佛大學畢業。其後三年，他便取得律師許可證。
 他在反對印花稅的一個案件上，表現最力。他的言語天才不僅使他法律界的地位日見
 高增，而且還使他得以前當第一首領的「難」責任，和光榮。他的野心熾盛，且私自利
 ，但是他能夠訓練他的個人主義，能夠善他的天才和能力以服務國家。

他在這總督的坦白率真態度，得到人們的普遍的敬仰。在那個所謂「三十頭六殺案」之
 後，他便從事一件最不得人心的工作，就是替被控為殺死四名聖的英兵辯護。現西 (W.
 -and Quincy Jr.) 也對同他出庭辯護；他們辯護的結果率領軍隊的軍官和他的士兵多數
 被釋放了，只有兩名兵士被判為謀殺罪未獲釋放。

他受眾望，但是他不能自矜，謹慎發言，他又常蔑視別人的逢迎的言，因此他的
 人望也隨時減。一七八七年，他出版「合眾國憲法辯」一書，主張家世優越的人以及具
 有優異才能的人們應有特殊服務政府的資格，因此他又冒犯了「守嚴格民主主義的美國人
 。他具贊成自由和博愛的，但是他不同意平等的觀念；他不能將他的個人主義完全放棄。

他對於國際政策的意見，最後犧牲了他的人望。當國內有力階層擁護對法作戰時，戰
 爭一觸即發，他卒能保持美法間的和平。他一生的最壯盛的幾年時光都用在服務國家上。

了，並且他在家庭裏也建立了一個服務的傳統觀念。他的長子約翰昆西亞當斯後來就是美國第六任總統。

亞當斯和傑佛遜，都在一八二六年七月四日獨立宣言的五十週年紀念日同時故去。富蘭克林的性格，訓練，和見地都與一切其他開國元勳們截然不同。他是自己奮鬥成功的。一七〇六年他生於麻塞諸塞州的波士頓城。他幼年讀書半途廢學；他在他的自傳裏描寫當時的情形。

「十歲的那年，父親命我輟學回家幫助他經營肥皂和蠟燭的製造。這個職業不是他從師學習的，但是他自從到新英格蘭以來就開始經營這門買賣，因為他發現他本行的買賣染布業不是當地所十分需要的，不足以維持家庭的生活。於是我便從事切磨，心，磨臘模，看守店門，砌路，送信等等。」

最後富蘭克林便跟他的「個從兄學徒，學習印刷職業。他離開新英格蘭，卜居費拉爾斐亞，並於一七二四年赴英國，在倫敦居住將近二年。他是一個排字專家，他的技藝很能使他招攬生意。他一開始寫文，他的文章使彼享盛名，於是他便從事經營各種雜誌，甚為順利。他的多方的才藝是足以令人迷惑的；他對於交換意見以及追求知識等的愛好可以由他組織著名的學會一事見出。他對於學習的緣起和組織有下列的一段描寫：

「我將我所認識的多數開明人們聯絡起來，共同組織一個學會，目的在於增進藝

網的知識，我們稱這個學會為「陸多」(Land)。每星期五晚開會，以討論我輩這些條例，強迫每個會員，隨時提出政治、道德、哲學等問題，以便在會中討論。並要求每個會員每月須宣讀自己的論文一篇，題目自由選定。各會員在主席的指導下舉行辯論會，並且須完全以熱心求真理的態度為出發點。爭執的快樂以及嚴苛的虛榮，非該會的特點。為了免除不正當的談話起見，凡頑固堅持的意見以及直接抵觸的言論都存禁心之嫌，並科以少數的罰金。」

「獎多學會」的性質及綱領可以反映富蘭克林的思想是明晰的，直接的。這個學會的會員有的是牧師，有的是機工，非常混雜，非常合乎民主的結構。它後來變成了一個教育機關，由於會員的支持，富蘭克林起草一個設立大學的計劃，並向各方捐募資金。募足基金五千磅，然後在費拉德爾斐亞開辦大學一所，即是後來的賓夕爾維尼亞大學。富蘭克林不以他的前進的知識停止在理論階段便算滿足。他企圖影響教育，一個由中世紀的羈絆將學術解放出來，一個圖諄諄教導科學的知識。他是實際的事業家，而他的獨創力和發明天才，僅在寫作上有所表現，而且在處理事務上也有發揮。他處理公務，名噪一時。他受任為費拉德爾斐亞的郵政局長，他將紐約和費城之間的郵務改良甚多。在布萊達克將軍率領的不幸遠征軍中，他實際負責隨長的責任，只是沒有正式任命而已。他也曾受命担负防衛賓夕爾維尼亞西北邊界的軍職。他曾任他本州的駐英代表，並任下院議員共十五年。

加入。在他的一年中，他不顧發表論文，小冊子，和傳傳等，並以「李查·桑多斯」的名義出版「李查談言錄」，它是二十五中行銷最廣的書。他發明「日光節約」的設計，法國政府對這個設計甚感興趣；儘管依照他的計算每年由三月二十日起，至九月二十日止，以節省臘燭費約九六，〇七五，〇〇〇里弗爾（Livre），但是他的設計自然是被採用。他的實驗，他的科學上的推論，他參加建立「美國新學會」，他改良街和路面，他有組織、辦事、會議等項才幹——這一切都表明他是當代傑出人物之一，他是一個全才，他特別是美國式的天才，因為他的靈智適合新式國家所賦與的各種機會和便利。當時他的社會仍然非常重視門弟和身世，但是他不以家世寒微為恥。他對於他的靈巧技藝引為自豪，直到晚年他始終保持着不奢華的生活方式，他酷愛樸素。他有豐富的常識。他是很機警的，心境平和的，謹慎的。在一七九〇年他死去了，在死以前的幾年他寫出下面的墓誌銘：

「富蘭克林的屍體臥在這裏，讓土蟲來剝蝕。他的屍體好像一本舊書的封面，目錄已經殘缺了，書面的金字已經脫落了。但是這本書是不會失傳的，因為，（依照個人的自信），它經過著者的訂正將要以新的更美麗的版本再行出現。」

這個青年民主國的命運，便託付這些人們的手裏了。美國這種偉大的存在着，是歸功於他們的辛勞工作、良善榜樣、和集體才智。

七、國會的難題

國會自有各種各樣的複雜問題，必須設法解決。在獨立戰爭的期中，查勘和墾荒的工作都在向西方發展着。一七七五年，波恩（Daniel Boone）在懸崖基（Kentucky）建立了「波恩斯鎮」；其後三年波恩被印地安人擄去了。他被留在沙尼（Shanpe）族的部落裏；後來他說着逃回，警告一波恩斯鎮，說沙尼族已經計劃好了要來進攻該鎮。軍家向土地已經墾墾了，必須派遣官民去設治，必須選舉委員作代表。紐約州，賓夕爾維尼亞州，維吉尼亞州，加羅林納州，以及佐治亞州等的西部邊界都沒有確定。就理論說，以上各州可以管轄西部的一切疆域；並且新英格蘭各州也有未定疆界的；例如，康涅狄格州就要求以太平洋作為它極西的邊界。至一七八四年，各州才放棄對於俄亥俄河西北方海土地的要求，而讓與中央政府。從這草擬一部「條例」，在這塊土地創設許多新州邑。一七八一年各州代表會通過這部「條例」，於是「西北邊區」政府的體制因而確立，所謂「西北邊區」就是俄亥俄河西北的領土在當時的名稱。這部「條例」保障信仰宗教的自由，絕對禁止奴隸制度。並且這部條例有明文規定：如果死者未立遺囑遺贈財產，則將遺產平均分贈死者的親屬。

美國政府所未滿作正面考慮的問題之一就是印地安人的未來的問題，零星的枝節的營

七、國會的難題

然也考慮到。一七八三年巴黎條約完全沒有顧慮到這些土著的居民。似乎印地安人已失掉有軍事同盟的價值了，所以法國、英國、和美國對於他們的狀況以及未來的情形則不感覺任何興趣了。

除賓夕爾維尼亞州以外，其他各州與印地安人相處的關係都沒有很好的結果。新英格蘭人並沒有想感化他們。清教沒有準備將紅色人列入「神選」種之內。在一百五十幾年的期中，印地安人或被認為「紅色的害蟲」一應皆予以消滅，或是被視作低劣貨物的主顧，或是被認為有價值的同盟者，利用他們劫掠敵人（敵人是法國人或英國人，須按當時的情形而定）。但是印地安人從來沒有被認為一個有任何自身權利的種族。美洲的白種人與印地安人和黑人相處，竟認為這二種土人都是低劣的民族，這是令人惋惜的。

現在我們簡要的概述一下印地安人的最有勢力的聯盟，則殖民時代的白種人以及後來的美國時代的白種人對待一個印地安族的態度是怎樣於此便可窺見一斑了。我們要敘述的就是伊羅卡斯（Iroquois）聯盟。這是採取十六世紀末的聯婚方式，它包括五個基本種族：蒙哈克人（Mohawks），奈達人（Oneidas），馬多加人（Onondaga），卡由加人（Cayugas），和辛尼加人（Senecas）。他們以伊羅卡斯原始語言為共同語言，但是每一種族還有他們自己的方言。他們的領土包括了幾湖槽（Chesnee）與摩哈克兩河中間的一帶地方，以及休倫（Ojibwa）和伊（Iroquois）兩湖中間的土地。每一種族各有其

自己體制的政府，各有其分立的領土。每一種族可以自由發動戰爭或議和，聯盟裏的其他種族沒有赴援的義務，如果聯盟大會議決赴援，則又當別論的。聯盟會議選擇二個軍事首領，平分掌握軍事大權。雖然伊羅卡斯的兵士總數並未超過三千，然而他們軍隊的組織和勇氣却是北美各種族中最著名的。

對待歐洲人的殖民地，伊羅卡斯聯盟是很少採取一致行動的。並且聯盟中常有一二個種族單獨與他們的法國鄰人或英國鄰人結為同盟，這並不是稀罕的事。從麻哈丹島（*Martha's Vineyard*）（荷蘭殖民地的建立起，到獨立戰爭結束止，在這個期間各殖民地的命運沒有不受伊羅卡斯聯盟的影響的，因為該聯盟的領袖民族摩哈克人是勇敢好戰的。在英法二國爭奪北美霸權的長期戰爭中，都認為伊羅卡斯結盟是很重要的因素，因為他們是優於其他種族，所以他們的援助是有力的，有時也是有決定性的。

一六四四年，摩哈克人與荷蘭訂定的條約延續到一六六四年英國佔領新尼得蘭的時候。然後摩哈克又與英人共同承認延長該條約的有効期間。廣泛說來，摩哈克人自一六六四年起單獨立戰爭結束止，始終是對於他們的英國盟友是很忠實的；然而這五種族裏面的其他種族則有時依附法方，有時依附英方。在戰爭的初期，法國派遣耶蘇會教士到伊羅卡斯聯盟各族去傳教，他們用陰險的宣傳確將英國的勢力顛覆不少。伊羅卡斯聯盟的會長們見附這種危機，便於一六八七年要求英國派遣教士代替耶蘇會教士。一七〇四年，第一學英

國教士到伊羅卡斯傳教。向以五族聞名的伊羅卡斯聯盟，在一七一〇年以後增爲六族，因爲在那一年突斯加羅拉斯（Tuscaroras）加入了。

英法二國間的敵意，到加拿大戰的時候，已經登峯造極了；在這次戰爭中，摩哈克人在詹森爵士（Sir William Johnson）率領下表現出力。詹森爵士是愛爾蘭人，是當代通曉印地安人政情的專家。他在六族中的勢力很大，後來竟變爲六族承認的酋長。我們在加拿大戰爭勝利以前的幾年，他對於說服摩哈克人忠心英國的事致力甚多；他的兒子約翰詹森爵士（Sir John Johnson）和他的姪兒葛詹森上校（Colonel Guy Johnson），都對於這項工作努力不少。

加拿大的割讓，使令法國過去的盟友印地安人們互相起多次衝突。將法國沿湖一帶的經營交付英國當局，這是印地安各族並反對的。但是英國在佔領後，要接收他們的全部領土，於是造成奧太華（Ontario）地方的酋長揭竿而起，率領叛變。直到一七六六年，這個戰爭才因詹森爵士的斡旋，雙方締結條約而告終止。

當獨立戰爭一觸即發的時候，伊羅卡斯聯盟將採取什麼態度，是當時情勢裏值得重視的一點。盟民方面立刻認清有使該聯盟中立的必要；但是葛詹森上校和約瑟布朗（Joseph Brant）是摩哈克人領袖之一，却在摩哈克人中間急急活動，勸誘他們武裝擁護正軍。他們的總司令部設在蒙特立爾地方（Montreal）。同時，伊羅卡斯聯盟中的其他民族也紛紛

考慮之後，却宣佈中立。

一七二〇年，與其他領會長隨英王查理立克（King George I）到倫敦報聘的布朗會長就是約瑟布朗的祖父。約瑟布朗的母親是英王查理立克的姪女。約瑟布朗初次聞名是在喬治湖（Lake George）一役與詹森爵士並肩作戰的時候。後來詹森爵士送他入學，學習英文閱讀和寫作。榜第科拔身謀發時，約瑟布朗參加忠於英國王室的檳哈克人集團，以抵抗叛國的印第安人。一七七五年，在印地安人會議的席上，他居然以領袖的姿態出現。

各州代表大會不久就認清了，約瑟布朗和他的檳哈克人對於殖民地的抗戰目的，頗有威脅。所以他們決定努力從其他各印地安族招募兵士。一七七九年，各州代表大會派遣一支軍隊去征剿伊羅魁斯聯盟，這些印地安人受到嚴重的挫敗，結果六個民族的實力完全瓦解。但是約瑟布朗率其檳哈克精兵逃到尼加拉去了，在那裏他仍然繼續不斷侵擾美國直到獨立戰爭結束為止。

依一七八二年巴黎條約之規定，英國放棄了對於十三州的統治權，領土權，和主權。這樣那個由六個民族所組成的古代聯盟，便包括在割讓給美國的領土範圍之內了。當和約簽字的時候，檳哈克人正居住在尼加拉瀑布的美國界內；但是他們決定要潛住在英領的境內。於是約瑟布朗就開始在加拿大境內的昂塔留（Ontario）受領封地約一千二百方哩。

七、國會的難題

賓維廉 (William Penn) 以及那些與他在賓夕爾維尼亞政府共同工作的「教友派」們，對於印地安人維持了一個牢不可破的和平紀錄。賓維廉是一個實際的基督教徒；無論集體地或是各別地，與印地安人接觸的其他有權勢的人們，很少有配得到這個稱謂的。

印地安人是很兇殘的，是可怕的；也許就因為這個關係，他們未能在美國歷史上留下任何的痕跡。另外的一族土人是很馴服的。黑種人是可愛的，大半是忠心於主人的。他們對於美國文化貢獻很大：在音樂，幽默，日常言語的口吻，以及烹調的藝術等上面他們的貢獻都是很大的。

另外在獨立戰爭以後必須決解的一個問題就是教會的地位問題。在過去時常因宗教上的意見不一，而引起各殖民地間的糾紛；儘管瑪蘭和賓夕爾維尼亞二州的初期歷史是以溫文容忍知名，然而直到十八世紀末期人們才承認宗教信仰自由為當然的事。

一六三四年，由坎特布里和約克二處的大主教以及倫敦局的主教等共同支配之下，組織一個北美殖民地宗教事宜調整委員會。同年國王查理一世發佈命令暫時將倫敦區主教的管轄權擴展到海外的英國教會。一六三八年勞得 (Lodowick) 大主教想要派遣一個主教到新英格蘭。這就是長期爭奪主教職權的開始。

在十八世紀初期，這鬥爭的目標日益明確。在那個期中，有三次戰爭是很明顯的：在十七世紀的十年代和二十年代的期間，福音佈道會掀起一次戰爭；在五十年代的期間，倫敦

驅主教發動一次戰爭；在七十年代和八十年代的期間，殖民地的牧師團造成一次戰爭。雖在停戰的期間，仍然有請願，提示，以及辯論等，以保持這個爭端繼續存在。

直到獨立戰爭以後，教會才得獨立，才得自己派遣主教。在戰爭的期中，各教會都受到毀壞，牧師和教民都受凌虐和監禁。這次革命戰爭使各教會得自由任命主教，甚至當戰爭進行的期中，有人在各州大會裏面提議建立一個美國大主教區。後來因為「茲事體大」不能倉促輕率從事，所以擱淺了。

因為十三州的獨立，駐節主教的制度有維持宗教存在的必要了。如果牧師候選不宜誓効忠王室，則英國主教是不會授以聖職的。如果候選已經過這樣宣誓後而才得到聖職，則他便不是美國的公民了。所以牧師的候選人頗感來源不足的恐慌。於是又通過一個議案授權倫敦區主教以及由他任命的主教們得任用外國人爲牧師不必經過効忠王室的宣誓手續。

殖民地教會屬於英國，受倫敦區主教遙領統轄，並且殖民地教會的領袖時常與英國教會當局磋商，因此殖民地教會得到一種統一的情緒；但是在獨立戰爭之後，這種統一的情緒便失掉了。同時，在殖民地時代美國籍的牧師的需要本來是很緩和的，現在則迫切需要美籍牧師了。因爲，縱使教會得到准許，而它經常向外國政府請求供給牧師，也不是辦法。當時很多人認爲必需經過長久期間然後美籍牧師才能自給自足，然而實際上革命以後

七、國會的難題

與幾年的功夫美新的法律就能適應關係。但是若然這樣這就扼制起以使其更活躍的教派抓住機會，愈發得勢以反對教會了。

教會衰落，在南部尤見顯著。直接原因就是廢止國教的承認使教會失掉羣衆的支持。只有聖公會被認為國教。各個人必須盡力支持它。許多同情其他基督教的的人們，在名義上也得忠心於國教。否則他們將要增加另外的經濟負擔以維持不信奉國教的牧師。乘着獨立戰爭造成的機會，這些人們都參加了不信奉國教的集團，要求廢止國教。他們的要求達到目的以後，他們就拿出經費維持最適合於他們的教派。康涅狄格州的多數教派以及其他州的少數教區都能就地籌出大量款項足供他們的牧師繼續奮鬥。但與其他各州的人民，豈是因爲不能如此，而沒有籌款支持他們的牧師繼續奮鬥？因此牧師們的生活以及教會的維持都完全依賴他們的該區裏的民衆了。

政府成立，於是反對天主教的觀念也逐漸消逝了。康涅狄格的牧師們首先集會，議決歡迎李明 (John Jay) 和南伯里 (John Jay) 作他們的註教。李明自己認爲年齡高邁，健康不良婉言辭謝，但是由西伯里則認爲接受這種邀請是他的責任，於是他便攜了康涅狄格牧師們的介紹函乘船到英國去會見那些天主教。他的任務是：如果可能，他就就在英國求到主教職的任命。但是如果他要遭受到拒絕，他就應當到蘇格蘭去會見那些無權的主教。

因為西伯里不是全美教會所選舉的，所以英國政府起疑，不欲授權英國主教任命他。他爲主教；必須等候確知，如果任命他爲主教不致得罪於美國，然後才任命他呢。但是因爲英國教會留得一個主教已經超過一世了，所以西伯里請求蘇格蘭主教任命他，並於一七八四年十一月在阿伯得恩（Aberdeen）地方舉行授聖職禮。次年夏季，他回到康涅狄格，他就是北美聖格魯教會第一個正式的牧師。

一七八五年在費拉德爾斐亞召集宗敎大會（General Convention），中部各州（羅蘭，維基尼亞，以及南加羅里拿）都派代表參加。新英格蘭則沒有派代表參加。懷特（White, H. White）當選爲會後，宗敎大會繼續進行起草教會組織法，並祈禱文，以及任命主教的章則。組織法和任命主教的章則起草完畢，並經大會通過。會議通過，大會要求英國主教須就各州宗敎會議選定人員中任命主教。各州宗敎會議選舉主教候選人也必須與選舉「俗人」同時舉行。出席的代表應當請求他們的行政官證明申請候選爲主教是與他們各自本州的法律是不抵觸的。紐約，賓夕爾維尼亞，維基尼亞三州聽從這些建議而選舉主教。

一七八六年秋季，宗敎大會接到天主教所發的通告，內容係說明受任聖職的條件，並說明反對「任命主教章則」和教會組織法。其後又有通告一道，謂委任聖職權的法案已由國會通過。在宗敎大會休會以前，各代表簽發證明書，發給卜羅佛斯特（Provoost），懷

特 (Wario) 和格里夫茲 (Griffin) 二人；他們已經各被選爲紐約，賓夕爾維尼亞。和羅基尼亞三州的主教了。懷特和卜羅佛斯特二人立刻揚帆駛向英格蘭，並於次年二月獲得任命。但是格里夫茲則因爲羅基尼亞州常務委員會的消極抵抗，而不得不是赴英的旅費，也不得召集主教區會議以印證他的證明文件。

一七八七年，這些新主教從英國返回的時候美國便有了三個主教了——恰是慮有的主教數目——但是這中間只有二個主教是屬於英格蘭教會的體系，因此造成了困難的局面。一七八九年的宗教大會，幾經爭辯和討論，一致議決西伯里 (Seabury) 的聖職仍然有效。這樣美國境內便存在了一種英格蘭和蘇格蘭二個體系的主教制度。

逐漸地社會上的精神生活，文化生活，和經濟生活便慢慢都重建起來了。但是有許多足以釀成內戰的危險的糾紛。各州都以限制通商的辦法互相攪擾，各州間的商務關係都受到討厭的關稅壁壘和條例的阻礙而告中斷。有一度，紐約州和新澤西幾欲互相交戰。

幣制不統一；英，法，西三種幣制同時通用。對英戰爭既已過去，那末便沒有足以團結各殖民地集體努力之共同目標了。他們只有二個相同點：英語的採用，和自由的愛好。他們本身的力量足以實現憲法爲可能，足以維持聯邦政府實際存在。

八、民團成長

一七八七年，在費拉維爾斐亞召開的會議，制定了美國的憲法。它是由於一些遭遇到實際迫切需要的人們所編制而成的。從前各州可隨意自由處理的許多事項，現在都被憲法用明文給規定了。它將賦稅，關稅，以及土貨稅等的征收權都授與中央政府了。僅只國會才有鑄造錢幣以及規定錢幣價格的權力。僅只國會才有處置稅收的權力，稅收之所歸完全要用在償還美國債務上面，以及用在聯邦的國防上面。

會議製成憲法以後，便將它送交國會轉致各州。當九州已經批准這部憲法之後，它們就要求國會實施新政府以及組織新政府。到了一七八八年七月，已經有十二州採行新政府。紐約市是新政府的第一個所在地。一七八九年四月國會開會，華盛頓首先被選為大總統，亞當斯為副總統。

憲法於一七八九年開始實施。憲法的草擬者使令憲法極富於伸縮性。他們準備一些補充條款，以便適應變更的情況。那末便不必採行完全革新的手段。他們提議在憲法裏面包括數百補充條款，但是僅只二十一條補充條款被採納了。前十條補充條款也可以說是美國新民主義一六八八年革命以後的英國民權法。前以條款裏面規定選舉和出版的自由。

讓請職和擴充武器權。他們規定人民有私有財產權，和私有財產保護權。他們主張實行
迅速審判和陪審制度。他們禁止科罰酷刑，和過度的罰金和保釋金。第十補充條規定了各
州在這部憲法下所專有的權利。

於是聯邦政府即變得很顯明的具體東西而實際存在了。聯邦政府也派遣駐外使節。傑佛
遜為駐法公使，亞當斯為駐英公使。

華盛頓在宣誓就職為第一任大總統的時候，向觀禮的羣衆演說：「我的職位是嶄新的
。我是在沒有人跡的地面上走路。」

華盛頓總統的個人智慧是頗足稱道的。然而在起初很有人恐懼他也許企圖一種王權時
堂皇狀態來。合他的崇高的職位。他是維基尼亞貴族社會的一份子。他有態度於他。我
出某種限度的僵硬態度。他見因公來拜訪的國民，並不行握手禮。他總是存手背到身後
鞠躬答謝。就儀容而論，他是不錯表示出民主的懇切的精神的。

有人認為美國的星條國旗便是以華盛頓家傳的武器為樣本的。華盛頓的家傳武器
是一面白色的盾牌上面畫着七道紅橫條。紅條之上又畫一排藍三顆紅星。將華盛頓武器
永久鑲到國旗上面的辦法使那些性情惡劣人民在心裏懷有錯誤的猜測和牽聯附會的猜疑。疑慮
第一任大總統希望作第一個開國君主。在華盛頓的一切言論裏面是永久沒有能證實這種無
益假想的跡象的。

有一段故事，它是事實與否是不敢確說的。最初在設計國旗的時候，華盛頓是貢獻

這意見的。國旗的設計是出於福特頓。羅斯夫夫之手，當時他在費維拉德爾斐亞城的拱街開設一處廉價鞋舖商店。她是喬治·羅斯的兒媳。喬治羅斯是賓夕爾維尼亞州德爾費爾的官員的代表之一。她建議採用五色星，因為華盛頓在國旗的繪圖上畫的是五角星。五角星。

新行政機構承擔了太多刻板的許多行政辦法。華盛頓不是蘇丹某位長官的儀式。雖然莊嚴的儀式是與新民主平等精神不相容的，然而美國人士確是贊成並尊重美國總統的。一切言行的。華盛頓的生日全國放假大事慶祝。總統到處受國民的熱烈歡迎和恭維。在國民的心裏，他是國家的創造者，他是愛國的教員。在國民看來，他是不變的美德和穩固的正直等的具體表徵。他也許做不貪心心的決定，他可能被投機派的政客所非薄，但並非其本性的新聞記者所攻擊。但是在美國人裏的心裏，他是他們所請求信任的一個人。華盛頓天賦的樸素性情使他不能忍受許多官衙，所以就簡單稱他為「合眾國大總統」。關於他的官衙原來有許多奢華的誇大的提議，這些提議中間都含有專制君主制度的情調。共和國治家國大總統兼自由的保護者問題，華盛頓拒絕了這類阿諛的官衙，這便應該使華盛頓傳他本人有作統治者的熱心的亂言化為烏有。

華盛頓對於欣辛那第社（F. O. S. S.）的持的態度足以表現出他反對任何特權繼承制度的建立。該社的歷史和它的發展都表現出民國初年的美國人還在要用一種組織以代替君主政府的誇耀官衙和莊嚴儀式。該社成立於一八三九年，由美國官員在他們

愛編這股離弗雷吉爾軍營 (Frazier's Camp) 以滿不久所組織的。他們採用欣辛那第這個名稱，因為它是一個古羅馬人的名子，他在領導他的國人得到軍事勝利之後，則返回里從事耕耘，這個名子足以說明該社的主要意義。雖然它的社員們都要解甲歸田，然而他們不願忘記了過去他們曾經執過干戈保衛過國家。社員資格包括陸軍軍官，光榮的服過三年兵役的，或是因能力不佳而被解職的；社員不限於本土生的美國人，外國人也可以入社；老社員的直系男性後裔，如果沒有男性後裔，女性後裔也都可以入社；如星羅城中承認勞案後裔也可以為社員。這種助長繼承主義的組織引起社會的強烈反對。亞歷山大·哈密爾頓和他的欣辛那第社被遺責為有以軍事基礎而建立貴族世襲階級的企圖。社會上認為哈密爾頓最羨慕英國的貴族政治，混欣印特權階級政府。他曾失言說國民就是「一個龐大的野獸」，因而牽累他自己的社會名譽和地位。欣辛那第社使美國民大大為震驚。在國民的心目中，該社代表了他們在獨立戰爭時所努力打倒的一切對象。但是華盛頓規勸該社放棄引導社會反對的那種世襲色彩。一個愛爾蘭的簾幕製師商人也是一個退伍軍人名子叫維廉·慕尼 (William Mooney) 的，在十七八九年組織一個反對團體。慕尼是自始至終參加獨立戰爭的軍官。這個團體被認為是屬於致力於獨立、自由、統一等愛國份子的。它的名子是塔曼尼社或是哥倫布派 (Tammany Society or Columbian Order)。它的社員有自由的孩子孫，和聖塔曼尼的後裔。(塔曼尼是達拉瓦印地安人首領的名子，它是混定有藍的意思)

。這個會社是反對王權，反英的，它的目的是要使民主共和制度永久維持，也是照照退伍軍人們和他們的孤兒寡婦，以及照顧那些他們認為應受救濟的人們。這個會社的誕生精神是反對企圖建立編設式貴族制度的，由於這個會社的名稱上面產生了全國最偉大的政治組織。塔曼尼社在晚年將它的社址租給塔曼尼郝爾委員會（Tammany Hall General Com. Bure.）了。普通說來塔曼尼社的主要社員和塔曼尼郝爾委員會的主要會員都是相同的幾個人物，然而它們事實上還是兩個分立的團體。該社在它的初期歷史階段，已有了很大的政治勢力，並且在十八世紀期間，它的領導權落在一個詭詐政客名叫阿朗·波爾（Aaron Burr）的手裏了，他是哈密爾頓的深仇大敵，他自然要找一個像塔曼尼社這樣的機關作為攻擊哈密爾頓的工具。

這些敵意、猜疑、嫉妬在少年民主國的社會生活裏面激發着，可能將這個年輕的國家給分崩了。但是在那初期幾年的厄運期中，華盛頓的人格是全國統一的最大守衛。在一七九二年他再度獲選為總統，但第一任期滿以後，他退休了，回到威爾南山（Mount Vernon）他的家園，去享受三年的家居恬靜生活。一七九九年，他死去了。

在華盛頓兩任總統的期間，這青年民主國的日漸成長了，疆域的面積擴張了，財政的情況安定了，農商業都繁榮了，民族也具有自信心了。一七九一年，花旗銀行也依國會議決案而成立了。國會通過了稅收法案，幣制法案，選定的貨幣單位是一個相當於西班牙幣的

梅寧的事多半是不可逆的，後來他便死去了。英法兩國對於商務、戰爭、以及領土變更的事項可以採取任何有利於它們本國的政策，而不考慮到美國的便利與意向。

華盛頓總是一個實際主義者，所以他認這種實際情形。一七九三年二月一日，剛開革命畢的法蘭西共和國對英國宣戰了。美國同情法方，因為法國革命的時候即是受美國人民的同情的。傑佛遜離開法國的時候，法國革命還是在初期合乎理想的階段，還沒有轉變為少數狂暴的獨裁者所領導的屠殺恐怖主義呢，所以傑佛遜繼續欽佩法國人民為自由而奮鬥。英法開戰時，傑佛遜任國務卿，準備執行援助法國的政策。但是法國政府派遣一個不負責任的、荒謬的、狂暴的青年，名叫簡尼（G. Danton）的為駐美大使。他首先對於華盛頓表示不敬，然後他又要越過大總統而直接向美國人民呼籲，於是便完成了他那不吉的外交事業。這種怪樣的外交方式，美國不能容忍，於是在美國政府緊急要求之下簡尼被召回法國去了。

塔里爾（Talleyrand）當時在美國避難。他在美國居住二年。他發表一種重要意見，附在他給傑佛遜爵士的信中。而我的結論是美國人將要中立的，美國對於英國的利益是要比對其他國家更大的，並且英國政府若能放棄現在與美國交接時的驕傲舉措，那末美國對英國的利益也必能按比例的增加。

幾年以後也許是因為這種信念的促使，塔里爾計劃出一個羞辱的募款辦法，美國的三

個專使和美國全體人民都做他計劃中的犧牲了。在某一度期間他不能注意到美國的民意，不能善用它，使其有利於法國。卡薩姆爵士（Lord Catham）說過：「美國與法國是不能協調一致的……」塔里蘭的行為以及他缺乏主義，足以證明這點。（塔里蘭留美期間的善後述可參考 Pitt-Copner's 'Ally-Maker' Chapter III, Section 4.）

一九一九年四月二十二日，華盛頓發出中立宣言，這宣言是很不孚民意的。民衆輿論欲對國作戰，這種情況證明有主權的人民偏愛空洞的理想而不顧事實，哈密爾頓這類人見到這種情況是非預稱心快的。在當時，美國是沒有能力對英國作戰的。

三年以後，當華盛頓卸任大總統的時候，他特別聲明美國外交政策的特點。他這次的說明外交政策表現出他個人的聰明見地，影響將來很大。這次演講始終沒有被忘記。當一九一九年九月十七日他發表演說的時候，他說：

「我們與外國的相處最大原則就是：於擴展商務關係，在政治方面與它們少發生關係越好。就我們已經訂定的條約而論，我們必須用完善的信念來履行義務。我們要停止在這種情。」

「歐洲的主要利害對於我們或是沒有關係的，或是有很遠的非直接的關係。歐洲各國是常常要衝突的，而它們衝突的原因都是我們所不很關心的。因此我們若是因為一種人為的政治影響而干涉歐洲政治的變更，或是干涉歐洲各國的一般友誼的結合以及敵對的衝突。」

，那我們便是不智慧的。

「我們的孤立遠離的情況使我們能夠採用不同的途徑。如果我們保持着是一個統一的民族，在一個強有力的政府領導之下，那末我們能夠有力反抗因外來攪擾所造成的實際傷害的時期已不遠了。那時我們可以採用中立態度的時候，我們便可以在任何時間決定怎樣受人實在的尊重。那時好戰的民族在我們身上既不能有所獲得，也不能輕易冒險向我們挑戰了。那時我們可以依照正義的指示，就我們自己的利害而選擇戰爭或選擇和平。」

「爲什麼放棄我們特殊地位的利益呢？爲什麼不立在自己土地上面而立在外國的土地上面呢？爲什麼將我們自己的命運和歐洲某部分的命運交織在一起，而使我們的和平繁榮沉陷在歐洲的野心、敵對、利害、以及朝三暮四的奮鬥之中呢？」

「我們的最真實政策就是避開與外國的永久聯盟，我在這裏是說就我們現在可以自由行動的範圍而論。因爲不要誤解我是在鼓勵對於現存的條約不忠實履行。」正直總是最好的政策，我對於公事也主持應用這句格言並不亞於對私事所應用它的。所以我再重新申明，那些既有的條約應該嚴實的遵守。然而據我的見解，再擴張這些條約的範圍都是不必要的，不智的。

「總是要注意使我們適當法規而採用光榮的防守姿態。爲了某種特殊緊急事件，我們可以穩妥的用暫時聯盟辦法。」

「政策、人道、以及利害，三者都向我們推薦，以及與各國寬宏交往的辦法。縱然在通商政策上面，我們也必須採用平等太公的手段，我們既不尋求也不賦予特殊權益。有些國家爲使商民安定起見，曾欲明文規定我國商人的權益，並使它們的政府保護這些權益；我們可以同這樣的國訂定通商的慣例條約，依當時情況和雙方的意見而訂定最合適的通商條例，但通商通商條例不是不可變動的，我們可以依照實行的經驗和變更的情況來修改它，廢除它。我們心裏始終要存着這樣一種見解：一個國家要想從另一個國家取得些利益，那便是愚笨的行動，也要認爲無恥。這個國所接受到什麼樣的這種利益，這個國家也要因此而喪失它的一部分自主性；也要認爲因爲接受這種沒有其名的利益，它必定也花費了同等價值的代價，並且它必定還要到還債，責備它不多出代價和不感恩等。在國際貿易裏面所現的最大的錯誤，莫如希望成是度最各國所給的真實恩惠。貿易的經驗應該打消這種幻想，自尊心應該放棄這種幻想。」

一七九四年十一月，奧大不列顛列國訂定友好通商條約。這條約的確是受專盛頓的恭願，由首席裁判官約翰·傑(John Jay)負責在倫敦進行。雖然這條約只是消解了美國對英國懷恨的一小部分，然而它是維持前盟和平的工具有效。直到一八一二年止。條約簽訂的結果，將仍在英軍手中的加拿大邊界上的戰台移交給英軍兼護，並且雙方任命勘界委員以測定梅尼昂種(St. Lawrence River)的界方。雙方議定，在獨立戰爭初起時欠英國商人債務應由美國

償還，並且在一七九三年英國宣布「會議令」(Order in Council)之後美國商人所遭受的損失應由英國賠償。這「會議令」的用意在於絕與法國殖民地的貿易，以致造成美國船隻的嚴重損失，許多掛着美國旗的船隻被英國巡洋艦俘虜了。

共和黨評擊這個條約。於是反對約翰·辛的政治運動熱烈興起了，全國的意見急劇的分爲兩派；共和黨說美國不光榮的拋棄了他們的老盟友法國，並且說華盛頓和他的政府向昔日暴政的敵人(英國)屈服了。然而輿論是不能持久的。一七九八年美國向法國宣戰，這是在法國執政府時代(The Government of the Directory)所經過的戰爭。約翰·亞當斯繼華盛頓任大總統，他頗失衆望，因爲他阻擱與法國的糾紛不令它擴大爲大規模的戰爭。經過了幾度初期的戰爭以後，戰爭停止了。當時一個小型的美國新海軍在戰爭中頗露頭角，並且它分爲三小隊航行而俘獲了幾艘法國船。這海戰是在西印度羣島發生的。

這次戰爭係由法方的不謹慎行動所引起的。亞當斯派遣三個委員赴巴黎，查理士·賓克尼(Charles C. Pinckney)、約翰·馬歇爾、愛爾布里治·蓋利(Bridge Gerry)。他們在一七九七年十月到達巴黎，執政府的三個政治代表去會見他們。這就是法蘭的無禮行動，因爲他們儼然是美國的特命使節，則應由外交部長塔里閣接見。但是這幾個政治代表又加重了他們的無禮行動，他們大聲疾呼的要求美國向法國納貢，美國必須償還百萬借款的空頭債券(Dessa Loan)。他們還要求美國應向法國的五個執政各獻納五萬元，並

且美國特使應該對於亞當斯總統在國會演說的演講詞中的某幾點向法國表示歉意。這種非常要求顯然是塔里蘭所主使的。美國的特使拒絕了這種要求，並且當美國宣佈會議的詳細經過的時候，法國在這種要求的三個代表的名子禁止發表，而用X、Y、Z代替。所謂X、Y、Z文件的公佈使美國人民的憤怒高潮達了沸點，然後成立了海軍部，開始募集款項準備製造軍艦。美國輿情的激昂可由這句口號見出「甯用百萬元造艦，不出一分錢貢獻。」

經過這樣搖盪之後，總統猶企圖保持和平，他難免要受誤解的；然而這是他所能作的最聰明的舉動。美國的國力正在迅速的增長中；如果浪費國力與一個遼遠的國家作不必要的戰爭，那便是冒犯了華盛頓的英明告誡。「我們的孤立遠離的情況使我們能夠採用不同的途徑。」對於法國的事件也就彌縫了事，而停止戰事。並於一七九七年重開會議，於一八一〇年與當時法國的執政者拿破崙簽訂條約。在那一年傑佛遜當選為大總統，並且那個聲譽煥發的毫無良心賄賂的政客阿朗·波爾也當選為副總統。

傑佛遜總統就意提倡向西開發國土。雖然在購買路易安那州之前，他便咨請國會批准經費作為在輝從海峽河口到太平洋海岸一帶土地之用。在他直接倡導之下，這些查爾斯·如麥利威特、斯易斯（Meriwether Lewis）以及維廉·克拉克（William Clark）等都從事冒險的旅行，貫通新的可能開墾的地帶。彷彿傑佛遜預先見到在開墾先鋒們的篋重橫過千番式道路之後，也在獨木舟，小船，小汽船沿着大河駛向深遠的西方之後，將有一條鐵

路橫誇美洲大陸一般。

不用軍力的征服而取得的最大領土便是路易安那州的轉讓給美國。西班牙受法國的威脅而放棄了它因一七六三年的條約而取得的領土。西法兩國的領土讓與是基於一八〇〇年的密約，所以當這事被發現的時候，美國大總統非常驚訝。傑佛遜改變了他的信念，不相信美國在紛擾的世界裏是超然孤立的，不相信只以民主理想為武器便夠了。一八〇二年，因為保護美國的商船運輸起見，他被迫去征剿北非的黎波里的小野蠻國家，考塞爾野人的本土（the Barbary Corsairs）。美國海軍很幹的將這小戰事解決了。然而法國收回它讓給西班牙的領土權，這對於美國說是一件嚴重的事體。拿破崙已經開始造成他的光輝武功。沒有人曉得他的領土野心是怎樣的，他自己也不曉得。他的領土野心一半在於他的威嚇力，一半在於法國轟然的陸軍。法軍已經開始創造它的光輝勝利記錄了，雖然它是給一個自己創業的暴君服務，然而它仍然是不正當的受到法國革命學說的感召。

一八〇一年，傑佛遜寫信給孟祿（Monroe），說明他對於西班牙將路易安那和佛羅里達二州讓給法國一事，頗感疑懼。發信的日期是五月二十六日，傑佛遜說，「這個政策表示兩方都是不聰明的，而尤其對於我們表示不利。」駐法大使羅伯·里芬斯東（Robert Livingston）奉命詳細調查法國的可能危及國西部利益的措施，報告本國政府。

在一八〇二年的初期里芬斯東的大使任務受到詹姆斯·孟祿的協助，因為孟祿在一七

九四一、九六年在里芬斯東的前任曾任駐法大使的職務，現在他又受命為駐法專使。傑佛遜命孟祿與里芬斯東勸說法國將密士西畢河口的新奧爾良（New Orleans）讓給美國。在孟祿到達巴黎以前，塔里蘭會偶然問過里芬斯東說美國是否要路易安那州的全境，使里芬斯東不知怎樣回答。里芬斯東最初說不要全境，但是塔里蘭強欲美國要全境，並問美國究竟肯出多少錢買路易安那全境。最後孟祿和里芬斯東共同負責議定八千萬佛郎數目的價目（合美元一千五百萬元）。一八〇三年四月三十日拿破崙批准這個協定。交易告成；這協定被稱為「歷史上最真的最大田產交易。」

美國這時的價子幾乎是沒有限制的，有開發它的自由，也有曉得運用自由的人民。

九、一八一三年的戰爭

現在英國人對於一八一三年戰事所知道的甚為少很少了。那它拋到記憶以外，如同拋擲與拿破崙奮鬥時的一件冰凍一般。然而一八一三年的戰爭却在英美關係史上留着很深刻的三個痕跡。它是「兇暴」的最根本的原因，英國人海軍起它來是容不可緩的。美國人以為這次戰爭是他們的第二次武裝宣布獨立的奮鬥，是他們最後一次通知母國他們不聽再行容忍母國的干涉了。

在美國人的眼裏，關於戰事本身的許多事件就是不可原諒的。羅文華擊刺，從她對會議廳的損壞。就居住的那公樓之這些事件直到現在還在美國人的記憶中。他們用那個辦公樓以後的名稱紀念倫敦英國的那發怒舉動。那辦公樓後來被稱為白宮，在德威該樓一階後用刺白粉的方法將英軍殘剩的痕跡磨滅起來了。

目前在這檳城獨立國都部是民族自尊心的表現。該城的街市設計是由於一種複雜法蘭的英國在羅師所計劃的。他的名字是皮爾·德里士·朗芳 (Darius Dorrill)。他是在一七七七年擱拉。費耶特 (Fayette) 來到美洲的。華盛頓注意到他是因為他的軍事上程成績優良的關係。於是他被擢升為兵工廠長。獨立戰爭之後，便選他設計所稱「新聯邦城」(New Federal City) 的市區。在這時以前，他曾和改進紐約的「市會

堂」以及費拉德爾斐亞城的「聯邦大廈」，因而表現過他的工程才能了。一七九一年，他開設哥倫布的圖樣。從佛遜要他設計一個網格狀的市區圖，但是他却繪出一個通衢四面輻射的城市圖，這樣的市區從任何一面發展擴大都不會失掉它的美觀，它很雄偉的位於波陀馬克河畔（Potomac R.），沒有網格狀的市區所常常造成的單調外觀。現在華盛頓是一個白色的大理石城，是一個從放大鏡裏所見到的希臘城市，有優美的古典式的圓柱將它們的圓柱飾頂高舉到街道的半面之上。這圖樣是寬敞的，文雅的，比實際的尺寸還稍大些。希臘式和羅馬式建築的部分仍然保持着，然而它們被放大得太多了，所以與人類的尺寸失掉了均衡的關係。因為華盛頓城是太高大了，所以人類的崇高和莊嚴的感覺都失掉些，然而蒂管這樣，它仍然是一個壯觀的城市：建築物優美，綠蔭街道四通八達，美麗的公園和花園星羅棋佈，以辦公樓（白宮）作為它的核心。白宮雖然位於中央，它仍然是一個僻靜的私人的宅第。

對於這種初期成長中的建築成績，英軍實行了野蠻的危害。塔里爾曾經說過的一句關於英國態度的幽默話——「高傲舉措」，這種態度影響了英美兩國關係。一八一二年，卡賓（Cabin）在下議院演說時，說過「美國不是我們可以引為自傲的一門親屬」。英國的執政階級很不想承認一個新興的致力於「人類生來平等」信條的民族，是一個有生命的能生長的實際民族。

然而英國政府在一八一二年曾誠心企圖結束有損兩國友誼關係的糾紛。在六月二十三日，英國政府廢除了那個損壞美國商務的「會議令」，但是這種善意的表示是太晚了。在這以前的五天，美國政府已經向大不列顛宣戰了。如果大西洋海底電線已經敷設了，那末一八一二年的戰爭是不會發生的。如果雙方各派遣五六個有理智的人物，用於共的討論兩國意見相左的問題，那末幾年以前便可以避免正式的抗議，外交的支吾，規避，激怒等有意無意的程序了。詹雷教授（Professor Channing）說得好：「一八一二年的戰爭是兩個自由民族互相鬥爭，使它們雙方的真正敵人拿破崙坐收漁人之利。」

兩國這次用兵的一部分原因是起於英國從美國船上捕人強迫服役那個由來已久的紛爭。美國商船上水手，在英法戰爭期間，所處的境遇非常可憐。他們可能遭受英國軍艦的強制徵發服役，沒有方法糾正，也無處可逃。英國方面辯護的理由是，沒有方法能夠區別出英國人和美國人的不同。在英國的政府從事世界戰爭，頗感人力不足的時候，他們說同樣語言，這是對於英國軍艦艦長很方便的。如果美國商船水手落到法軍手裏，法軍也用英軍徵發他們服役時所用的同樣理由而將他們俘虜：法軍不能區別出英國人和美國人的不同之點，所以將他們當作俘虜看待。

在十九世紀的初期，美國的商船被公然視為水手補充的來源，並且英國不承認美國水手的美國國籍。英國不承認入美國籍的辦法：英國政府主張歐洲所普遍承認的那個「不能

變更的忠君一學說。這學說當時正在開始被放棄了，並且在其國的殖民地裏已經完全被放棄了，因為英國議會承認了外國人的入籍權。一不帶變更的忠君一學說對於美國打擊很利害，因為它否認歐洲人民行權過大西洋所來謀求的自由。只是二十世紀中葉的侵略國家主義才恢復了這種不合理的學說。

英國這方面爭辯的理由是說美國造成皇家海軍的永久威脅。英國艦隻泊在美國港裏的時候，水手便叛逃了，有時艦隊逃去，皇家海軍的游擊留在美國港裏不能行動，便是因為這種理由。英國海軍爲了克服這種危險起見，經將大西洋沿岸的港口給封鎖了。船隻進口出口都被阻止了，並且担任這種任務的巡洋艦可令來則隨意拘捕類似的水手。

這樣的事態不能長久維持着不發生崩潰。一八〇七年六月二十二日，英國戰艦「里奧巴德」號向着剛出船塢服軍役的美國巡洋艦「齊沙皮克」號開砲。「里奧巴德」號艦長是海軍中將伯爾雷（Burr）的命令而開砲的，泊爾雷有誤認相信英國海軍船隻「賽爾巴斯」號以及「哈立法克斯」號的砲兵是在這艘美國艦上。「齊沙皮克」號的船砲沒有十分完全，所以它只開了一砲然後便向「里奧巴德」號投降了。「里奧巴德」號的軍官將一名逃兵和三名美國人押解回來，而「齊沙皮克」號船身受重傷，兵士三名陣亡，十八名負傷，然後駛回納德克（Nadok）。

這個不幸的錯誤激怒了美國人民。兩年以後英國政府決定推舉一切責任。海軍中將泊

蘭雷的開砲命令大受非難，欲賠償「齊沙皮克」號因砲擊所受的損失。這事件株連到英國的強制徵發權的整個問題了，美國要求英國放棄強迫徵發兵役權。但是英國政府拒絕考慮這個問題。傑佛遜總統對於英國實施經濟封鎖的有効對策。一八〇七年十二月美國國會通過了一個「禁止出港案」(Embargo Act)，於是停止一切美國船隻駛向外國港口了。一切海外貿易都陷於停頓了。這「禁止出港令」再按定期的矯正並改良，加緊封鎖，傑佛遜堅定不移的主張這個「禁止出港令」並且還常用它，足以表明他深得國民的信仰。

雖然這禁令沒有影響到政府的政策，然而不成問題的大不列顛的商業遭遇到困難是非常嚴重的，並且美國貨物的價格日漸高漲。英國開始失掉了世界的市場，因為美國新英格蘭各州的企業製造商人開始自己製造過去英國工場所供應的貨物。傑佛遜的這個政策的主要犧牲者是維基尼亞的煙草煙場，它們停止向英國輸出的結果造成了大批的不能出售的剩餘煙草，因而許多煙草農場都倒閉了。

新英格蘭的船主們，在這費日漸高漲的時候，不能忍受他們的船停泊在重甚，於是他們企圖規避限制令而派船出航，然而「禁令」(Embargo Act)終於將規避的船形重處廢清了。這時候新英格蘭的財政家和商人承認了本國工業是有發展的可說的。新英格蘭的工業發展便是「八一二年戰爭」的序幕。

一八〇九年三月，續任傑佛遜為大總統的詹姆斯·瑪底森(James Madison)得到補

會的同意，除了「禁止出口令」。傑佛遜的政策是及早有勁的實施經濟封鎖。無論這政策所得的結果是如何，無論是正常與否，然而至低限度它可以阻止英美兩國不致開戰。如果傑佛遜不顧華盛頓所作的前例而然，聯軍第三任總統，那末他相信人類本質是善良的那種不變的信念可能阻止那個完全不必要的一八一二年戰爭。

一八一二年六月十八日，美國對英宣戰。這時美國政府的大計操在一羣青年的手裏，他們對於傑佛遜的審慎政治風度頗不能忍耐。像亨利·克雷（Henry Clay）和約翰·卡爾豪（John C. Calhoun）這類人認為戰爭是主要的，認為用戰爭方式再度申明美國的主權是必要的，這不僅是因為國內有了呼冤以及要求報復的聲音，也是因為要使英國的大臣們對於這個民主國更有禮貌些。英國首相甘密是對於美國非常蔑視的，他和多數英國的執政階級認為美國仍然是一羣叛變的兒童，那些昔日的殖民地的獨立還沒有真正被承認呢。它仍然是被人憎恨的，被人鄙視的呢。

一八一二年美軍會一度企圖侵入加拿大。賀爾將軍（General Hill）的部下有二千五百名兵士，訓練既不佳，統率也無方。華國曾一度派遣一個極能幹的將軍愛沙克·布洛克（Isaac Brock）防守加拿大。布洛克少將率領一隊精練的有力部隊，粉碎了美軍的入侵企圖，並且還給它一個反擊。英軍的人數約七百三十人，又加上印地安土著軍五百人的輔助。一八一二年十月，布洛克戰死。一八一三年，在大湖上一度水戰之後，美軍在相里少

將(Commodore Oliver Perry)統率之下又恢復了布洛亞所侵入的區域。

一八一二年是美國陸軍的不幸，屈辱之年。智爾因僞投降英軍而被軍事法庭判處死刑，但是後來又減刑了。另外一個美國將軍名叫萬·倫塞拉爾(Van Rensselaer)率領軍隊向尼西嘎拉河(Niagara)上的普因士頓(Queensown)城進襲。但是他的部隊裏面有三千人拒絕侵入加拿大邊界，因為他們已經發現了憲法上有反對這類行爲的規定。大約只有九百名兵士忽視了他們的合法地位，而越過了邊界，但是因為他們沒有後援，也投降英軍了。後來又有一次入侵加拿大的企圖，也失敗了。當時的情況非常緊急：新英格蘭各州不贊成這次戰爭，所以在那區域裏怨言四起，並且反對繼續作戰的議論也在逐漸蔓延中。

美國海軍拯救了這個危險的局面。昔日約翰·保羅·瓊斯的勇敢戰功再度重演了，英國的朝野在焦急忿怒之中聽到了一羣具有一個「威爾尼爵士」(Lord Cochrane)的勇武和機智的人們正在與皇家海軍交戰，並且還擊沉它的艦隻，還逼迫它的艦隻下旗投降。美國的砲聲非常響亮，美國艦隻的操縱也是非常令人羨慕的。從八月十九日第一次海戰起，到了次年的六月止，在這期中英國海軍受了一場屈辱的厄運。這幾次的海戰的確支持了美國海軍歌裏的大話不致流爲空洞的。

第一次海戰是美國海軍巡洋艦「憲法」號與英國的「哥里里」號(Guerriero)交戰

。美艦的裝甲是比較厚些，並且寫得較靈活些。交戰二十五分鐘後，「哥里基」號便受創鉅深不可收拾，而下旗投降了。十月十八日，美國小巡洋艦「黃蜂」號俘獲了英國的「佛羅立克」號（Frolic）。一個星期以後，美國巡洋艦「舍衆團」號與英國的「馬其頓尼亞」號相遇，交戰一小時以後，「馬其頓尼亞」號便投降了。在太平洋戰中，共出美艦的船務精良，武器優越，英艦是無法抵抗的。英國空軍一〇四人，美國死傷十三人。十二月二十九日，「憲法」號又立一次戰功，它俘獲了該國總督所乘坐赴印度的巡洋艦「爪哇」號。在一八一二年十月到一八一三年五月的期中，美國的戰艦和武裝民艦捕獲了五百艘英國商船。美國巡洋艦利用法國海港為基地，駛到英國領海上面作戰，有時竟攪擾了英國到愛爾蘭的交通。這樣的打擊對於敵志的影響是很大的，英國的民氣非常沮喪，美國的民氣卻是異常激烈的。這是重武裝使美國艦得到優勢的，然而美國將領的作戰方法也使它們得到很大優勢。

一八一三年六月一日，英國將軍恢復了它的名譽，英國非力布·迪斯·萬利·布羅克（Philip Bowes Vere Broke）所率領的「沙賓」號（Shannon）與美國的「齊沙皮克」號交戰。這兩艘巡洋艦勢力相等，而在開第一砲以後一列鐘內，美國便投降了。布羅克負重傷，始終未能恢復他的健康。他被封為「從男爵」的爵位，英國人民稱他為「布羅克勇士」。第二次英美戰爭被人們忘記以後的許多年，英國的人民仍然在唱着紀念這次戰役的

戰。

一八一三年十一月，美國的大西洋的海岸在羅得島以南的一帶被英國給嚴密的封鎖起來了。到了次年五月的時候，英國的艦隊監視並防守全美海岸了。封鎖已經完成了；美國的商業由於完全停頓。一八一四年八月，英軍進攻曼德頓。拿破崙已經在四月間退位了，於是對美的戰爭益行加強。惠靈登 (Wellington) 部下的久經訓練的部隊從半島 (Peninsula) 撤退，向加拿大增援。

美國的陸軍在戰爭期中，訓練與質量都有進步了，並且在他們還遇到最好的英國部隊的時候，他們也能保守住自己的陣地了。一八一四年後半年的戰爭沒有決定的重要性，但是英軍向海岸進攻的壓力只是損壞美國的戰爭部署而已。英國的遠征軍佔領了梅蘭州 (Meigs) 的東部。美國的陸軍從加拿大南部的陣地中撤退了。

最後一次陸上的大規模戰爭是巴肯頓堡少將 (Burr) 所發動的英軍進攻新奧爾開之戰。這次戰爭由一八一四年十二月七日起到一八一五年一月八日止。巴肯頓堡是墨西哥部下的軍官，他的名聲在北美上面是非常高尚的。但是這次他是對於一副新穎的軍事訓練作戰，因為美國防守新奧爾開的軍官是克蕭。甲克遜將軍 (Jackson)。巴肯頓堡的思想是大落伍了，他堅持陣地戰術，所以他的犧牲許多軍隊和他自己的生命；這種陣地戰術在六十年前已經使布拉克克 (Braddock) 遇到不幸了。

這不必要的戰爭結束之期快到了。英國的外交大臣卡斯特萊當爵士(Lord Castlereagh)曾經表示出欲與美國會商的意向，但是直到一八一四年八月這會商才開始舉行。十二月二十四日，在根脫(Root)簽訂條約，完全不應當初引起戰爭的問題。沒有提到強迫美國水兵服役的問題，關於美國的漁業權利，以及英國在密士西墨河上的航行權，還有許多重要的細目都擱置沒有決定。巴肯賤姆在新奧爾良敗於甲克森之手，在這個消息來到的時候，和平也同時宣佈了。

這次戰爭是期間短，戰鬥兇，戰鬥的行動也分散，然而它却使美國感到極度的緊張。美國的聯邦觀念尚在幼稚的階段。新英格蘭各州會派遣密使到華盛頓與政府討論一些問題，這些問題可能發展為新英格蘭各州退出州的行動。新英格蘭總是富於各自獨立的精神，現在除開他們的清教精神之外，他們又有工業主義的出錢的能力。當英美宣布和平的時候，他們的在華盛頓的密使正在提議，聯邦政府在新英格蘭所收的稅款應該存在新英格蘭，以便用它維持那裏的軍隊。但是和平的條件以及甲克森的勝利使聯邦政府地位提高很多，所以新英格蘭的密使認為再強行提出根本違反中央集權制的主張，那便是不聰明的策賂了。

一八一二年的戰爭，最終將美國是一個整個的國家的意識給建立起來了。它再也不願參加歐洲的糾紛了。他們將華盛頓所說關於歐洲糾紛的話銘記在心上。並且美國人轉身離

離大西洋遠方而以及大西洋對岸的歐洲了。大西洋是上帝賜給的天然屏障，將他們和好干涉的暴君中間給阻隔開了。他們轉身去面對着西部的荒野去了。

西國史略

九八

10、與歐洲絕緣

從第二次對英國作戰結束的時候起，直到一八二八年還，那次戰役中的一個武功顯赫的英雄，安諾·阿克森，美國大總統的時候止，在這期間，美國成長的速度是非常驚人的，所以歐洲國家對於這個新興國家的觀念重新訂正了一下。一個新世界上權漫着自由的新空氣。西班牙的殖民地宣佈獨立了。墨西哥也變為一個獨立內國家了。在南美的西班牙殖民地政府的廢墟上，建立起來一些新民主國家。英美兩國，如塔里蘭的預言所表示的，發現了彼此互助的利益了，並且雙方的政治家很聰明的協議加拿大與美國的不設防的國界。

英國外交部長甘甯 (Canning)，只是在數年前曾用過侮蔑言詞對待美國，到這時竟肯邀請美國參加英美共同宣言，宣言的用意在使美洲的西班牙殖民地不受到歐洲的干涉。這種干涉是很可能發生的，因為一個反動「神聖同盟」是希圖着隨時隨地撲滅民主政府。這理論提交給美國駐英公使瑞查德·魯斯 (Richard Rush)。魯斯公使雖然沒有得到本國政府的訓令，他却暗示說，如果英國能夠承認中南美的一些新西班牙共和國的獨立，那末這宣言一定是能得到美國支持的。甘甯不能同意這一點，這個英美聯合宣言終歸於流產，但是它却最後造成了孟祿宣言。魯斯公使了魯斯宣言的向該報告了孟祿大總統，然後孟祿便與前任總統傑佛遜和瑪迪森二人以及他的現任閣員們商討這個問題。結果便是在一

八二三年十二月二日詹姆士·孟祿總統在他的每年對國會的報告書中陳述美國永久不干涉歐陸各國內政，藉使世界週知這一點。但是如果歐洲國家在任何未來時間希圖將它的政治制度擴展到西半球任何地方，藉以壓迫西半球各國，或是藉以控制各國的命運，那末美國却是要干涉的。最後，專於俄國向美洲西北海岸的要求，美國特宣佈一個長期的原則。它的內容如下：

「在這種利益範圍引起一些討論中，以及在這些為結束這些討論而實行處理的當中，我們為這是一個相當的時機來宣佈與美國權益有關的一個原則，南北美洲既已採取自由獨立的地位，則今後便不能被認為是任何歐洲國家的未來殖民的尾閘了。」

甘雷代表英國政府通告法國政府，「神聖同盟」如果企圖用武力妨礙孟祿主義（門羅主義）則將引起大不列顛對於西屬美洲共和國的立刻承認。英國這次對於美國外交政策的支援是毋國對於它的舊殖民地的第一次友誼行動。這一行動劃一新時代的紀元，也表記出兩國長期和平的開始。

美國內部政治機構調整很多。一八一七年詹姆士·孟祿繼任詹姆士·瑪迪森為第五個大總統。孟祿與瑪迪森是連續兩任大總統。因為國家成長的關係，過去政策的嚴格定義和界限便被抹消了，聯邦黨逐漸消滅了。它存在的理由已經不復存在了：不需要政黨來維護那種信仰「強有力的聯邦政府是常主要的」。聯邦黨消滅後，則有自由黨（Whigs

代種官。

傑佛遜的共和黨是具有民主主義的，這時更名為「民主黨」。瑪迪森和孟祿都是共和黨人，孟祿的繼任者是第二任大總統亞當斯的長子，約翰·昆西·亞當斯，他也是共和黨人。選出孟祿、阿克頓以後，那政黨便撤消了「共和」的字樣。

各州間的交通是很進步的。優良的道路正在興建中，水道已經變為主要的交通動脈。遠在一八〇七年的時候，勞伯特·福爾敦的汽船便已經開始在哈得孫河上下航行。到一八一五年的時候，汽船已經定期航駛，不僅在哈得孫河上，也在達拉瓦河上，俄亥俄河上，以及密士西畢河上航駛了。關於河道交通的一本最佳的史料就是馬克·吐溫的「密士西畢河上旅行記」書。從一七九〇年到一八一五年間，美國的人口增加了一倍，結果約有八百萬人口的增加。在一八二〇年與一八三〇年之間，從大英聯合王國移來之民約有七萬六千人，其中來自愛爾蘭的有五萬零七百二十四人，來自格蘭的有二萬二千一百六十七人，來自蘇格蘭的有二千九百一十二人。從歐洲移來九萬八千八百一十六人。西部很有一些土地，還足以供自由的開墾。新州邑和新領土都在被組織和劃定中。從一七九〇年至一八三〇年之間，以下的州邑加入了聯邦：威爾遜（一七九一）；聖塔啓（一七九二）；田納西（一七九六）；俄亥俄（一八〇二）；易安納（一八一二）；印地安那（一八一六）；密士西畢（一八一七）；伊利諾（一八一八）；阿拉巴馬（一八一九）；密蘇里和緬

西(一八二〇)。

密蘇里州加入聯盟引起修改憲法的整個問題了。修改政策是否擴展到購買的路易安納州的問題已經發生了。直到一八二〇年，才有著名的「密蘇里協定」。這協定准許密蘇里州加入聯盟仍保有奴隸制度。但是在密士西望河以西的領土，即是由法國買來的路易安納地區裏，以及北緯三十六度三十分以北的地區裏，禁止奴隸制度的存在。但是有一個例外，就是密蘇里州本土除開它的南部疆界是三十六度三十分。至於奴隸制度區域的北部界綫是沿着里蘭州，維基尼亞州，北滿界綫，這段就是地峽。狄可洋界綫 (Knox Line) 以及沿着聖路易州和密蘇里州的北部界綫。

世界各國都開始認識美國人的性格。美國人的性格是有些稱期，堅毅，豪邁，和熱誠的成分在裏面。美國人的性格由於兩個著名的人物來象徵着，美國以及外國的諷刺畫家竟擅將這兩個著名的人物當做「周拿占老兄」和「塞大叔」(Brother Jonathan and Uncle Sam)。「周拿占老兄」是一個虛構人物是起用獨立戰爭時代。當戰爭初起，華盛頓任革命軍司令時候，物資常缺乏，康涅狄格州長，周拿占·特魯·布爾 (Jonathan Trumbull)，是一個多才幹組織家，是華盛頓至友，並且也是一個能在非常緊急時期從不可能的來源羅掘些給養和軍火的人。在那戰爭的初期，每當緊急關頭到來時，華盛頓便常常說：「我們必須和周拿占老兄商討一下。」華盛頓的這話流傳很廣，而「周拿占老兄

「即變爲美國全民族的普起符號了。」

「塞姆大叔」是起源於一八一二年。它最初是發生於紐約州的特羅伊（Troy）地方，那時各地方替代政府所購買的貨物是由於一個塞繆爾·威爾森（Samuel Wilson）的人代交政府檢驗。政府的貨物都烙上一個「U. S.」印記。但是因爲塞姆爾·威爾森的綽號是「塞姆大叔」，所以政府字號與他的綽號字頭暗合了。這暗合頗爲人們所注意，於是政府所貨物便逐漸被稱爲「塞姆大叔 貨物」了。

英國的作家和批評家日趨於注意到這個新共和國的含與奮成分的美德。查禮士·俾爾德和瑪麗·俾耳德兩人在「美洲文化之勃興」一書中指出：「英國的批評被敏銳的感到了並且這批評總是誹謗的。美國人非常的渴望着英國的頌揚。這一切都表示努力從新大陸以外的意見，無論這意見是司各德（Sir Walter Scott）與司密斯（Sydney Smith）的守舊意見也好，再不，即是里倫和雪萊的急進主義也好（見書第一卷，第十六章，七九〇頁）。司密斯似乎不應當做守舊派看待，他似乎對於美國人做了一次不能忘記的冒犯。」

甚至那個最慧眼的歷史家，詹姆士·拜棘士要·亞當斯，也選擇出這個最有自由頭腦的作家所說的批評話。「我們數十年來在英國的褊狹頭腦的辱罵之下，我們已經變爲不能忍耐了。例如塞繆爾·司密斯於一八一〇年在一篇諷笑的文章裏，他問：「有誰讀過『本美國書呢？』」（The Epic of America, Section X）。但是在十八世紀三十年代裏，塞

邁內·司密斯對於美國民族性，美國的進步，以及美國的理想和道德做過很慷慨的評價，所以就他的識辨力和同情心而論，他是值得與愛迪蒙德·勃克以及查里士·詹姆士·福克斯（Charles James Fox）等人並列的。

他用下面一段的文字記載着，美國怎樣打動當代一個賢明正直的英國人：

「英國有一羣可憐的人們，他們是非常恐懼美國以及美國的一切事物的。他們幸災樂禍的欲見美國受譴誹和誹謗，引以為樂。他們似乎幻想到英國的咒罵力，因為刊印出每本斥責美國虛偽以及憎恨美國而旅行書籍，而愈得勢力，愈增加他們的咀咒力延續存在的機會。我們將要時刻的喚起社會注意這件事，不要讓一羣黨同伐異的精神，我們注意是因為我們無論在何處發現真理和優美，我們都愛真理和頌揚優美。並且因為我們想到美國的榜樣，將至多數例子裏使英人睜開眼睛看到他們的真正利益。

美國的經濟是最大也最重要的一項，我們已故去的大使，巴詰特先生（Mr. Bagehot）的薪俸恐怕是較美國大總統的薪俸還要高些吧。美國副總統的收入要較我們下院院長的二等祕書的收入還要低些。美國的文武官員完全依這樣的同一標準領薪給，然而美國官員的服務成績確比其他國家為高。休謨先生（Mr. Hume）最後勸英國人略略查看一下他們帳簿，要看看一下他們被多麼可憐。但是我們應該中止對於美國的鄙視，我們要觀察一下，是否我們從這個聰明而謹慎的民族身上在經濟事業方面能夠學習到

一個重大的教訓。

「似乎我們決定不讓美洲及世界其他各處學習那種「宗教寬容」的重要教訓。去年任紐約州長竟是一個猶太人。而英國方面，今年勉強通過一個議案允許第一英格蘭大公儲金杖上朝，只因爲他是一個舊教教徒！但是我們自己還自認爲有資格任意營生的詼笑美國呢，彷彿文化的構成主要是在於舒適的旅店和驛馬，以及彬彬有禮的侍者，而不甚在於製訂提高人類幸福的法律一類。

「美國因爲是一個嶄新的國家，沒有像歐洲各國政府的各種不良習慣。它沒有封建制度的遺骸，也不違反時代的經濟原則，也不違反較理智年齡更古些的經濟原理。在懇塔啓和印地安納兩州任何地方，如果一個人發現一個弱者在他的田裏吃穀，那末既然他的父親不是一個神父，他也可以殺死這隻鳥。凡美國人對世界各國都開放的商業，也不將他們本國的公民排斥於這些商業部門以外。

「美國真正幸福得很，能免於重大的賦稅負擔。這乃是盲目的，不可免的一串戰爭的後果，這些戰爭都是因爲國王和王后的喜怒而掀起的，有些戰爭或是因爲世界上能夠控制國王和王后們的宮女宦臣等的喜怒而掀起的戰爭。美國人們的這種幸運是因爲他們有新式的政府。雖然美國有很少的卓越文學社團和歷史上是資紀念的事蹟，然而這種貧瘠也是很有補償，因爲美國也沒有舊式國家的那種無意識的封建制度，根深蒂固的惡劣習俗，和

森廉鮮恥的債務。

一美國的情形與歐洲的舊式政府的情形是極不相同的，所以美國不能造成可以適用到舊式政府的政治先例。沒有開散的不滿意的國民。他們將密士西畢河流域佈滿人口的時侯，他即便沿河到達了密蘇里河，並且還繼續向前進展，直到西面大洋將他們阻住為止。

「整頓說來，美國好像是一個有龐大利益而有很少不便利的國家。他們的政府的行政費是極低廉的，道路很壞。他們沒有什一稅的負擔，他們的驛站馬車沒有裝置郵費。他們的法律都是完善的，沒有獨占的情形。但是他們的設備却是很不方便，旅客們總是要受到被證說的煩惱的。他們沒有大批的藝術品；但是他們也沒有大法官，他們興起訴訟不致傾家破產。他們不會作拉丁文詩，但是他們花費一大筆款教育貧民。在這一切上面，對罵起來，他們那一面都具有很有益的。但是美國也有它的羞辱和危險在着。那就是奴隸制度的存在。這種制度如果不及時改正，將來必有一天使美國人民蒙受流血的奴隸戰爭的困難。它一定將美國分為密奴的各州和不密奴的各州的兩部分。這一點現在仍然是美國民族進步上面的最大的污點。美國是一個精神旺盛的國家，不能忍受外國的絲毫侵略行動，要以拉本國的標幟為政舉措，然而他們却讓給那些幹他們自己膚色相黑的不幸人們，也用鐵索繫着這些人們，並且口為一點小事而殺死他們。最近美國又准一州加入聯邦，公然承認將這種狂異惡行加入他們的憲法裏面了！我們對於美國的智勇堅毅精神崇敬最深，然而我

們對於美國政府人員有發洩小忿的可憐意向也最爲卑視。但是關於奴隸問題，美國的行爲是頗有可責之處。談到這個問題，我們倒是不能極端發怒，也不能過分的壓抑。然而我們對於這樣一塊自由的地方，對於這樣一種人類幸福的機構，展望它的前途豈免生出「不諧調的不快之感」。

塞繆爾·司密斯對於自由精神在它的新環境裏蔚然繁茂是很崇敬的。然而他像傑佛遜一樣看得非常清楚奴隸問題不應永無限制的留在自由的地面上。

鐵
國
史
話

頁

一一、痛苦日深

勝姆士·孟祿再被選任大總統沒有遭到反對。這種不反對，以及孟祿溫和寬仁的性情反映出個叫做「善意時代」的性質。當十九世紀進入三十年代的時候，政治方面的熱情逐漸降低了。雖然政客們仍然懷有願望和野心，但是人民却不很關心政治戰，反而特別注意到開發國家的重大事業上面了。一八二〇年訂定「密蘇里協定」，似乎將奴隸問題的尖銳稍微緩和了些，並且有康爾見地的人民可能認為這問題已是永遠解決了。北方各州的工業日見發達。南方各州的植棉業也是正在使人民日趨於富庶，並且也帶來的正在造成南方各州與英國之間的經濟連繫。但是棉是依賴奴隸的勞工的。其他經濟力也和道德力一樣是要將美國命中注定的分為南北兩部。

在孟祿的第二任總統之後，「善意時代」也終結了。一八二四年通過一個議案，決定徵收入口稅，這是為了保護正在發充的和新建設的工業起見。這個政策遭遇到強烈的反對，尤其農、團體和船泊業團體反對最劇烈。然而聯邦政府堅持保護政策。四年以後，參眾兩院又通過一個所謂「可憎的稅則」，加重征收成品的入口關稅，並且還徵收一些原料品的入口稅。南部各州看來，這個保護政策不啻是一個用犧牲他們利益的手段來扶植北方各州的投資的政策。約翰·魁西·亞當斯繼任孟祿為總統，他就是稅則糾紛致潮下的犧牲。

性者。一八二八年的大選，他失敗了；這次競選是非常兇狠的，所以一個外國的觀察者幾乎認為美國已經瀕於內戰的境地了。

南部的尊榮和南部的金錢都受到了損失；但是有一個人，他並不是政客，他見到了勤勞努力的公民却被侮辱了。他是一個頂於說心裏實話的人。凡他所說的毫無疑問的是他心裏所想的。他的為人正直，熱誠，積極。他是一個很負眾望的英雄，他就是安諾·甲克森。他是一八一二年戰爭的少致勝利將軍之一，當時他防守新奧里蘭（New Orleans）是很成功的。人民很親切的稱他為「老西禧里」（Old Hickory）。

由於各方面看來，甲克森確是一個生動的人物。他從事各種事業，充任律師和軍官，都是很成功的。他是一個完善的益友，但是他却不是一个兇狠的敵人。他永久不會因為認某種行動可憐是合理的，便將那種行動停止。他是一個百行動的人。他曾作過幾次決鬥；在一八〇六年的那次決鬥中，他雖然殺死了他的敵人查禮士·迭更森，但是他本人也受重傷。

在他被選為第七任大總統時，他是六十三歲。他是非常熱衷的要保護人民不受所謂「不勞努力」的威脅，並且他要打敗民主政體的敵人，如同他在新奧里蘭地方打敗英國人一樣。但是這次他的對手是殺敗亞當斯（Adams）將軍和軍的半島精兵更可怕多了。這次他是和斯密集團作戰，他是在打擊着新興的資產階級，這階級是用無形的動員工專保護

究竟甲克森當時真正瞭解美國財政機構的各支脈與否，是很可疑的。但是他認為美國銀行（*the First Street Bank*）是一個敵人，並且像「唐吉歌德」攻打風車一般，他手握着劍向着那個巨大的物件騎馬衝去。他是很負衆望的；他信仰民主的理想，像佛遜一般的狂熱。他對於銀行奮戰是因為他相信民主政治和金錢政治是極不相容的。最後，他發現只有他自己獨力支持這個戰爭。他需要些能夠勇敢堅持住理想的偉人們，一時補充不及了。但是銀行方面却能用金錢買來無限制的支持。安諾·甲克森是陷於獨立無援的境。

「銀行特許狀」應該在一八三六年滿期。亨利·克雷（*Henry Clay*）自告奮勇負責保護銀行的權益。克雷是甲克森的政敵，也是一個溫文有禮的社會人物，態度嫺雅，口才雄辯。他與甲克森總統恰恰相反，熱烈的副總統的思想、言語、行動使他不能接近政客。甲克森永久是不屬於用言語鬥爭的一類人的。雖然克雷在過去已經有很多機會瞭解了總統的一切特性，但是他卻沒有高尙的明察使他在「一八三一年（必須在滿期前五年）說」得到銀行的新特許狀。克雷的行動可能是因甲克森的再度被提名競選所促成的。銀行很遲滯的請求二次特許狀。准予特許狀的一個議案由國會兩院通過了，但是却遭總統的否決。

甲克森總統在一八二九、三〇、三一各年度的每年致國會文裏，彈劾該銀行為不合憲法，不能調整通貨，並且他還疑慮政府存款的安全性。但是經兩院所指定的委員會，每

年却作有利於銀行的報告，因而抵制總統的彈劾。一八三二年甲克森又被選為總統，於是也相信他是人民所信任的被選出的工具人物，並且也相信他的見地是正當代表民主政治的理想和宗旨的。一八三三年，他的同僚員們宣佈，他提議由他個人負責，將政府存款由該銀行提出。

這個試驗在最初是很混亂的。該銀行被迫收回放款，銀根吃緊，工業蕭條，工人失業，上議院彈劾總統，總統不為所動，仍照舊推進他的計劃，提取政府存款，轉存到一些州立銀行裏——即他們所謂「小銀行」。經過相當期間，放款辦法建立起來了，信用恢復了。但是甲克森的獨裁行動使「共和黨」的保守派改變它的名稱為「自由黨」，因為亨利·克雷與他的同僚宜，他們是同一個足與英王相匹擬的執政者在奮鬥着。所以他們選用「自由黨」的名稱是很相當的，因為在過去「自由黨人」曾與限制政體相過。

一八三五年一月一日，美國政府將它的國債償清。因為美政府發現它的稅收數目是超過它的經常開銷數目。這種顯著令人欣悅的情況，維持不久。因為所有借款了，便將這餘款以存款方式分配給各州；就理上說，財政當局在通告以後經過相當的期間，便可以收回這筆存款。實際上，這筆存款便是變相繁榮貸款。但是款項時時沒有附帶確正當用途的條件，也沒有附帶各州用款必須依照國定計劃的指示。配給各州的款子數目是依各州在國會中佔有議席的數目多寡而定。

配給各州的款子，只舉行三次。這種分配餘款的結果造成當時的銀行機構的紊亂，容易信用遭受打擊。美洲聯邦頗遭遇到償付能力的困難了。

甲克森的經濟政策雖然只有表面上的膚淺成就，但是他的政策總是連續不斷的遭遇到意外的阻礙。例如，小銀行計劃引起許多有價值的小銀行組織。這些小銀行發給很多的鈔票，減低了通貨的價值。爲挽救這種情形起見，甲克森在一八三六年又用彼個人負責的辦法發佈「硬幣通告」。根據這個通告，地價、收負奉命只是徵收金銀爲抵價款。總統相信「硬幣通告」解決了美國的一切財政困難。只是他的繼任者才發現這個通告該是如何增加了財政上的困難。

甲克森總統在第七任執政的期間開始實行「賄賂分贓制」(Spoils System)。這位民主的總統有一個可惋惜的簡單觀念，即是獎掖服務者的概念。各種職務都分配給忠心於他的擁護者了，不管這些人是否勝任。這種制度實行的結果對於文官行政效率造成可悲的影響，並且它也是使公務員不能專精服務。它摧毀了公正服務的理想。它使令「任命」一個官吏的時候是偏重於政治的見地，而不偏重服務的成績。這個「賄賂分贓制」是一個有害的遺規。

外交事務日漸頻繁。拿破崙在位的時候對於美國商務的危害，美國曾要求賠款若干；但是直到甲克森任總統才開始追索到幸一些賠款。一八三五年美國向法國索款，雖然幾乎

像兩國關係張到行將開戰的極度。但是這風終於將五百萬的美國債付過。對於英國的商務限制紛紛也和平解決了。

馬克賽的兩任總統真是多事之秋。在他的兩任期間，充滿着國內的爭辯問題；這些問題給了一個好行動的人一些連續表現的機會。在一八三二年，他二度獲選之後，立刻開議稅則案，一通過了，這一案改變了，就某幾點而論，可以說是修正了過去各法廷所訂的保護制度。南加里佛州激烈的反對這個提案。南加州以及普遍的南方，對於稅則的反對聲浪日趨高漲。南加州召開代表會議，議決發布「無效令」，並且聲明將以武力作為反抗的後盾。在這以前的兩年，一八三〇年一月，上議院將這問題付諸討論，並且南加州議員海尼(Henry)認為這案是屬於各州的權益，並特別論到稅則的不公平。海尼不意說，各州有權不執行聯邦的律，然而丹尼爾·韋伯斯特在一次有友的機會中說：「非常危險，海尼的言論的邏輯結論便是脫離聯邦。」他說：「不能承認一州有宣佈國會法律無效的權利，除非是衣類人類抵抗追迫的緊急權利，那便是依照革命的理山。」

馬克賽對南加州的「無效令」給一個答覆，他在一則廣告裏邊警告的宣布：「那種宣告無效的人們的真正目的在於毒害聯邦政府，並且他提醒那些人們說：『武力脫離便是反叛。』」他要求國會再與他一些權力以便維持聯邦政府的法律。那些宣告無效的人們稱總統的這個提案為「血腥的提案」，但南加州畢竟將那個「無效令」停止了。總統在寫給

朋儕的書封信裏討論未來問題。等稅則是一種尋寶而已。他碼的真正目的在於建立帝國聯盟。以第三個口實將必定是誤奴問題了。」

一八九九年全在維基尼亞州，發生一次黑奴叛變。這就是所謂納特·特納的叛變。那時候的報紙都用狂暴的筆段將這次叛亂平抑了。白種人採用這樣的報復手段必定由恐懼和罪犯心理聯合所促成的。這叛變精有關連的每個黑奴以及與叛變無關係的許多黑奴都被殺死或槍斃或殺頭了。在那一年，一個新英格蘭的青年新聞記者名叫維廉·羅賓遜大加里遜（William Lloyd Garrison）發起禁止黑奴販賣的運動。從阿拉蘇里熱定出的宣誓作文得到教員的這些人士，於是便不得不認清黑奴問題是仍然未完全解決的。若如甲克森總統所說的，黑奴問題是某種口實，真正的問題是遠較納特·特納這樣一半瘋的叛奴所領導的少數奴隸的叛變更要重大，更要有災禍得多。

奴隸制度是個法定內既得權益。它是在美國最有勢的。如果反對它，那便是臨敵。便是觸怒那些可敬的大們。尊重它如同尊重憲法一般。在「湯姆叔叔的小屋」一書中——即「黑奴圖說錄」——湯姆叔叔說：「流來流去，這黑奴的命，是上帝所賜的。對於一個詳論奴隸制度正當的教師是深具同感的。她表示出見解，在當「人們的情緒。她用下面的詞句報告出教師教訓道：

「教訓的正交是，他已經使各種東西及時繁榮。」他指那社會上的秩序和差別是來自

七折的，能助你穿曉得並趨會趨適宜的，是很美意的。所以才有高低的身分。所以有人是趨而治人，有人是生而為人服務的，這一切，你們並曉得。他能將這個教訓的題目給當的應用到奴隸問題所引起的一切衝突的紛擾上面。

廢止奴隸制度的人們是不很佔勢力的。他們開會被暴徒給衝散了。他們的印刷機被毀壞了，他們的生命也受到威脅了。但是反對奴隸制度的小冊子和傳單却加倍的增多。許多稟帖呈遞到上議院去。一八三六年下議院悔蔑了「民權法」(Bill of Rights) 因為它採用新制。由手段而實際否認了請願權。在這種政策之下，它便發令：「一切稟帖、意見書、中議案、或文件論只若稍一涉及奴隸制度，則不許印刷，不許引用，並且延緩議決。然後也不許再有更進一步的行動。」

一八三六年，馬丁·萬·標倫(Martin Van Buren) 被選為美國大總統。次年他開始執政。前任那位善良的率真的民主主義者。那位信仰純潔行為端正的總統所種下的惡因，將由萬·標倫來收穫惡果了。甲克森以為他已經將「金錢勢力」的刺爪給剪削了，但是他們不能牽掣住經濟組織力的蓬勃生長，恰如甘特特(Canter) 的不能阻遏擁進來的高潮一樣。國會企圖限制關於奴隸制度的民族良知行動，國會也是從華做一件同樣的不可熊的舉動。但是在三十七年的伊始，全國是充滿了希望，西部地方正在吸引有范粹有毅力的男女去開發，他們是不願從政引的。並且在一月二十七日內在馬塞諸塞約瑟爾查

Ohio 地方，有一僑身材高大，腰髀不整潔的，黑髮的二十八歲的青年律師，也是伊利諾州議院的代表，他在青年文學會發表一篇演說。他說：

『在宇宙間的大事記上面，我們美國人見到了我們這一頁記載是列在耶穌紀元的十九世紀這一欄裏了。我們發現了，我們和平的享有地球上最美好的一塊土地，這是就土地的面積，土壤的肥沃，氣候的適於健康而論。我們發現，我們是在這樣一個政府的治理之下，它的政治制度是比較從前歷史上任何政治制度對於民權自由和宗教自由都有更大的貢獻。』

二十六年以後，那個演說者將自由更推廣一步，因為在一八六三年一月一日，他以美國大總統的資格，發佈了「解放黑奴令」。美國人民親暱的稱他為「老阿布」。世界各國稱他為阿布拉罕·林肯。

美 國 海 軍

海 軍 部

二、向西拓殖

一八三七年三月四日，萬·標倫擔任甲克森為大總統。當時他的年方是五十五歲，他的父親是一個農夫，也是一個農莊的主人。他的父親不很十分注意到他的教育，但是他是一個政治學家。他到一個「小黨術人」的聲望，因為他擬擬了「聯邦分賦制」，得縱了政治機。他必須盡力運用他的，出鬼沒的技術來對付隨着甲克森第二任總統以後所具來的危機。空前的大規模的經濟恐慌震動了全國。州並各行瓦解了，各小銀行也瓦解了，並且公家存款也索累在它們的倒閉之內。政府發出酬原債票以減輕這種混亂的形。

萬·標倫倡議具有獨立行政職權的政府會計的制度，最後於一八四〇年，國會終於採用這個制度了。這個會計制度顧名思義是加強政府與銀行間的聯繫的。萬·標倫相信，政府對於全國經濟的干涉辦法是不健全兩，他創的政府會計制度被採用了，它也發生了效力，因而他的這種信念愈得到了支持。他辯論說經濟大恐慌能夠自己恢復正常，他的這句話後來有實證明了。但是在徹底執行代表他的意見的政策時，他太堅決了，所以在下個大選中他未能免於失敗。他像第二任大總統亞當斯一樣，因為強硬對國家服務，而失。衆望。那個無情的戰士，甲克森是一個民主主義的衛士，並且在那些有主權的人民眼中，他是象有羅賓·巨特人(Robin Hood)與甲克·吉安特·吉勒(Jack the Giant Killer)兩人

的特殊的。而西·邁倫的任情破壞和重建信用總經濟方面的善後工作，却沒有人對他感惡

一八四〇年總統競選的方法，後來即變為慣常的方式了。當時有競選歌，競選口號，遊行，集會，以及一切戲劇性的附屬宣傳品。文字宣傳和圖畫宣傳，塞選入這「會場」的到另一會場。自由黨推舉威廉·亨利·哈里遜將軍為大總統候選人，推舉一個民主黨者約翰·泰勒為副總統候選人。哈里遜是一個很受人民愛戴的人物。他並不是安譜·甲克森一流的人物，但是他為民衆深知的，很喜歡的，很信任的。當時他是六十七歲，在二十九年他在一次選舉中，獲得了泰泊坎奴（Tippecanoe）戰役的勝利。一八一二年戰爭的時候，赫爾（Hull）失掉的土地，都叫哈里遜給恢復了。

「泰泊坎奴的勝利，是泰勒的功績！」這是選舉的口號。哈里遜將軍的周圍，造成一國非常有戲劇性的氣氛，因為一家民主主義的報紙上面登載一段不智的冷嘲，說他是更宜於住在木頭小屋裏，不宜居住在郡行政的公署裏。於是那個木頭小屋變成了刺棘路上的民主政治的象徵了。無論何，只要登載一個木頭小屋是他的誕生地，那末他便無疑的可以受人同情的聽他講一次。實際，哈里遜在俄亥俄州「北灣」地方的家宅，只有上部是木頭小屋。他是生在德基尼亞，查里士城郡，波克雷（Buckeye）地方。他的父親放羊民。哈里遜是一個著名的政治家，也是獨立宣言簽字人之一。他與木頭小屋的連繫是比

較少，便是沒有人注意。這種原樣式的居室的模型下面安裝着輪子，被拖曳到村中草地，或城市曠地上，立在那裏。哈里遜將軍家居的時候，其飲蘋果汁，這件事是被大肆宣揚，並且爲了競選的目的，也盛讚飲蘋果汁是一種高尚的民主的美德。在競選的狂熱和紛忙中間，哈里遜簡直是一個傳奇人物了。競選完事之後，他變爲一個筋疲力盡的老人了。尋求作官的人們以及那一團「職祿分贓制」而得利益的一羣貪得無厭寄食，又都來打擾他。在他就任總統職務的一個月以後，他患了感冒。一八四一年四月四日，因腎肺炎症而死。

副總統約翰·泰勒到白宮執政。

大選的宣傳戰烟幕將許多重要爭論點都給模糊下去了。其中的重要者就以反對奴隸制度爲的活動。該黨也推舉一個候選人，詹姆斯·吉勒斯比·波爾內 (James Gillespie Birney)。但其社會上的注意力暫時脫離了奴隸制度問題。人民們只受競選的顯赫的平實實言論所迷惑。自由黨人認清了，他所以多獲票的原因而推選一個民主主義者泰勒爲副總統。這便是使他們自己受一個有獨立見地的人所駕馭，這個人的政治見地和他們的政策是極不相容的，但是他們認清這一點的時候，爲時過晚了。自由黨人要國會特許設立一個國家銀行，定名爲「美國國庫銀行」。泰勒曾批駁這個議案。於是民主黨人開始認爲他們用欺騙自由黨的手段獲得競選的勝利了。後來泰勒又批駁了自由黨人的一個議案，於是自由黨人也認爲民主黨的詭詐手段獲得了選舉的勝利。這個議案只是前面那個議案的一個

變形，它是主要建立在所謂的「財政公司」上。泰勒爾內閣的自由黨閣員都是哈里遜任命的，於是都辭職了，只有國務卿丹尼爾·白斯特例外。泰勒爾另組新閣，包括甲克森總統的舊民主黨黨員和華白斯特。總統於其正式的就任，出了自由黨。

丹尼爾·白斯特擔任閣員的目的，在於繼續對英國作北美邊界問題的重大會商。羅因 (Maine) 的決定疆界，一個危地帶，並且六十年來不斷的會商，始終未得解決。當時美國的民衆，很不公道的猜疑英國在卑勒白，加里佛尼亞，甚至在得克薩斯等處有所策動。一八五八——一八五九年羅因地方人民因為阿魯斯阿克山谷 (Arcosook Valley) 的所有權問題與又倫斯威克居民 (Brunswick) 發生武裝衝突。但是這次非官方的戰爭由於溫菲爾德·斯各得將軍 (Winfield Scott) 的善意斡旋而告停止。這次「阿魯斯·克戰爭」警告各個政治家不容忽視它。此外還有「他衝突」，在一八三七年發生的加拿大叛變，美國國民曾援助叛變。加拿大民軍扼住了「加羅林號」美國汽船參加叛軍作戰，並且在抗捕這隻船的時候，一個美國國民遇難。一個粗笨的加拿大人名叫亞歷山大·麥克里亞德 (Alexander Maclellan)，自己宣佈他殺死這個美國人的，並且因為他在紐約的大廈裏宣佈的，所以他被美國拘捕了。英國政府通告政府說麥克里亞德是服從政府的命令而行動的，並要求美政府釋放他。聯邦政府回答說它不能上訴州司法院。這次事件，因麥克里亞德的釋放而告終止。

除開藉因與新不倫斯威克的未定邊界之外，還有許多其他爆發問題的可能。在休倫湖與森林湖（The Lake of the Woods）之間的加拿大邊界未定，並與奧里岡的邊界也有爭執。此後數年之內，奧里岡問題爆發了，使英美兩國幾乎開戰。但是正當那次爭執的烽火未熄的時候，兩方各派一個著名的有理性的人物，出來研究斐爾頓界問題，他們採取善意的沉靜的態度來解決邊界問題，並欣賞它的優美的和解結果。

阿須波頓伯爵（Lord Ashburton）銜英國政府之命赴華盛頓，解決兩國的重點問題。亞歷山大·巴令（Barrett）可須波頓第一男爵，曾於一八三四年任商務部部長。他是一個商人，他是佛蘭西斯·巴令爵士的第二個兒子。巴令爵士是著名的「巴令兄弟行」的創立人。阿須波頓伯爵是一個新式的外交家。因為他對於世界上的經濟機構有實際的智識，又因為他沒有受到前一代遺留的成見的拘束，所以他能迅速的瞭解美國的特點和美國的困難。他這次赴華盛頓便是在一八四二年締結了白斯特·阿須波頓條約，將兩國間過去積怨一掃而光。雖然有些人批評阿須波頓伯爵說他勇於退讓，雖然有些英國批評家說他去積怨一掃而光。但這個條約對於兩國都是有很大益處的。除開劃定兩國締結的條約「阿須波頓降表」，但這個條約對於兩國都是有很大益處的。除開劃定兩國間的東北邊界之外，還議定了壓迫海外販賣奴隸的辦法，並且議決引渡罪犯的規定。

美國人民猜疑英國對於「西方」有染指的企圖，因為他們自己企圖開發並佔領這些地區，並且他們這種猜疑愈形尖銳化。西方領土的廣大無際，天然障礙的許多，和地安人的

反對文明的長期奮戰等，這這一切都不足以阻攔開墾的先鋒們的前進。他們的牛車緩緩的駛過草原，平原和沙漠。強悍堅決的男人和勇敢勤勞的婦女都向西方尋找新的家庭。他們掉頭拋棄商務繁盛的東部州邑，反而去選擇那些在起初只供給他們簡單生活條件的地區。他們很喜愛的受作開墾先鋒的酷寒和艱難，因為當他們卜居新土地以後，他們便不再依賴他人，不受他人的限制了。十九世紀中葉的每個有冒險心的美國人都有這條路可以選擇：「自由的路」，「經濟依賴的路」。

民族的精神沿着小路向西流去了。不僅本國人口增加，而且新移入之人民也日漸加多了。在一八三一與一八四〇年之間，由英國移來二八三一九一人，由歐洲移來四九五六八八人。在這以後的十年裏，移入人口的數目何止增為三倍；歐洲移來的人數是一五九七五〇二，而在一八五一年與一八六〇年之間，歐洲移入的人數竟達二四五二六五七了。

土著居民無力抵抗日漸擴張人口的不可抗的壓力，無力阻止自由人請求自由的土地。他們的糧食園阻攔這堅決的推進，並且印地安人的戰爭似乎是不停的，具非常暴烈的血腥的。在每次戰爭裏面，印地安人都實「獨立宣言」裏敘述他們行動的一段文字是很充當的，「無情的地女野人的著名戰爭原則，就是不分青紅皂白的殺死老幼，男女，壯健和病弱。」詹姆斯·托拉斯裏，亞當斯，在他的「美洲史詩」一書裏說：「地安人有一種浮夸的神經系統，」並且他們是屬顯著的歐斯德亞種的，尤其是容易接受示意。」只有一

顯示確是他們所不能接受的，這就是讓他們放棄土地和礦場的示意。幾乎每次印地安人的戰爭都是直接的或間接的由於提議簽棄他們一族或數族的領土而發生的，或是由於提議重新調換給他們保留的領用地而發生的。

一八三一年的「黑鷹戰爭」(The Black Hawk War)是紹克(Sauk)族和福克斯(Fox)族反對將威斯康星州裏他們的土地讓於聯邦政府的「武裝抗議」。黑鷹是這兩族的首長，他是一個勇敢的戰士，他在發動這次戰爭的時候已經是六十四歲了。雖然這群老練的印地安戰士在戰爭裏一定能夠得到局部的勝利，並且也可能繼續作戰幾年，但是最終被逐出去了他們所熟悉的土地。於是他們便分散逃亡，而被追捕殺光了。他們的土地却被白色墾民佔據了，有聯邦政府的有力部隊嚴密衛着。

黑鷹戰爭便終止了，溫菲爾德·斯各得將軍與紹克族、福克斯族、溫尼巴哥人(Winnipeg)族，門諾民(Menominee)族，以及塞奧克斯(Sauk)等印地安人商訂和平條約。紹克族和福克斯族最初遷移到愛奧華(Iowa)，然後遷到密蘇里(Missouri)，最後又遷到印地安人的領地。溫尼巴哥人是達哥塔(Dakota)人的一支，他們向西遷移着，最後他們卜居於東尼布拉斯卡(Nebraska)的奧瑪哈(Omaha)，這裏是保留給印地安人的特居地。門諾民們仍然居住在威斯康星州的門諾民河上的老巢裏，他們也逐漸採用白人的文明，並且他們的人口也日漸減少了。

較小的種族，是起於遷移，或是屠殺，都是可能的。但是塞奧克新哥達哥哥都是一個國家。塞奧克新的戰士的體力是非常壯觀的——勇敢，靈巧，能立時在十九世紀中葉，他們的人數是在三萬至三萬五千之間，分爲二十一個小種族。他們的武庫裝備他與地安族，並且他們也從中間戰爭反抗白人。許多年以後，白人向西進軍的交鋒才將他們追及。一八九〇年，他們最後已經卜居在各個小特居處了，這時他們的人數降低到二萬四千人。

吸引法遠多黎民的那塊西方土地並不在美國的特轄區域以內。奧里崗是英美兩國所共有地方。現在的加特佛尼亞州，泥瓦達州，猶他州，以及亞里桑納州在那時都是墨西哥的一部分。得克薩斯州那時是獨立的，稱爲「孤星共和國」，是由美國人治理。

一八四四年競選總統的時候，民主黨將士擴充問題爲政綱的一項。他們要取回得克薩斯與奧里崗，並且常他們的領袖候選人，詹姆斯·諾克斯·波克（James Knox Polk）當選爲大總統的時候，美國便採用一種將得克薩斯與西南方各地加入聯邦。一八四五年，得克薩斯加入聯邦了。對於奧里崗的焦愁，很足以驅使了讓與英特，阿須德願條約所造成的讓與兩國間的善氣氛。一八四五年，這種一動是非常昂貴的，並且戰爭的火焰也燃發出戰爭的烽火是還在度的一要全部與哩前，否決完全不要。一八五十四度與四十年之期的條約通過的活刑便以戰新解決。在等白晝的煽動呢。美國要求五十四度與四十四度

歐戰的每寸土地。這口號在選舉的時候是非常成功的。但是因爲這口號使美國與英國的衝突愈趨嚴重，並且因爲與墨西哥的戰爭亦是不可避免了，於是美國政府遲疑了。美國的戰志倒是很濃厚的，議院很制美政府不能同時對英墨兩國作戰。因此邀請英商議一解，並且從前的提議以四十九度度作爲英國南部引界的意見重新提出來。這一個議案遲遲不決了，所以被克總統得到了國會的同意。通商英國在一年之內結束兩國對於奧里里的共商佔有。其後不久，英國接受這種妥協，溫哥華島（Vancouver Island）由英國保留。一八四二年六月簽訂三條條約。與卑倫變成一塊自由的領土，並且美洲合衆國當時建在太平洋岸上。

。一八四六年春天墨西哥戰爭開始了。墨西哥未曾承認得克薩斯的獨立，並且在一八四六年與墨西哥總統宣佈，墨西哥政府認爲將得克薩斯併入聯邦政府即等於對墨西哥宣戰。一八四六年四月二十二日，一支墨西哥軍越過美河（Rio Grande），將一隊美國騎兵俘獲。美國兵在發信爭執的領土上面，因爲墨西哥爭得得克薩斯的南部邊界是得克薩斯與德薩斯（Texas）的河。總統與林肯却里（John Taylor）將軍率領美國騎軍前進到得領事。這道岔路可能使得克薩斯被宣佈獨立戰爭。有些批評家說，美國政府決定擴張領土的戰爭，決定在北美大陸上建立起聯邦的絕對分力和不容許辯論注權。如果這是這樣，那末這個共和國已經遠遠超出傑佛遜的民主理想範圍外了。但

是這個共和國日見蓬勃滋長。而墨西哥戰爭只是在它的生長過程中的一件意外小事而已。這次戰爭受到南部和西部的熱烈支持。但是廢止奴隸派反對這次的戰爭，因為他們幻想到新領土加入聯邦將變為實行奴隸制的州也。這次戰爭中的三次主力戰都是很順利的，並且始終是在外國境內作戰。

加里佛尼亞叛變，反對墨西哥的統治，於是一些美國國民在幾天的期間裏便越起而繼共和國。斯梯芬·吉爾高上校 (Stephen W. Kearney) 很迅速的完成了加里佛尼亞的征服。在墨西哥北部，泰勒爾將軍統帥美軍在一八四七年二月二十三兩天之內在波猶納·維斯他 (Buena Vista) 地方戰敗了墨總統，山大·安納 (Sara Anna)。在南部，溫菲爾德·普各得將軍在三月二十七日攻佔了廢拉·古魯查 (Villa Guzman)，並且正在準備向墨西哥城進軍。在他的遠征軍中，有三個次級軍官，勞伯特·依·里 (Robert B. Lee) 與吉·比·麥克萊蘭 (G. B. McClellan)，猶里塞斯·愛斯·格蘭特 (J. S. Grant)。

軍隊仍然向前作有效的推進，經過了無度的劇烈接觸，山大·安納在八月裏同意停戰協定。但是戰爭仍然延續到九月初旬。九月十七日墨西哥城投降，由美軍佔領。

一八四八年二月二日，瓜達魯比·希達爾哥條約而議定洽，一個可以以後國會批准。上加里佛尼亞和新疆墨西哥劃為美國的領土，並以大河為得克薩斯的邊界。美國的酒都安登可

，以太平洋作為國界。

在聖大非（*St. Peter*），在西南部西班牙以得克薩斯間的小路上，在鹽湖上，以及在遠西深處的加里佛尼亞與奧里崗間的小路上，不久就充滿了人民。他們是受十六世紀向美洲大陸冒險的人們所受的同樣引誘。因為一八四八年，加里佛尼亞發現了金礦。

一三、奴隸問題

一八四八年，競選總統，自由黨推舉查却里·泰勒爾（Zachary Taylor）為他們的候選人。泰勒爾的部下稱他為「老敏捷」。那時他是六十四歲，就表面看來他是一個非插隊，心簡單的軍人，但是他有優越的軍界經歷，尤其，他是最近的墨西哥戰役中的英雄。他對於政治不感到十分興趣，但是自由黨認為，一個成名的將軍競選可望獲得勝利。當時社會上人士都驚懼於那種日趨複雜、日見奇酷的政治情形，所以也轉向着一個實際行動的人希得到一點安慰。

各政黨都失掉了它們的明鮮界限；各處的政治信仰都混淆不清了。一個屬於道德的紛爭題目變到各個民族問題，影響到每個國民的思想。全國的男女必須將下面的問題給他們自己一滿意的回答：奴隸制度是否正當？對於這個問題倒是有許多拒絕回答的辦法，既不費力，又不失尊嚴的辦法，並且政客們已經將多數的這種辦法都試驗過了。但是那些受基督教涵養的平民每當問這個問題的時候，却感到不安了。他們希望泰勒爾將軍能夠用一種淺易的軍人辦法替他們回答，因此他們能夠得到心理的平靜和良心上的安慰。

他競選為總統了，並且他立刻便面對着一個問題，是使加里佛尼亞州以實行蓄奴制的資格加入聯邦。這還是使它以不實行蓄奴制的資格加入聯邦呢？他將這個問題留給那個地

方自己選擇。當這個問題影響到新州邑的加入聯邦，影響到新領土的組織之時，這個解決辦法便是一種公平的明顯的解決問題的辦法。但是這個辦法是專門從事政治的政客們所不喜歡的。它尤其使南部一州大為震怒。爲了緩和當時的情況起見，亨利·克萊 (Henry Clay) 設計出一個精細的和解計劃，然而這計劃是一個缺乏道德基礎的不穩固的東西。他企圖將奴隸問題所引起的情緒減低到極小限度，所以他說，在北方，人們是太聽任情感了。這話便是說，他們的感情是很可以稱道的，但是他們是太不用理智了。在南方可以說，自利主義是主要因素。

他的和解計劃本意在於獲得北方的諒解。它僅只表示，一個受教育的人是在蓄奴的傳統中長大成人的，他是受過一生的政治生涯的磨練的，他該是如何不能回答他的同胞都爭論他們自己的那個問題：「奴隸制度是否適當？」他企望這一個和解計劃能夠減緩南北間日益增大的緊張狀態，因為他看見了國家行將走上分裂的途徑。南部反對加里佛尼亞以不蓄奴的資格加入聯邦，因爲若有十六個不蓄奴的州，只有十五個蓄奴的州，便將上議院的平衡給打破了。密蘇萊特 (密六) 地方是買票數徒 (North) 所建立的地方，也來請求加入聯邦。北部各州堅決主張應將「威爾康附則」(the Wilcox Provision) 應用在密蘇萊特地方。這「附則」是賓夕賓尼亞州的大衛·威爾康在一八四六年所倡議的，這個「附則」是附在爲購買墨西哥土地而擬派地價款的「議案」的上面了。它的目的是在

任何買到的地方裏永久禁止蓄奴。這個「附則」是永久沒有通過的，但是北部是決定要脫離聯邦的。南部裏更加強變爲一節法律的。然而如果它要變爲一節法律，南部是決定要脫離聯邦的。南部裏更加強緝獲逃奴的立法。北部要求取消哥倫比亞地方的奴隸制度和奴隸販賣。

亨利·克雷企圖草率湊成一箇行得通的協議。他主張加里佛尼亞應當以不蓄奴的資格加入聯邦；在華塞萊特和新墨西哥地方則應組織不受限制蓄奴與否的地方政府；應該創立緊急法律追迫逃奴返歸他們的主人；在哥倫比亞地方應該只取消奴隸的販賣，不取消奴隸制度。他這個妥協提議裏也包括了與薩摩亞和新墨西哥有關係的幾項土地調整和財政問題。但是他的提議的最後一點是國會不應有權利干涉各州間的奴隸販賣。

這個妥協的提議交國會分諸辯論，於是克雷首先演說，辯護它的中肯性和它的卓越意向。約翰·西·卡爾豪(Debbs)已經患病老得死了，所以他的演說辭由維基尼亞州的一個議員威森(Wilson)代爲宣讀。他主張各新地方應有平等權利，應制定有實效的逃奴法。北方各州應放棄取消奴隸制度的觀念。丹尼爾·韋白斯特贊成這個妥協辦法，結果使北方各州非常吃驚，非常震動。這還是老年人的言論，他們急欲保守原狀，俾得那個行將威臨聯邦的衝突，急欲支持保持和平的辦法。他們已經忘記了全美國的學生都讀過從前蘇維克·亨利所說的話：

「生命他高貴與和平的幸福是鐵索與奴隸的代價可以換取的嗎？全能的上帝啊，請

廢止奴役和鎖索吧！我不知別人是採取什麼樣的步驟，但是就我個人說，不自由勿甯死！」

然而在上議院裏邊另有了新的呼聲。三月十一日，維康·亨利·秀厄德(William Henry Seward)在上議院發表一篇駁勵參院的控辭「查雷妥協案」的演說。他的言論令人憶起聯邦的初期時代，那時領袖們都有勇氣肯定說出那些超出實際利益和行政便利之外的信仰，也有勇氣支持那樣的理想。他促醒上議院說，在施政新地方的時候，有一種法律，比規定他們統治那個地方之權力的那部憲法還要高尚些。

民主黨攻擊這篇演說，秀厄德沒有勇氣了，於是設法用解釋來修改他的演說。這對於他的從政的厚度和作人的本質都是很不利的。並且他也不能消除這次言論的效果。

上院仍然繼續辯論「妥協案」和一些爲實施「妥協案」條款而準備的臨時議案。但是這辯論因爲總統泰勒的死而在七月初旬一度停止了。副總統米勒德·菲爾摩爾(Millard Fillmore)代爲總統。

一八五〇年，通過「逃奴法案」，誰許逃奴的主人派人到不蓄奴各州去收復財產(指奴隸)。一個被召回的奴隸不能要求陪審制的審判。然而一個奴隸正在被拖回南方去的時候，任何人要企圖殺他，如果這人殺死了，是一定要受審判的。於是這新法案發生了

千百件。奴隸制度的可怖，以及合法的親男人女人和兒童等爲若干「財產」的窳陋制度，是北方人們所熟知的了，便被斥爲不當。許多人，沒有因爲廢止蓄奴主義者的宣傳而發過同情心，這時却因「通奴法案」的牽累到人性兩極情了。

一八五二年，自由黨因爲競選總統失敗，而開始解散。一個新的「亞美利加」黨企圖代替它。組織這個黨的一部分目的，是要將政權握在美國本國人手裏，因爲新移入的聖民人數增加很多，約有數千人，多半是愛爾蘭人和德國人。在一八三一年與一八四〇年之間，入境的聖民中間包括二〇七二八一愛爾蘭人，一五二四四日爾曼人，七三一四三英格蘭人，四五五七五法國人。在以後一八四一——一八五〇的十年裏，入境聖民的數字增加到：愛爾蘭七八〇七一九人，日爾曼四三四六二六六，英格蘭二六三三三二八，法國七七二六二人。

這黨的綽號叫做「無知黨」(Know-Nothing Party)，因爲他的組織是祕密的，它的會員都不讓外人稍稍知道它的行動和集會的。

自由黨人加入這個黨的很多，但是它的存在只是愈發加深政治混亂的情形而已。政見都統於空幻虛僞了。只有一件意義真實的事，奴隸制度問題，它將南北兩方給分離開了。

一八五二年發生一件事，比選舉總統還更重要些。民族的思想是很動盪的，政治家沒

有預言它的最後結果的，但是這件事却對於民族思想很有影響。三月二十日出版一本小說，叫做「湯姆叔父的茅屋」或是叫做「黑奴顛天錄」(Life Among the Lowly)。作者是緬因州的布朗斯威克地方的「寶多銀大學」(Bowdoin College)斯多威(G. Towse)。教授的夫人，哈奇特·畢去爾·斯多威(Mrs. Harriet Beecher Stowe)。一年的功夫，賣光了三十萬冊，在當時也是一個很大的數目的。它在北方流行最普遍，在南方也很風行。這本書震動了全國，並且它驅策着輿論的良心變為驚悸的行動。除開揭發奴隸的罪惡以外，它是一個動人的故事。它不久便享受到遍於全球的名譽，被譯為二十種文字。卡里斯利伯辭(The Earl of Carlisle)給這書的英國版本寫一篇序文。這本書時常被人們引證和辯論，書裏的角色也走出了書本和讀者們在一起過着其餘半生的生活。「西蒙·李格利」(Simon Legree)變成了兇暴的蓄奴主人的代表，全世界人的心裏印着「多浦塞」(Topsy)和她的言語，靈通妙的言語，對於她的玲瓏言語發出笑聲。忘記這本書是不可能了，儘管它所描繪的社會情狀也是不可能的。今後也再不能肅然傾聽着那「傳統的談論」，「就大體而論，黑人做奴隸還比作一個自由人好些」。這種議論使人相信的時代過去了，永久過去了。

讀過「黑奴顛天錄」的一代人正在成長着。他們的幼年時代受過分裂陰影的籠罩。一種一轉的事件連續發生。

八五四年的塔薩斯，尼布拉斯卡議會組織塔薩斯和尼布拉斯卡兩個地方，至於奴隸問題留待地方自己選擇。這兩個地方都是在北緯三十六度三十分以北，這是密失西翠河以東地區的北面界線，這是根據密蘇里長定議案的界線。

這個議案使密蘇里法案歸於無用了。造成的結果是非常混亂的。所以反對這個議案爲存在的理由的政黨被組織成了，它取了一個案子的名字「反尼布拉斯卡人」黨。它集中了強烈的反對力量，所以在一八五四年議會選舉的時候，它網羅住很大的勢力。在它的成長中，得到了各種各樣的擁護者，最終在「共和」黨的名義下都聯合起來了。自由黨入都不見了，在一八五六年競選總統的時候，只有三個政黨競爭了：共和黨，民主黨，「無知」黨。

民主黨候選人詹姆斯·布恰南（James Buchanan）當選。共和黨的黨舉人約翰·阿萊蒙（John C. Fremont）是一個青年軍人，他在征服加里佛尼亞一役中的戰功使他很負盛名。他獲得很大一部民衆選票，並且這就等於反對蓄奴制以的投票，因爲他的政綱是責備各地方尚存奴隸制度。無知黨的候選人是前任總統菲爾摩爾。尼萊普選投票數字如下：布恰南一八三八一六九，福萊蒙一三四一二六四，菲爾摩爾八七四五三國。

一八五七年，得萊得·司各得（U. S. Scott）案受最高法院判決。這案子是很重要的，因爲它是與密蘇里協定的憲法上效力有影響。得萊得·司各得是一個密蘇里州的奴隸。

一八三四年他帶到不蓄奴的伊利諾州，一八三六年到民尼蘇打州。兩年以後，他又帶到密蘇里，並且在一八五二年將他賣給一個紐約人。在他回到密蘇里不久，他便起訴請求自由。在一八五二年被出賣之後，他又將他的案子由州法庭上訴到聯邦法庭，最後他的案子到達了最高法院。裁判長譚西(Chief Justice Roger Taney)主審，他宣判說：一個奴隸或奴隸的後裔在美國法庭裏是沒有地位的。在他這樣判決的時候，他宣佈密蘇里肯定是合於憲法的，所以作廢，並且宣佈蓄奴的主人可以在全美各處隨意取回他們的奴隸財產。這樣，全國的最高司法當局批准了蓄奴主人的絕對權力。

一八五七年另外一件大事發生了，在堪薩斯州裏，不蓄奴的居民與蓄奴的居民之間發生內戰。這便是密蘇里蓄奴主人們所鼓勵的，所倡導的運動到達了頂點，結果他們的勢力瓦解了，內戰也停止了。這次戰事裏的最顯著的人物之一是一個狂熱的廢止蓄奴主義者，名叫約翰·布朗(John Brown)。他是在一八〇〇年生於康涅狄格，但是他却在俄亥俄州生長成人的。他是主張踴躍行動的人。在一八五五年，他和他的五個兒子在那次衝突開始的時候，都在堪薩斯州呢，後來那次衝突發展為那個地方上的內戰了。他無情的殺死五個贊成蓄奴的居民，以報復五個不贊成蓄奴的居民的被謀殺。這是一八五六年五月二十五日的波瓦多屠殺案(Botta massacre)。然後布朗便到東部各州募集款項作為協助逃奴的開支費。他欲在維吉尼亞的山塞建築一個堡壘，以便逃奴在那裏自衛。

。這個計劃發展為一個武裝的叛變，在一八五九年十月，布朗溫攻陷一所聯邦政府的兵器廠以後，便在哈柏斯渡口結束了這次的叛變。他這枝軍力共有十八個人，有五個是黑奴，勞伯特·依·李士校率領一隊海軍陸戰隊將他打敗了。

維基尼亞州的查里斯頓法庭審判布朗溫這個案子。在十月三十一日宣判他觸犯「叛國，教唆黑奴以及其他叛黨，並與之密謀不軌，謀殺」等罪。在十二月二日，在查里斯頓將他絞殺。

約翰·布朗溫的愚笨行動使南部發生一個新的驚人觀念，不知反對蓄奴的運動將會發生什麼事件。如果廢止蓄奴主義需要引起叛亂，那末便沒有其他辦法，只得脫離聯邦。蓄奴的主人不僅要保護他們的財產，還要保護他們的生命。在北部，一個不公的傳說流傳很廣的，認為布朗溫是一個英雄，是一個烈士。他的名字編在一個很流行的歌裏，不久以後這個歌變為北部的一枝戰爭歌曲了：

約翰·布朗溫的屍體臥在墓裏發霉，

但是他的精神仍然前進不止。

兩年以後，朱麗亞·瓦德·豪威 (Julia Ward Howe) 在前線上作「共和國的戰爭聖歌」(The Battle Hymn of the Republic)。就是仿模前面那個流行的歌調而作的。歌調是在最美麗的，每一行歌詞都表示出，北方是在從事一次「聖戰」的鬥爭。

一八六〇年，共和黨在芝加哥開全國大會，推選阿伯拉罕·林肯為大總統候選人。共和黨競選獲勝，於是林肯在一八六一年三月四日就任為第十六任大總統。他當前的任務就是保持聯邦統一。和解的時代已經過去了，並且在林肯就任的時候，南加州、喬治亞、阿拉巴馬、佛羅里達、密西西比、路易士安納、得克薩斯等州已經退出聯邦，並建立起一個臨時政府「美利堅聯盟政府」（The Confederate States of America）。

傑佛遜所預見的事，甲克蘇所企圖的事，歸終倒是實現了。

一四、南北戰事

在一八六〇年的時期，合衆國是一個興盛的擴張的國家。國會與政治上的分崩離析和南北方道德見地上的乖謬都不足以阻遏它的生長，也不足以打斷它向西部土地冒險移居的洪流。牛馬車轍的後面又興建起了鐵軌。一八三〇年，共有將近四十哩長的鐵路線。到了一八六〇年，則共有三〇二八三哩長的鐵路線了。大湖與大西洋海岸是最先開鐵路運輸着的。鐵路的發展是加速度的，在十九世紀六十年代的十年期間，路軌總發展是極迅速的，總共超過了二一〇〇〇哩。

這些鐵路線上跑的火車不是像美國的火車沿襲着驛站馬車的方式有一串の間隔區域。美國火車是假長沙龍式的，中間有道路，車掌的平台在兩端，很像那些水道上來往的豪華汽船。在剛剛興建鐵路的時代，英國是盛行着驛站馬車，美國是盛行着汽船，所以美國的火車設計可能是受到汽船樣式的影響。

蒸汽是很有助於密士西畢河流域各州的迅速擴張。在這條大河和它的支流上，在聯結幾個大湖的水道系統上，那種高滿一狀的明輪船和尾輪船運載着數量日增的客貨。除開運輸貨客之外，這些船隻還建立了心理上的習慣，所以，迅速的接受風機運動力是美國人的民族特有性格，這是歐洲各國所不能做的事。以火車和輪船作為全運送的主要部分，因此

美國人才不致被他們的龐大領土所懾服。凡事沒有不可說的，並且企業的報酬是很可誇的。美國政府是冒着腐敗的危險，但是結果造成巨大的福利。在那些墾殖新冒險事業沒有止境的人們控制之下，「發展」是用無秩序的大踏步前進着。私人企業也發揮了它的作用。它注意它自身的利益，担負責本損失的危險，以較大的利益彌補屢次的損失，並且就這點而論，私人企業對於美國很貢獻些利益。後來的批評家可能指責早年的鐵路大王們是太不顧社會的利益了。但是在他們那個時代，他們是很有益處的。他們使令美國得到了迫切需要的便利交通，他們的創始功勞也得到了可觀的報酬。

在新陸地上，去尋求福利，所得到的副產結果，是利弊參半的。它使令美國得到了鐵路，它也使美國的「西方」各處狼藉着棄掉的和用不上的企業殘跡，無人居住的許多城鎮。這些城鎮在「西」一處為礦工的居住區，裏面的居民也很稠密的。私人企業摧壞了森林和草原，沒有什麼未來，（未來有什麼關係呢？）邊界仍然是流動的，未來的有志之士仍然可以向前請教方法去尋求福利去。成千的人們依照一個政治家兼新聞記者名叫郝瑞斯·格里登（H. H. Wood）的忠告。在他的「改革易議」（*Easy to Reform*）裏面說：「青年——向西去，要和國家一同成長起來。」因為那一切不注意的，濃厚的個人主義的——在收斂到旋風的結果——並且那旋轉的風勢是沒有遠見不注意後世子孫辦法而得到的結果之一。

在東海岸上，商務堅固了它的利潤。港口是很繁榮的。美國的造船技術使令世界吃驚。當時運來供船造船業劃一新時代，足以和希臘的大理石雕刻在藝術的最高成就先後媲美。星條旗在世界上每個港口裏飄盪着。美國兩面隨着大洋，自己認清了她的航海傳統的遺產。它的海軍人長去請求新市場。在一八五三年，潘萊副少將（Commodore Matthew C. Perry）勸說日本開放兩個港口對美國商。日本當時是一個閉關自守的國家，貨物完全是獨自的。和世界上各處斷絕往來。十年以後，英美聯合艦隊的示威完成了說服日本的工作，於是日本和英美發生通商關係了。

在一八五〇年，英美兩國商訂條約，劃定兩國在中部美洲的利益範圍。美國老早便逆觀着一個時代，能夠開鑿一條遼河濟兩大洋連接起來。這個條約是由美國國務卿約翰·克雷頓（John M. Clayton）和亨利·李頓·布爾威爾爵士（Sir Henry Lytton Bulwer）兩人訂的，所以它被稱為克雷頓·布爾威爾條約。

美國是世界上一個強國，富庶，繁榮，並且它致力於一種進步工作是使歐洲各國驚訝的。在那進步的途徑上，不是沒有阻礙的過分的投機和財產的得失，結果造成財政的摧折和經濟的衰弱。但是這一切都是偶然的小事。開鑿的途徑，和冒險家，掘金者和那些尋求自由和幸福的人都沒有被危險和阻礙所威嚇住。美國繼續吸引英國和歐洲移來的人民。在一八五一年至一八六〇年之間，入境的人民共有三七九〇七五〇人，其中來自德國的九

五一六六七人，來自愛爾蘭的九一四二一九人，來自英格蘭的三八五六四三人，來自法國的七六三五八人，來自奧格爾的三八三三一人，來自瑞士的二五〇一一人；來自新地地納維亞的二〇九三一人，來自荷蘭的一〇七八九人，來自西班牙和葡萄牙的一〇三五三人。

然後進步又停止了。人們不得已的擱置下了企業，而掉轉頭去解決一件事，這是美國開國以來所未曾遺遇到的。如果這件事不能解決，那末美國便不能繼續成爲一個國家了。由於一八六〇年的人口清查得知北部有人口一千九百萬人；南部只有一千二百萬人，因爲黑奴的數目是四百萬。南部的美洲聯盟最初是由七個州所組成的：南加州，喬治亞，佛里達，路易斯安納，得克薩斯，阿拉巴納，密西西。至於其他蓄奴各州只有四州加入南部美洲聯盟：維基尼亞，北加州，田納西，阿肯色（Arkansas）。瑪麗蘭，達拉瓦，魁塔碧，密蘇里等州，經過了長期的內部紛擾仍然沒有脫離北部的美洲聯邦（the Union），雖然也有數千人從這幾州裏走出去到南部聯盟軍中服務。

請注意。台維斯（Jefferson Davis）被選爲南部美洲聯盟的大總統，是臨時議會全體一致投票通過的。一八六一年二月十八日，他就職履新。他是一個軍人兼政治家，他一向是極力主張開會商討和平條件的，直到戰爭迫已爆發了才放棄這項主張。

他是在一八〇八年降生的。在他從軍的時代，他曾參加「黑鷹戰爭」的後半期戰役，並且在墨西哥戰爭的戰場上，他也曾在他的岳父查加里·泰勒爾的部下參加戰役。墨西哥

戰役之後，他充任上議員。他的心思是冷靜的，有條理的。他具有領袖的稟賦，他的態度也有吸引力。他傾向着完全注意一個事件的法律和邏輯兩方面的看法，不注意很多的大事因素。他是很忠誠的不背棄朋友，因此他的信任也時常誤加在無能的人們身上。他的組織才能是很大的。他能夠在極短的期間裏創立優良的軍隊，他也能穩健和維持軍火的補充。他在以前沒有工業的地方建立起來工場了。他指導南部聯盟政府的外交政策，也是非常成功的，他竟能在內戰的初期裏，從一個有聲望的穿衆望的英國公使的口裏，得到一篇雖然是不聰明的然而而是著名的頌辭。

一八六二年十月，格萊得斯遜先生（Mr. W. E. Gladstone）斷然不願毀譽，在新邊地方（New Castle）發表以下的談話：

「我們對於奴隸制度固然可以懷着自己別見解，我們固然對於南方也可以贊助，也可以反對，但是南方的台維斯和其他領袖們的確已經建立起軍隊了，這是不容置疑的。他們似乎也在建海軍。並且他們的建設有比這兩項還更重要的：他們已經建立起一個國家了。」

北部聯邦政府是由林肯領導。在他一個人的肩上擔負着一種責任，它的嚴重性和壓力量是不減於當年在獨立戰爭的時期，華盛頓總統所擔負的。倒是有一些能幹的人們幫助他，他的官員包括維廉·秀厄索（William Seward）國務卿；薩爾蒙·徹斯（Salmon Chase）

財政部長；西華·坎麥倫 (Simon Cameron) 陸軍部長；後來愛德汶·斯坦頓 (Edwin Stanton) 代替他做陸軍部長；吉地昂·備爾夫 (Gideon Welles) 海軍部長。儘管秀尼德是很有野心的，隨時準備擔任任何職務，但是，不久，全體開員都明白了，林肯總統是很有資格領導他們的。

林肯是在一八〇九年生於萊塔啓州。他是平民出身，所一他很瞭解平民，愛護平民。他是自一求學，並且他由於自己的才能在司法界得到卓越的地位。他有非常的忍耐力，他的性情和善，脾氣溫和，思想清楚，記憶堅強。他有幽默，有無窮盡的執事。掌故。他對於各行職業的人民都有同情心，他的成功是在律師業和政治生涯上面。在他的身體後面，握着一個各種工作。靈活動的龐大背景。他曾作過河船上的船夫，曾作過堆棧裏的副管理員，他曾作過紐靈萊姆。參政局長，他也在黑鷹戰爭裏充任不露頭角的軍官。當時他是一個率領一連士兵的團長，也曾因為訓練鬆弛受過一次申斥。林肯的身材是瘦長和裕的，身高。呎四吋，瘦而多筋。他在年輕的時候也是一個運動員。

在一八六〇年的急關頭，共和黨轉來找他做總統候選人。他們選擇正當了。林肯代表了美國的天才，富蘭克林和傑佛遜同樣的真實，同等偉大。他始終不能忘懷，他是有責任保持美洲聯盟的存在。那可怕的決定戰爭。責任是放在他的身上了。與選盟的密州草率成立妥協的企圖當時是頗堪。意的，但是。肯認清了，任何妥協方式都是違背聯邦

的原則，一定會釀成兩個分立國家同時存在，如果分離使每個分立的國都削弱了許多，並且可能永久保持着不同的見地而互相敵對。他是憎恨奴隸制度的，但是他決定必須只用憲法的手段來解決那個特殊問題。

這次南北的內戰延續了四年之久。戰爭是由薩姆特要塞（Sumter Fort）的陷落而開始。林肯剛就職幾個星期以後，戰爭第一顆子彈就發射出來了。政府下令補充南加州境內薩姆特要塞的糧食和必需品，於是便遣一校遠征軍運送必需品。南加州的地方軍在要塞的四周佈置了砲兵將它圍了。南加州認爲，北部聯邦當局宣稱接濟那個要塞，就是向南加州的地方權利和退讓權力挑戰。包圍的砲兵向要塞開砲，經過三十六小時的砲轟，要塞便投降了，那是一八六一年四月十四日的舉。

林肯所領導的政府沒有準備戰爭。總統臨時宣布募集志願兵七萬五千八，即刻有人熱烈應募。應募的人數遠超過政府所需要的數目，北部和西部是保護北方聯邦政府的，由此可見。

林肯雖然決定保全聯邦存在，要結束南部各州的叛變，然而他仍然要使世界知道：在衝突結束後他將實行溫和的政策；凡是爲聯邦作戰的人們是對於各州（包括一切忠心和不忠心的各州）盡職責，並且撲滅了這次叛變，是保衛全美國的戰爭。在一八六一年七月四日，總統在他致國會臨時會議的書文裏寫道：

在這次叛變平伏之後，政府對於南部各州將採取什麼態度，爲了解除正直人們的心裏對於這一點的懸念起見，這個執政者認爲必須說：那時他的目的和過去一樣是要以憲法和各種法律爲指導原則的。也必須說，對於聯邦政府的權力義務，各州及人民的權利的相對關係，這個執政者將來所持的見解和最近在就憲法會議時所發表的見解沒有不同之處。

他希望健全這個政府，以原它能夠對於一切人民施政，如同創造它而先賢們的一般。各處的忠心國民有權利向他們的政府要求這一點，而政府卻沒有權力拒絕或忽視。在實行這個任務的時候，看不出，要有任何名詞其實的威迫，征，和鎮壓。

溫菲爾德·司各得任北美聯邦陸軍總司令，他又推薦公伯特·依·(Cordell Roberson)上校任前鋒指揮官。李是一個維基尼亞人，他的忠心是擔當的。於是在四月二十日，他將辭職書送達司各得將軍。兩天以後，維基尼亞州議會付給他統率維基尼亞軍的總司令職務，這枝軍隊是和北部聯邦軍對峙的。後來，他任南部聯盟軍的總司令。聯邦政府海陸軍將校有三分之一走開去參加南部聯盟軍的。

第一次重要的戰事是七月二十一日發生的。戰事是在曼薩斯峽谷(Mansass Gap) 塞布爾倫(Bull Run)發生的。曼薩斯峽谷是由東維基尼亞通到南多德威城(Sherburne-Rhodes Valley)的一條陸路，經過維基尼亞門以後，北方軍敗退。南方軍並沒有連續勝利。

；實際上南方軍的訓練都不算佳，所以在戰爭的初期很難說決定性的勝利已經為勝利者所得到了。南部聯盟軍中有很多軍人認為戰爭已經勝利，所以在這以後便多數回家了。這一役南方軍的統率是約瑟·依·約翰生將軍和波萊加德准將（Brigadier General Joseph E. Johnston）兩人負責。波萊加德准將是指導破爛薩姆特要塞的將官。北方軍的統率是麥克多維爾將軍（General McPherson）。

希爾倫的第一次戰役對於南方軍的士氣有很大影響。它使南方士氣懷有一切厭倦的心理。在這一役之後，南方軍是比較不很積極活動了。然而趁這個時機北方軍却數量大大了，組織成形了。在第一年戰爭的期中，常常發生無結局小戰鬥。雙方都有一種共同的認識，就是在他們這次鬥爭裏，軍隊的動作和調動都受到了一種新因素的影響。美國的內戰可以被視為第一次大規模的近代化戰爭，因為機器也和人一樣參加了鬥爭。軍隊的調動因為使用鐵路運輸而增加了速度。武器也是大規模製造和使用的。開戰後不久在水面上的鐵甲的漂流砲隊便開始那個海戰的革命，這革命便促成鐵甲戰艦的製造，並且最後便是製造二十世紀的龐大的重甲鐵艦和戰鬥巡洋艦。

近代戰艦的始祖是麥利瑪克號（*USS Merrimack*）和蒙尼特號（*The Monitor*）。麥利瑪克號是一艘帆船巡洋艦上面鋪着鐵板；南方海軍造船家設計它的鐵甲，一八六二年三月它即準備完成，預備加入戰爭。蒙尼特號是北方軍製造的，也有鐵甲保護。

一八六二年三月九日這兩個笨拙的實驗品遭遇了。它們彼此攻打沒有得到結果。但是它們一出現全世界的木船海軍便消滅了。木材製造的船隻沒有能相當得了麥利瑪克號的砲火的。

它們的實力是不分軒輊的，蒙尼特號的確阻住麥利瑪克號，使它不能完全控制海上的。它們彼此遭遇，作過一次無結果的戰鬥以後，它們只剩一件任務：防守彼此的行動。

北方海軍封鎖住海岸，使南方各州的棉產不能出口，也使軍火不能入口。北方握住了制海權，保護它的貿易。新奧里蘭在一八六二年的上半年被北方軍攻陷，並且密士西畢河也有幾段開放，讓北方軍的砲艦航行。

一八六二年六月，在英國肯亥德（Wickham）地方的萊爾德造船廠裏（Laird's Shipbuilding Yard），有一艘船正在建造中。這艘船的名子是「二百九十號」。七月二十八日，它駛離摩爾塞河口（The Moresay），奔向亞速爾羣島。到了那裏它便被裝備起來變為一個商船叫「阿拉巴馬號」。塞姆士艦長（Captain Semmes）受到南部聯盟政府的任命，來指揮這艘船。於是它便負起活躍的任務，為北美聯邦政府商船造成嚴重威脅。直到兩年以後，它才沉沒。在它未沉沒的期中，它造成聯邦船隻的無限的損失。因為這損失才產生一八七一年和一八七三年的「阿拉巴馬」仲裁案，仲裁的結果，英國賠償美國一五五〇〇〇〇金圓。

在英國港口裏建築「阿拉巴瑪」號，並且它還是戰艦，美國政府認爲這是最不公誼的行動。南部聯盟政府有五艘武裝民船都是在英國製造的。英國的一部統治階級過去所患的遲鈍症又重新發作了。他們公然表示同情南部聯盟的傾向。在「阿拉巴瑪」號開始行動的那一年，兩地間的感情極度緊張，而在這時期格萊德斯透先生新曼的愚蠢演說是最不可恕的。在下議院裏約翰·布萊特（John Bright）提出「阿拉巴瑪號」的訊問。代表波肯亥的郡的下議員萊爾德（Laird）宣稱他甯願被人認爲是十二艘「阿拉巴瑪號」的建築者，而不願作一個像布萊特那樣的人，使令一個社團對另一個社團。下議院大半數議員向他歡呼。』（A Short History of Our Own Times by Justin McCarty）

美國南北戰爭的初期，英國幾乎要演變到與北方聯邦衝突。約翰·羅素勳爵草擬一件至急公文，措辭非常魯莽，所以如果將它送遞到華盛頓，便很難保持兩國的和平了。這件文書呈送女王核閱，並且也受康紹特親王（Prince Consort）的審查，親王當時是正在垂危的病中。親王消除了文字的嚴重性，並且也貢獻一些積極的建議。英國政府很明智的接受了他的意見，於是一個完全不重要的對美糾紛才得避免。

維多利亞時代的英國有權勢的男女，多半懷着嫉妬、愚蠢，和偏狹的見解；在這些乖戾的反動份子看來，美國是一個可怕的警報，提醒他們知道，如果英國平民得到改良他們自己情況的機會，他們可能作出事是什麼。在十八世紀六七十年代裏，英國流佈着許多

對於美國的無意義的議論，正如尚在十九世紀三十年代裏流佈着關於我國的謠言，也如編在十九世紀四十年代裏流行着關於西班牙共和國的謠言一般。但是英國的國民是牢不可破的贊助林肯以及他的政府，連那些蘭開夏郡（Lancashire）的棉織商人們，雖然受到封鎖棉產出口的痛苦，也極贊助林肯的。在這些國民的眼裏，以及那些思想開明的領袖像約翰·布萊特等的眼裏，這次美國的衝突是很清楚的：這次內戰是要結束一種怪狀而可厭的惡德，怎樣竟能對於南方蓄奴的主人同情，真是不可理解的事。

在南北內戰前十年的時候，卡里斯利伯爵在他給「黑奴籲天錄」的英國版本所寫的序文裏說：

「我們永久不要忘記，當初是我們首先將那個毒害的制度傳到美洲殖民地去的，並且當時我們還是很用些力氣將這同制度加到殖民地上的，那時候他們是不很熱心接受它，也可以說是不願意接受它。同時我們也要知道，這個世紀見到了英國廢止奴隸販賣和奴隸制度的成功，也見到了美國制定「逃奴法」，從今以後一天一天的我們對於這個毒害制度所觸犯的其犯口實是要逐漸減低的。然而我們也要牢記在心裏，在結束這個惡劣制度的偉大工作上連我們都會遭遇到很多困難，我們確是熱烈的奮鬥了幾年，失望了幾次；何況美國不是像我們這樣，不是將奴隸制度送到遙遠的殖民地或孤島上面去實行，而是在他們本土的大部上實行奴隸制度，奴隸擁擠在他們的市場上和街道上，棲身在他們的家裏，奴隸制

度潰爛的屍身沾污到他們憲法的聖龕，那末他們的阻礙必定是較我們的更要無際的加重了。所以我們當中的那些最誠心憎恨奴隸制度的人，縱然他們能多一度擁有絕對的權力，也必定要感嘆的完全茫然。如何是好，不知採用什麼聰明辦法，不知開出什麼樣的有効藥方來救治這個爛爛的佔勢力的惡症。更緊要的，縱然認為我們有責備的權利，有忠告的權利，然而我們也應當，爲了輸路的目的，要特別仔細一些，以免我們的偏心的聲調和態度損傷了我們心裏懷念最高的目的，以免實際傷害了那受應難的種族。我知道我們中間，有些

人願意爲這個受應難的種族犧牲生命。」
林肯說：「他的目的是在於拯救聯邦，他既不想維持，也不想摧毀奴隸制度。『如果我能夠挽救聯邦而未能釋放奴隸，我肯做；如果我能夠用釋放一切奴隸的手段拯救了聯邦，我更肯做。』」

一八六二年九月二十二日，他發出通告說：在一八六三年一月一日，他將發表佈告，對於國那時還未繼續對聯邦作戰的任何地方裏的所有奴隸，一律宣佈釋放。這個一釋放奴隸的佈告，果然，預定的時期發表了。聯邦政府的意向，全世界上很明白的，必須結束奴隸，必須備存聯邦。一勞永逸的廢除奴隸制度。

雙方都是意志堅決的進行着戰爭。南方建立起來了精壯的陸軍，北方也展開的訓練和裝備起軍隊了。無論陸上的戰爭的，形怎樣的，北方的工業資財和海上封鎖就其表示能夠

使北方一年一年的增強勢力，南方一年一年的削弱實力。戰事蔓延到很大的一個區域。一八六二年的戰役是很多的，北方軍在布爾倫（Ball Run）地方仍無一吃一敵。猶利塞斯·格蘭特將軍（General Ulysses Grant）進入了田納西州，證明他有一幹能擊敗約翰生將軍部下的南方聯盟軍。北方軍在五月攻佔了哥林治（Corinth）六月攻佔了門姆菲士（Memphis）。這幾大戰役開通了密西西畢的一般水道，從開羅到孟菲士。

勞伯特·依·李所統率的南方聯盟軍企圖侵犯里蘭（Maryland），但是北方聯邦軍在馬克里蘭將軍（McClellan）的統率之下將他們逐退了。這次戰役是在一八六二年九月十七日，在安替巨姆河（the Antietam）沿岸發生的。

北方軍因為缺乏能幹的統帥，往往作些無謂的犧牲。進攻菲特烈堡（Fredericksburg）之戰便是這種缺陷的一個標準例證。北方犧牲了一萬三千人攻下一處毫無價值的陣地，而守軍僅只陣亡四千人而已。在北方的軍人裏，格蘭特倒是一個出類拔萃的軍官，但經過了很久的期間之後，他才得到信任，自由發揮他的才幹，自己選定他的幹部人員。是因為政治力干涉到軍隊的統率；北方軍的軍官，往往是他們的行政成就優於他們的軍事才幹。

一八六三年的戰況是不利於南方的。這年的春季，約瑟·呼克爾（Joseph Hooker）將軍收編了羅尼麥克軍（the Army of the Potomac），然後便開始攻打李將軍。最初，

李將軍的戰船是失利，但是北方軍前邊攻打桑塞勒亞維（Chancellorsville）的時候，又被迫撤退了。在那次戰役中，湯姆士·約瑟佔·甲克孫將軍受到不治之創。他素以甲克孫一石驍一聞名的，他是南軍中有能力的將軍之一。在第一次布爾倫戰役的戰局危急情勢下，受他訓練的軍隊停留在那裏不動像石一般，因此他得到了他的綽號。在桑塞勒亞維戰役以後，李將軍企圖再侵入北方，但他被顏陀麥克軍所擊敗。林肯總統所信任的米亞德將軍（General Meade）代替了甲克爾將軍。在七月一、二、三日的三天裏，在葛的斯堡（Gettysburg）村發生了大戰，在那次戰役裏米亞德將軍是打敗李將軍的最有力份子。經過了這次的打擊，聯盟軍始終未能恢復。雖然戰爭繼續未停，雖然還又發生了許多次其他戰役，但是葛的斯堡的一役可以視為南北戰爭中的一個轉捩點。

格蘭特是西戰場的總司令，錫爾曼將軍（General Sherman）是田納西軍的司令。南部聯盟軍在維克斯堡（Vicksburg）和查丹姆加（Chattanooga）兩處地方大敗，到了一八六三年年終，南方軍已經失敗了。從此以後，南方軍每戰必敗。北方軍的資糧雄厚，並且它的將領也都是曾經大小勝負之戰，受過磨練的，所以北方軍的勢力是不可抗的了。

第二年秋季，錫爾曼將軍造成他的一次著名的進軍，穿過喬治亞州進抵海岸。他在十二月二十日佔領了沙凡納（Savannah），便停止前進了。他是率領着五千兵士前進，是這次戰爭中最有效的軍事行動。他那次橫掃喬治亞州的進軍，直到今天，南方人還悲傷的記着

，因為馬爾曼的軍隊將一切有軍事重要性的東西完全破壞了，大軍所過之處無不爲劫。然而北方軍却用另一種眼光觀看它，他們的見地不同。他們的進行曲的最後一節說：

在我們進軍喬治亞州的剎那，

替自由神關的道路，又寬又大，

六十哩寬，三百哩長，達到大洋，

叛逆的抵抗失效，在我們面前逃亡。

x x x x

在我們進軍喬治亞州的剎那，

合唱到這邊，是起自亞特蘭大，

快活啊！快活！是我們帶來了喜慶，

快活啊！快活！是國旗給你們的自由。

一八六三年的一個十一日的下午，數千人民去到葛的斯堡的戰場上，參加一個紀念陣亡英雄紀念碑的揭幕典禮。每個人的心裏都是相信最後勝利是在握了。人民們也談到了報仇的問題，主張南方人必須因為他們的惡行而賠償損失，當奴的主人必須自管他們的苦樂。林肯因爲戰爭和它的恐怖，以及它的消耗而非常憂慮着，所以他的確盡力阻止這一種復仇情緒的高漲。他是不赴葛的斯堡舉行典禮的路上，擬成的演講稿。他知道在那裏將要有復

大的輝煌的聚會，他必定是第二個講演者。第一個講演者是一個很有演說家的名望的人。人民例是常常喜歡聽他講話的。他是著名善用鏗鏘的美妙文句的，他運用文字頗有學者風度，他將文字交織成美麗的花樣品，他一向在每個聽講的人羣前面展佈開富麗堂皇的錦繡文章。馬許林肯認為，在這樣一個人講演之後，他自己的簡單幾句話，儘管是裁剪掉了冗贅的詞句，儘管是質樸的傳達一種能觸動個人和民族的心弦的真情，然這幾句話是將眾引不起注意的。

久，總和那個演說家在露天講台上會面了。待羣衆歡呼聲住下來，那個演說家便開始講演。他用一小時的時間來抓住羣衆的注意力，又用一小時的時間，談到民族的歷史不能忘記的損失，不可饒恕的行動。並且他深信他已經給了良好的印象，他已經感覺到他自己的光彩煥發，於是便將他的文雅的演詞結束了。羣衆喝采歡呼之聲連續數分之久。然後總統就成立了，戴上眼鏡，看着他的稿子讀了幾句話，一共只讀了三分鐘。他說：「八十七年前，我們的祖先在這個大陸上建立起一個新國家。它是在自由的裏面孕育滋長的，它是被奉獻給「人類生來平等」的信條了。

「現在我們正在進行着一個大規模的內戰，證驗一下是否我們那個國家，或是在任何這樣孕育以及這樣奉獻的國家，能夠經久不淪亡。我們現在是在那個最慘烈的大戰場上開會。我們來到這裏是要將那個戰場的一部分土地，奉獻給那些爲國家存在而將生命犧牲在這

的人們，作爲他們的永久、忠實的處所。我們作這件事，是非常得體的。

但是說更大的道理而論，我們是不配奉獻這塊地，不配崇拜這塊地的。在這裏奮戰過的身教人們，無論現在是活着或是死去的，都已經將這塊地尊崇到很高了，遠超過我們的力量所能將它再增高或減低的。全世界對於我們今天在這裏所說的，不尊重視也不能持久記住，但是這個世界永久不能忘記那些勇於的人們在這裏的奮鬥。我們這有的人應當委身從事於在此地奮戰的人們所已經雄偉的進行到現在而尚未完成的進行工作，這是不消說的了。我們應當在當地委身於那件仍然擺在我們面前的偉大任務；那裏由於這些光榮而艱苦的人召，我們便能夠對於他們付出不折不撓的最後奮鬥所等的目標，愈發增加我們的虔誠；我們在此舉誠心決定，讓那些三者不要空犧牲了生命；這個國家在上帝的光照下要重新獲得自由；這種種民有、民治、民權的政府不致從地球上淪亡。」

一八六四年已經着鴉爾曼的進軍而過去了。他的進軍是在沙瓦爾繼續穿過南北加里里納兩州。最後的一次戰役，是在一八六五年三月開始的。李將軍率領的北維基尼亞軍被格蘭特擊敗，並在四月九日，它在阿坡瑪多克斯枋裏審判廳投降（Appomattox Court House）。二十六日，約翰生將軍在達利讓車站（Durham Station）向鴉爾曼將軍投降。戰爭停止了，聯盟政府於是宣告瓦解。

接着便來訂建設的可怕工作。塞脫才能使那些脫離聯邦的各州重新回到聯邦來，才能

恢復對於全國的「憲精神」。南方是戰敗了。南方的建設也全被破壞了。並且南方人是非常擔心廢止奴隸制度的後果的。

只有一個人能夠用撫慰心進行建設工作，能夠用言語和行爲幫忙修正受創的驕奢心理，幫忙修復叛變各州的戰後經濟機構，這個人就是阿伯拉罕·林肯。一八六四年選總統，他又獲選。在李將軍投降以前的一個多月的時候，林肯總統在他的第二就職演說裏，表示出他對持叛黨的意見，他說：

「對於任何人不懷善意，對於任何人都要有慈善觀念，依上帝所教的正義感而堅持正義，我們要這樣向前奮鬥以結束我們正在從事的工作，裏治民族的創傷，救濟因戰爭而負傷的將士，撫卹陣亡將士的孤兒寡婦，以及盡一切的努力，以便能在我們國民之間和我國與其他國家之間獲得正當的永久和平。」

一八六五年四月十四日晚間，在華盛頓的「福特劇院」。一個狂熱的支持南方的優伶將林肯暗殺了。他殺死總統，便是將掩護南方的人推開了，這個人能使南方不受那些大聲疾呼要復仇的人們所傷害。

美國黃話

一

一五、復興與繁榮

當美國正在從事內戰的時候，英國、法國、和西班牙三國簽訂一個「調整墨西哥事件的協議」。這協議定於一八六一年十月三十一日在倫敦簽訂的。十二月十四日，西班牙軍隊佔領了委拉·克盧斯（Veracruz），法國的海軍相繼開到，英國的軍艦和海軍陸戰隊也隨着開到。英國最後是從這樁事件裏退出來了。因為法皇拿破崙三世是正在利用機會以實現他個人的一出過分的野心，這是很顯然的。

英國參加這次行動的原意，是在於取得墨西哥對於墨境內英國僑民權利之承認，也是要強制解決某幾項墨西哥的財政負擔問題。但是拿破崙三世却是要統治墨西哥。他盡力給墨西哥人民建立起一個僞政權，麥克斯米里安（Maximilian）的政權，他還用法國的兵力來支持這個政權。這是對於美洲門羅主義的故意挑釁，美國是必然要忍耐到內戰結束以後的。在一八六五年秋季，秀厄德通告法國政府，美國政府是不能容忍外國軍隊繼續駐紮在墨西哥境內的。拿破崙曉得龐大的美國軍隊已經集結在大河（Rio Grande）一帶了，所以他也允許如果美國承認那獨麥克斯米里安傀儡皇帝，他便撤退法國的駐軍。他這種要求遭到無禮的拒絕，於是在一八六七年五月他就將法國駐軍完全撤退了。然後墨西哥帝國瓦解，而麥克斯米里安被執，並且也遭受處決。

這次入侵的實例警告美國，歐洲對於「新世界」的野心是很容易恢復的。儘管法國所表現的赤裸露武主義使美國忿怒，然而美國對於英國的憎恨還要遠過於此。在美國內戰的整個期間裏，英國政府的態度是對於聯邦政府不合作的；並且一八六五年，羅素伯爵沒有做到增進兩國關係的地步，因為他拒絕改席仲裁「阿拉巴馬號」的要求，因為美國認定英國是應當對於「阿拉巴馬號」的蹂躪負責的。羅素伯爵對於這一事件的固執態度在美國人民心裏產生一種最壞的效果。在這位政治家擢升為上議員，擢升為第一羅素伯爵之前，即是在他作約翰·羅素伯爵的時候，的士累利（Disraeli）談論他道：

「如果一個旅行者聽到這樣一個人作下議院的領袖，那末他儘開始惱惱到埃及人當初是怎樣崇拜一個昆蟲。」

他狹隘的拒絕承認美國是一個大國，這是很危險的。但是，英美關係的幸而好轉，是由於他的後任斯丹雷助爵（Lord Stanley）表示完全同意從事討論「阿拉巴馬號」的要求。於是兩國開始會商，雖然有時雙方竟至發怒，然而重要的問題終於解決了。

英國也有它的不平之言。一八六五年，愛爾蘭人的芬氏烈（Fenian）在美國愛爾蘭祖籍的公民的煽動之下由美國境內入侵加拿大，造成財產生命的損害。北大西洋的漁業權的爭執也總是令人激怒的。儘管有煽動性的言論，儘管上議院特務要求英國政府須向美國道歉，然而兩國的明智人物却都是依他們的獨立見解而行事的。一八七一年五月，在華盛頓簽

訂一個條約，將大半的糾紛都解決了。北大西洋的漁業權的商仍在進行中，直到一九一〇年，才得到最後的解決。

林肯的死將重建聯邦的複雜工作留給他的繼任者，安諾·約翰生。約翰生通過去言論中有許多次是暗示他將以嚴嚴厲的手段對付從前的聯盟份子的。但是他卻顯出好像已經受到林肯主義的薰陶一般。他是像林肯一樣，是自修求學的，是平民出身的，對於社會上的貧窮階級深具同情之心。他與偉大的前任比較起來，是很相形見绌的，任何人也是要受到這種相形見拙的對照的。誰也不能達到林肯那樣高瞻遠矚見解的標準。但是約翰生是盡力而爲了；因爲他拒絕用懲罰的手段來加強重建的政策，所以不久他已受到所謂「復仇黨」人的責難。在一八六五年的夏季，他規劃在一切脫離的各州中成立「臨時的政治政府」(Provisional Civil Government)，得克薩斯除外。短期內，各州政府都稱成了，並要求重新加入聯邦。

一八六五年一月三十一日，憲法的第十三修正案經國會通過施行，聯邦的全境都廢止了奴隸制度。五月二十九日，約翰生總統發佈「大赦令」。凡承認這項憲法修正案的各條款的人必須宣誓擁護聯邦的憲法，和一切有關解放黑奴的法律及宣言。

南部開始現出復原的景象。但是北部是非常驚訝的見到南部各州尚未賦與黑奴們一切政治權利。南部新選舉的立法機關都通過了某種「憲法」(Black Codes)，他們的理論

僕隸就是從前的奴隸，應該被當做一個特殊階級看待。各州的這些「密法」的條款倒不是盡相同的，但是他們都是剝奪了黑奴的某種權利。例如，不准黑奴攜帶武器，不接受黑奴到法庭上作見證人。密士西畢州不准黑奴享有土地所有權。南加州只准黑奴作農人的助手，作家庭裏的僕人，只是有特殊者除外。

一八六六年春季，總統與國會對於重建聯邦的全盤問題，意見相左。有人提議對於憲法上增加第十四修正案，保障平等的自由民權。一八六五年三月三日，國會裏組織了一個「自由人局」(The Freedmen's Bureau)，這個組織有權力將廢棄各州中的廢棄土地撥歸自由人使用。該局的各地方局主任都是北部的人，有許多分局主任做成了不可補救的誤失，因為他們曾向黑奴們提示，黑奴從前的主人的田產可以分出一部給黑奴。「自由人局」使令重建的全盤問題愈趨複雜。國會投票通過該案延長該局的活動到無限期，但是總統却在「一八六六年二月十九日否決這個提案。四月九日，國會在約翰生的否決之上，又通過了一個民權法案(Civil Rights Bill)。這法案規定，黑奴是美國的公民，有和白種公民所享有的同樣民權自由。它規定在任何州裏凡其差別待遇黑奴的人便是應受懲處的罪犯。

一八六六年六月，「聯合重建委員會」向國會報告，脫離的各州是一些站在聯邦以外的混亂集團。因此應該取締它們的派遣代表權，「直到具備充分的保證為止，有了充足的保證便能確切賦予一切公民的民權，便能暫時恢復那些未參加叛變的人們的選舉權，便能

停止那些罪惡昭彰不配作聯邦的公民，不為公眾信賴的一部份人執行公務。該委員會所提議的充分保證便是具體施行第十四修正案各款。

根據「重建委員會」的建議，一八六七年通過了「重建法案」，於是脫離各州的政府一律取消，而設立軍政府來代替。「重建法案」的各條款規定下這些州重新加入聯邦的手續：

一、南部十州應劃為五個軍區，每區的行政由聯邦陸軍部所派的司令長官一人以管理之：

維基尼亞.....斯各非爾德少將

南北加州.....塞克勒少將

喬治亞，佛羅里達，以及阿拉巴瑪.....蒲森少將

密士西畢和阿肯色.....歐爾德少將

路易斯安納和得克薩斯.....齋里丹少將

二、各軍區司令長官應將他所管轄境內各州的成年男子登記，無論黑人或白人——只是依第十四修正案而剝奪公民權利者除外——並應主持選舉出州代表大會之代表。

三、各州代表大會之召集在於制定各州的憲法，各州憲法必須將剝奪公民權各條款，公平施行，使白人和黑人受同等待遇。

四、這樣制定的州憲法，必須經過黑人與白人之公民投票，以決定施行或否決。

五、如果經過各州自己決定施行的憲法，應送達國會請求承認。

六、如果各州憲法經國會承認以後，以及在各州的立法部批准第十四修正案以後，那末各州立刻便可派代表參加國會。

七、在這些條件未履行以前，各州仍然受軍區司令長官的管理，並且一切事項都是在聯邦政府的最高權力統治之下。

一八六七年冬季，各軍區都舉行了選舉，到了十八六八年二月憲法代表會已經在與「重建法案」有關的州之內成立了。

一八六六年七月二十四日，田納西州早已經准許加入聯邦了。安諾·約翰生在一八六五年三月四日就任副總統以前，他本人便是一個軍區司令長官。

南部各處普遍進行着制定憲法，批准憲法等工作，到了十八六八年六月底，阿肯色，北加州，南加州，佛羅里達，喬治亞，阿拉巴馬，和路易斯安納都已經具備了「重建法案」所規定的條件，於是它們都再度被准許加入聯邦。因為羅基尼亞，密士西畢，和得克薩斯未能批准它們各自的憲法，所以它們們仍須受軍區司令長官的統轄，並且直到一八七〇年才被准許加入聯邦。

第十四修正案包括「民權法案」的各條款，它的本意在於使黑人和白人享有平等的民

權。它的重要條文中有三條：

一、凡在美國生長或入美國籍的人都是美國的以及各州的正式公民，他們的「特權或特許」，各州不得任意剝奪。

二、各州的國會代表的人數，必須按各州的沒有民權的人數按比例而減低。

三、聯盟政府以及脫離的各州所負的戰債都宣告失效，而聯邦政府的戰債則有永久保證。

授權國會實施這些條款，並且一八六八年實施第十四修正案。

在南部的軍政府統治之下，黑奴受到了保護，也被允許投票。

許多希圖在政治上得到僥倖的人迅速的發現機會來到了，他們企圖操縱黑奴選舉，以及控制地方行政和地方利益。許多莽撞的不良份子跑到南方，企圖從這新情形裏瀾水撈魚。這些企圖僥倖者被稱為「拆白黨人」(Chaplains)。他們頗不受南方白人紳士歡迎，南方人逐漸的見到政權旁落到一些腐化的放肆的卑劣之徒的手裏去了。凡南方白人著是擁護將權力轉移到黑人手裏的政策，則他們被稱為「幫襯份子」(Cottagers)。在許多的脫離州裏，那個最沒有希望的情形便是正直人們沒有權力來改革各州裏的行政。

黑奴是未受教育的人，沒有政治的見解；如果他們若是一個能夠銜恨很久的種族，那末再流一次血也是不可能避免的事。幸而黑奴這族人是有赤子之心，寬宏之度，性情溫良

而和善的；也許在他們的種族特性中最值得頌揚的便是他們的不能長久保持復仇的情緒。在做奴隸的時候，他們在經濟方面是很安全的，不必顧慮的，所以常常有人用這種理論寬宥奴隸制度。但是在做奴隸的時候，沒有認為他們是有人類的品德和性情的。瑪克·吐溫（Mark Twain）曾經用二句話描繪出十分和善的人們對待黑奴的普通態度了。哈克爾柏里·芬（Huckleberry Finn），在那個逃跑的黑人，吉姆（Jim），感覺特別苦惱的時候，他表現出的思想如下：

「他在想念他的妻和子，他們都在那邊的高處，他是非常精神憂鬱的，他是在患思想家症呢。因為在他的一生裏，從前未曾一度離開過家。並且我的確相信他掛慮家人正如一個白人掛慮家人一般。這好像是一個不顧理成章的見解，但是我以為他是如此的。」

做了自由人之後，黑奴們便沒有了經濟上的保障。然而他們是不能不活下去的，於是「拆白黨人」的依賴騙詐為生的手段作了他們的模範，給了他們一些不良的啓迪。不久，南方變成了黑人統治白人的地方了，並且由於海地（Haiti）的歷史我們可以見出，黑人是不擅長統治的。南方的白人領袖們是非常絕望的。他們既無希望公然開闢當時的情形，於是他們便組織些秘密團體。

一八六五年，在田納西州的飄拉斯基地方（Putnam）組織一個社會俱樂部以供「一些青年的遊憩，它的奇怪名稱叫「鳩克拉斯可蘭」（Ku Klux Klan 即所謂三K黨）。這個

怪名稱是田拉翰構的聲譽脫化而出的。一個謎字。它在組織的伊始，倒是很坦白的，但是後來它竟發展為一個近代歷史上的最可怕的秘密團體。它是由從前聯盟政府的軍人所組成的，並且依軍事基礎而從事活動。它在各處都有支部，開始打擊「拆白黨人」的敲詐，開始威嚇黑人。起初，南部的新統治者對於三K黨取動笑的態度，認為它是一些流氓的黨，而不理睬它。但是後來它變成很大的一個勢力，聯邦政府都受到它的擾擾。在一八七一年政府宣告它存在是不合法的。同時三K黨已經清除了許多弊竇，至低限度已經給白人恢復了一種安全感。最終，它越出了常軌，它本身變成了人們的一種威脅。在南方的情形好轉，政治恢復常態的時候，它便自動消滅了；固然在一九一六年，它也曾一度死灰復燃。

如果准許總統放手作事，這種秘密團體是不會得勢的，但是約翰生總統和國會的糾紛是拖延得很久，所以總統是一籌莫展。下議院實際上竟發表彈劾總統的文件，但是上議院却是給總統解圍的。一八六八年，猶里塞斯·格蘭特（Ulysses Grant）將軍，繼他為總統。

一八六五年五月十日所因禁的聯盟政府總統詰法森·台維斯（Jefferson Davis），被控為叛國，並且也有人企圖將暗殺林肯的罪名加在他的身上。兩年來始終囚禁着他，既不開庭審判，也不准保釋。直到一八六七年，才有他的從前政敵們，如郝德斯·格里雷諸人

肯做他的保證人。在一八六八年十二月二十五日的大赦令之下，台維斯被釋放了，並且他退休隱居，用兇狠的筆調和解釋的文句著成洋洋乎長篇的「聯盟政府興亡錄」一書。

伯特·安·李將軍，投降之後，在他的田莊上居住了幾個月，然後允許擔任勒克星敦的「華盛頓大學」校長職務。他擔任這個職位直到一八七〇年他死的時候為止。並且後來那個學校重新更名爲「華盛頓李爾氏大學」。

格蘭特將軍連兩任大總統。在一八七七年，魯斯福特·瑞拜德·海茲 (Rutherford B. Hayes) 繼他之後爲大總統，這時全國又統一了。南部各州既沒有忘記，也沒有原宥那次內戰。但是行政上的鞏固和腐化却是禁止下來了，恢復常態。

全國的發展進行很快。油礦工業已經建立了，並且在逐漸擴大着面積。一八六九年，聯邦太平洋鐵路從奧瑪哈 (Omaha) 向西築鐵路，與中部太平洋鐵路公一從舊金山向東所築的鐵路接軌，這時，西海岸之間火車暢通了。西部各處，人民日漸富庶。印地安人不時來騷擾一下，這也是真事，尤其蘇族印地安人 (Sioux)，因爲他們始終沒有遭到徹底之克服。在一八七五——七六年，他們的領袖，斯汀·布爾 (Sitting Bull)，將聯邦政府派遣的征剿軍擊退，並且最後越過加拿大邊界而退到加大境內，始終沒有降服政府的法律和武力。但是印地安人逐漸變爲過去時代的一個紀念而已。在全國的開墾、致富、建設工業，開闢交通綫等偉大的工作前面，他們被踢開了，被忘記了。

一六、美西戰爭

共和黨執政直到一八八五年爲止。海軍既悉繼格蘭特將軍之後爲大總統，並且在一八八一年三月又有第二十任大總統，詹姆斯·阿布拉罕·加菲爾繼任了。共和黨的黨綱在推舉該黨的大總統候選人時候，他們採取一種不慣常的行動要保護格蘭特將軍連任第三任。那次選舉是將美國政治的黑幕揭發出來了，是不足爲訓的。加菲爾是共和黨的另外一個候選人，他個人遭受到最狠毒的辱罵；因爲他是誕生在一個茅屋裏，是俄亥俄州的一個農夫的兒子，所以他的身世不足以打銷那些流傳着會參預某幾項財政貪污的故事。他的貪污罪狀永久也沒有證實，但是，他是不受人信任了，連共和黨的內部都不信任他。共和黨是分裂了，並且加菲爾也不能將他們安頓下來。七月二日在華盛頓他被一個名叫查里士·基多 (Charles Guiteau) 的人所暗殺。

副總統却士特·阿崙·亞薩爾 (Chester Allen Arthur) 繼加菲爾之後爲總統。他是一個律師，在南北內戰的時候，他升到將官階級。在他這任總統期滿之後，共和黨選英奧敗；於是在一八八五年，民主黨的候選人格魯佛·克里夫蘭 (Grover Cleveland) 進入白宮執政。他兩任總統，由一八八五到一八八九年第一任，由一八八九三到一八八七年再任總統。由一八八九年到一八九三年，是共和黨當政，以本濟民·哈里遜 (Benjamin Harrison)

）為大總統。在克里夫蘭的第二任總統之後，共和黨又執政權，維廉·麥金雷（William McKinley）為總統。

十九世紀的最後二三十年中，工業日見蓬勃，人口日見增加。直到一八九〇年，歐洲移民的數字總是繼續不斷的増加。由一八八一年到一八九〇年間的移民數字竟到達了四七二一六〇二。在那十年中，德國移入美國的人民一四五二九七〇人，俄波兩國移入二六五〇八八八，意大利移入三〇七三〇九人，斯堪地那維亞移入五六八三六二人，奧匈帝國移入三五三七一九人，英國移入一四六二八三九人。

龐大的移民使全國各處正在發展的工業得到了充足的勞工。固然也難免有勞工糾紛，久懸未決的工業衝突，和常常流血（因為是用野蠻手段壓服罷工的）。但是儘管有經濟挫折，勞工糾紛，農業不安，鐵路競爭，弊竇貪污，以及私人開發國家資源的一切不利，然而美國人民的高度生活標準却是建立起來了，並且美國人民也是能夠有平等機會來享受的。一八六〇年，美國有鐵路三〇二八三哩；一八七〇年，鐵路增加到五三三八七八哩；到了一八八〇年，鐵路是九四六七一哩長；到了一八九〇年則增至一六三五九七哩；一九〇〇年鐵路達有一九三三四六哩了。

美國工程師不憚建築鐵路，橋樑，和工場；而且他們還有新發明，廣佈交通網，遍及全國各個城市。電報很迅速的被應用了，並且立刻見出它對於一切事業有很重要的幫助。

美國的城市多半是以商業社會為主體，於是婦女隨着打字機的發明而大體從事服務於商業機關，這是歐洲所沒有的現象。魯底亞德·吉卜林（Rudyard Kipling）曾描述過他對於一個美國經濟獨立的商界女子所表示的驚訝。在一八八七——一八九兩年之間，他在給印度的軍民（The Civil & Military Gazette）和先鋒（The Pioneer）兩雜誌所撰的旅遊通信中，曾論到「女打字員」，說她要自己工作維持自己的生活，是因為她不願依賴她的父母。這顯然使那個青年記者吉卜林覺得是蹺然的事了，因為他描寫他所會到的那個「女打字員」雖然只是二十歲沒有經驗的樣子，然而竟能順口引說法國詩人戈替爾（Theophile Gautier）的詩，很美妙的處世，被人們所敬重了。（見 From Sea to Sea, Vol. II, letter X X V.）

美國約注着力開始延伸到國外各地了。一八六七年由俄國買到阿拉斯加。美國海軍勢力的增長，和它的需要，影響了美國在太平洋上的政策。一八八九年，英美德三國簽訂條約規定三國共同統治薩摩亞羣島（Samoa Islands）。十年以後，三國將這些島嶼均分而治。夏威夷羣島最初由於傳教，後來又由於商業，而進入美國勢力範圍。在一八九八年七月，美國將他實行合併了。

巴黎馬運河的計劃已經醞釀成熟了：一八九七年五月，在巴黎召開國際會議商討運河的地位。得·雷塞布（Ferdinand de Lesseps）是一個蘇彝士運河工程師，他所組織的這

次會議形成了巴拿馬運河公司。但是這一次是失敗了，巴拿馬運河的工程因而停止，然而已經將數百萬款子花在預備工作上面了。第二個法國公司又組織成，但是該公司却受到了許多的限制。例如，所有一切工程上的機械和用具必須是法國製造的，一切原料也必須是法國出產的。工程雖然繼續進行，然而公司却遭遇到重重的困難。最後，因為哥倫比亞和尼加拉瓜兩國都不願進行它們那兩條有希望的河道工程的繁重事業，所以美國出面負責鑿建那條巴拿馬運河。

美國於一八九八年美西之戰以後，愈覺有鑿通運河聯繫兩洋之必要。也許自從拿破崙三世在墨西哥行險走倖以來，美國即已經誤認歐洲勢力的威脅了。他們的確嚴格的實行門羅主義，並且對於任何輕微的冒犯門羅主義，他們都是要憎恨的。一八五五年，克里夫蘭總大帥批評英國與委內瑞拉的糾紛。英屬圭亞那（Guyana）與委內瑞拉的邊界問題是歷久未決的了。雖然美國提議過仲裁，然而已遭英方的拒絕。於是克里夫蘭總統提議，美國要獨立研究該糾紛案的是非曲直，並且還表示如果有必要將極力支援委內瑞拉。總統通告國會，「在我們經過考察而決定是屬於委內瑞拉的領土上面，如果英國蓄意侵略權利和利益而擅自佔有，或擅自擴張行政權，美國對於這樣的侵略是有抵抗的義務的。」然後英國便接受了這樣的仲裁，並且也實行了一個可行的裁判。

在一八六八年與一八七八年之間，西班牙屬地古巴與與母國作戰，當時美國人考慮到

干涉的問題。美國在古巴有許多權益。古巴島在加勒比海（Caribbean Sea）中的戰略地位是很重要的，美國政府不能容忍任何歐洲一個強國或幾個強國聯合控制它的。西班牙曾向古巴人允許對該島上的行政多方改進，但是這些諾言沒有實踐，於是在一八九五年，又發生一次叛變。西班牙企圖壓服這次叛變，但是美國雖然沒有正式承認叛黨，而麥金雷總統却表示有調解的可能。

西班牙拒絕了調解的提示，並且兩國的情形愈趨惡劣，已經到達了戰爭一觸即發之勢。一八九八年二月十五日，一個燃起戰爭火焰的事件果然發生了。美國戰艦「新因號」在哈瓦納港（Havana Harbor）被炸毀。該艦是於一月二十五日奉命駛赴哈瓦納去保護美國利益的。事件發生後對於破船身施行檢察，未幾證明爆炸的責任。這不幸事件使令戰爭是不可避免的。美國報紙都大聲急呼「勿忘緬因號事件」的口號，民衆輿情慷慨激昂，忿忿戰。

美西的戰爭迅速便結束了，西班牙立於完全屈辱的地步。西班牙艦隊在馬尼刺和聖地牙哥（San Pedro）兩地被美國海軍擊破，聖地牙哥投降。一八九八年七月廿二日，西班牙提出和平條件，於是兩國簽定條約，古巴獨立，菲律賓羣島和波多黎哥（Puerto Rico）割讓給美國。

這次戰爭並未使美國增加對於歐洲的糾紛。這次戰爭強詞說明美國是有能力來維持門

羅主義的，並且銳明，如果門羅主義直接或間接的遭受威脅，美國是肯用戰爭來保護它的。這次戰爭的性質也表明美國是一個大海軍國，僅次於英國而已。

一七、金融勢力之發展

「亞美利加帝國」一名詞是很悅耳中聽的，但是它的含義却是使一些美國人激怒的，因為他們相信民主政治式的政府只是賦與美國人們自由，而不賦與他們干涉外國事件的權利。在美洲戰爭中，美國是幫助古巴脫離了西班牙的高壓而頹廢的統治，所以至低限度可以說，古巴很自然的，很順情順理的作了美國的保護國，直到古巴島上人們能夠擔任可以管理自己事情了的時候為止，但是吞併菲律賓羣島的舉動便不易解釋了。美國對於那些遠在東方的島嶼和島上的東方土人旋風馬牛不相及的嗎？在過去，美國人對於英國的帝國主義很說些尖酸的話，而這時美國這個民主國也與大英帝國在世界的政治舞台上相角逐了，他很野心的作了初步屈服一個被戰敗民族的企圖，對於大英帝國的一種錯覺仍然存在美國裏堅持着不變，並且多年來，始終認為印度是在最可惜的高壓政治下呻吟着的一塊地方，然而英人統治所賜與印度的利益，如運河、公路、鐵路、醫藥衛生設備等却都被剝奪了，不提不論，麥金雷總統是很主張併吞菲律賓的，但是他必須確切知道日漸高漲的反對力是否比民眾們對於海外領土的希望要更有勢力些，一個「反帝國主義聯盟」成立了，並且雖然他吸收許多會員，雖然他的勢力是不可侮的，然而他僅能阻礙合併的進行順利而已，「反帝國主義書」的確阻止了人們企圖利用輕易得到之勝利，但是他們不能阻止帝國主

議的增長。在一九〇〇年的總統競選時，民主黨推舉羅廉·真宙士·布里安（William Jennings Bryan）為總統候選人，並且他宣稱帝國主義是最大的爭執問題。民主黨人也反對「排禁」，他們要阻止工業方面的財產集中；但是與「國貨」一比較，這些問題反而變為次要的了。羅廉·麥金雷再度被選為大總統，於是共和黨便認為這是民衆譁亂他們的帝國主義政策。

一九〇二年九月六日，麥金雷總統神弱，兇手的名子叫做里昂·巧爾哥支（Leon Czolgosz），是一個祖籍波蘭的亂黨。總統在十四日故去，副總統羅斯福（Theodore Roosevelt）宣誓就職。

新總統是非常得人望的，共和黨黨魁們在推選他作副總統候選人的時候，認為他不過是競選中的一個陪襯，並沒有裏感到他的號召力。一向選舉副總統時沒有限定大總統在末滿任時會死亡的，但是二八四一年的哈里遜將軍和約翰·泰勒的情形却表現出：如果副總統入白宮執政，恰巧他還是一個有獨立見解的人，那末便生出一個出乎意料的困難情形了。但是這種情形竟是不常有的，所以政黨的黨魁們仍然繼續認為副總統的職務雖不是完全超然的，也是不重要的。在麥金雷被刺以後，共和黨發現升任為大總統的羅斯福是一個天生的領袖人才，這是一個高言鏗鏘的實行家。

紐約城末更名為現在這名稱，仍叫做新阿姆斯特丹（New Amsterdam）的時候，羅

那班總統的親身便已經居住在美洲了。一八五八年他降生在紐約市。他的政治的和行政的經歷是非常豐富的。在一八九五年，他任紐約市警察廳長。兩年以後，麥金雷總統任命他為海軍部次長。他的毅力和他的工作勤率很受賞識。在西班牙戰爭爆發的時候，美國海軍作戰的敏捷迅速，一部分是要歸功於他的準備工作的。在那次戰爭開始的時候，他組織一個義勇騎兵團，俗稱為「馬手」(Jockey Boys)，因為這團兵裏包括許多西部的牧童和牧畜場工人。羅斯福被任命為這團兵的中校團長，他在陸戰中打擊西班牙軍頗著功勳。

這個浪漫人物，愛好戶外生活，參加過美西戰爭，擅長射獵，醉心於勇健的生活方式，就各方面看來，他都是適合帝國主義者的個體，所以他未曾使共和黨失望過。他本人也愈孚人望了。在驚人短促的期間裏，「泰迪」、羅斯福變成一個世界人物了，並且他本人的教名的減縮稱呼也進入了萬千英語家庭裏面，因為他所愛好的獵物的毛茸茸縮型記錄着他的獵熊嗜好。「泰迪熊」(Teddy Bear)立刻風行一時，直到現在仍然是很風行的。

羅斯福的政權是要負責解決巴拿馬運河問題的，也要表明偉大的實行意志。如果美國要掌管巴拿馬運河的行政，那末「克雷敦·布爾威爾」條約便必須廢止，而商訂新約。一切外交的商討都在善意的氣氛裏進行着。兩大海軍個用同一語言討論海上交通問題，並且

在一九〇一年，兩國簽訂「海。鮑恩斯浮特」(Hay-Pauncefote)條約，結果使美國有鑿建運河，整衛運河的權利。各國的商船或戰艦，無論在平時或戰時，都可通過巴拿馬運河，繳納通過稅的數目沒有平等的差別待遇。這最後一條款後來在國會中造成了糾紛，因為國會認為美國船隻從這一海岸駛到另一海岸應受到優先的待遇。在一九一二年，國會的確通過一個法案：美國沿海岸船隻通過運河時可免納那些外國船隻所繳納的通過稅。但是因為英國的強烈反對這種違約行為，於是在一九一四年通過一切廢止徵收「通過稅」的法案。

法國公司的利益是被取得了，並且在一九〇三年美國與哥倫比亞草定一個「海·黑蘭」條約(Hay-Hornum Treaty)與美國上議院贊成這個草約，但是哥倫比亞沒有批准它。哥倫比亞革命爆發，美國乘機保護「運河地帶」。有些美國的近代歷史家認為當時哥倫比亞的革命是美國煽動促成的。富爾克尼爾教授(Fuller Faulkner)甚至懷疑到羅斯福總統一九〇四年一月四日所發的聲明。羅斯福總統在那次聲明裏說：「美國政府裏沒有一名官員會盡與準備，煽動，或鼓勵巴拿馬地峽最近的革命……總統也說過，若是沒有海陸軍官的報告，政府人員中，除開像一般人讓報紙所得的時事普通消息以外，沒有能預先知道這次革命的」。富爾克尼爾教授批評這次聲明，他說：「這個聲明是十足代表羅斯福的個人意見，然而是很不易使人相信的。」(見 A Short History of the American People

鑿運河費了幾十年的功夫，一九一五年開始通航。

羅斯福的任內造成許多光榮的外交成就。美國的勢力限制了日俄戰爭的戰事地區，並且在一九〇五年也促使兩國開戰後的和平會議。加拿大與阿拉斯加的邊界糾紛也解決了。一八九九年爆發的菲律賓叛變，最後在一九〇二年被平伏了，美國担負該羣島上的完全行政責任。

委內瑞拉和聖多明哥 (San Domingo) 兩國欠歐洲各國的債務，歐洲各國企圖追索，美國出首調解，並且還拒絕歐洲國家用武力索償。美國政府要求兩債務國家償付欠債。美國總統暗示說，在西半球上，美國可能因環境的逼迫而担負國際警察的義務。

羅斯福的強調外交政策，有時本國人民對它不能贊賞。國民不同意「帝國主義」，因為它是違反美國的民性的。如果羅斯福總統的人望完全建立在外交活動上，那末在一九〇五年，他是不能再度獲選而執政的。國內有許多多的問題需要羅斯福總統和他所率領的政府來解決呢。

在十九世紀的晚期，人們都以驚訝的眼光來注視着財政利益的集中，繼工業競爭混除之後的龐大獨占，以及工業勢力的日趨勃興等景象。一八九〇年，國會通過了「錫爾曼的反托辣斯法案」，於是那些富於威嚇性的壟斷表徵，托辣斯便認為是國內的罪大惡極的東西。

西了、托辣斯都消聲匿跡了，但是社會上疑感，一些假借器具的托辣斯還是在暗地裏活動着，還是在費泥濁內的各工業機關。

勞工已經在極度有組織的地步，不洩於資本的有組織了。勞工協會出頭保護勞工的利益，設法防止任何減低已確立的生活標準的企圖。歐洲人到美國觀光都對於這種生活標準感覺驚訝。在一九〇五年，那個性情浮躁，神智透開的威爾斯 (E. G. Wells) 去遊美國，歸來以後，將他的印象和論斷在他的「美國的未來」一書裏寫了出來。他很感覺吃驚，每個人的用錢竟都有些餘裕，普通人的衣着比歐洲任何國家的普通人家着，爲節省得多，工資若是由美全折合英鎊之後似乎也是很多的數目。大體上，工資是有日漸增高的傾向，工人完全有工作可做，並不受限制。但是威爾斯也寫出這下面的意見：「國家的財富進入少數成功人們手裏的比例較是日漸增高的，這種事實因爲越財產不斷增長的關係，是表面觀察者所不能看穿的。國家財富增長的速度超過了實際需用財富的速度，並且今後許多年也可能繼續維持這樣的。」他摒除了那種觀念，就是認爲美國人是爲了少數財政操縱者的利益起見而在受窮的觀念。他描繪美國人是「很忙的，大體是日利的，一般人是滿足的，但是有時是神氣得發一陣怨怒，起一陣疑念。不斷的繁盛的，產洪泛氾都在他們的頭上、腳下、身旁，然而永久沒有使他們覺得富有。」（見該書第六章）

但是工業的律法和傳動的技巧都是已經在計劃着使美國人得到世界歷史上各民族所

未曾得到的人生所需要的更大更好的物質。消費着到處是要受人誇獎，受人懇勸招待，受人奉獻各種他所能買的東西。工業家是要發現，工資增加是可以促進音樂繁榮的。分配貨物的商人是要發現顧客是沒有錯誤的，並且一個商業社會是要由最優得的一項物質成就進而得達到另一個實質成就，總是有個更大的好東西在前面的一個轉角處等候着呢。美國領袖士是世界上最大的自由貿易區，它顯含有繁榮的自然資源，它居民都是渴望新鮮東西的人們。二十世紀的起初二十年裏，美國人的影響遍及於全世界，用車輪，假象牙，以及音樂的調子來作傳播的媒介。在一九一〇年以前，這種美國勢力的分佈便已經開始了。

一個對於工業的經理和商業組織是具有明敏的天才的發明家，他製造一種車，是專為貧民而設。不注重富人的欣賞的。他就是亨利·福特。在一九〇九年，他宣佈，將要僅製造一種模型的车，那種著名的T字型的車，並且那種車架也要標準化。

活動電影的工業正在放演着深情的，傳奇劇的娛樂影片；它使美國和全歐洲都完全熟悉美國的警察、牧童、火車、以及許多其他東西；它也使數千歐洲觀眾在黑暗的大廳裏對於世界上罕有的紐約高樓的剎那景象驚駭的呆視着，並且在那個城裏，還有一個年輕的侍者，因為他的頭裏始終充滿着蠢蠢的歌劇，所以他編就一枝曲子，「亞歷山大的繁律拍子音樂隊」，他就是伊爾文·伯林(Irving Berlin)，是繁律拍子的創造者，是爵士音樂的

鼻祖。

在這個世紀的初期，金融似乎不能順心應手的被支配着。共和黨的黨魁很担心的發現羅斯福總統在內心裏是一個托辣斯主義的擁護者。他們是束手無策的。總統的個性是具有強烈的積極的信心的。他是與金錢勢力相奮鬥的，主要是用舌戰或文字戰，因為他不希望踏安謐。甲克森總統之覆轍。他對於托辣斯問題的言論和財政措施增加了他的威望。他保護人民自由，使它不致受金錢的潛在勢力所危害，這種政策使每個共和黨人不能厭恨他的見解。在他第二任的末期，他能推舉維廉·塔夫脫 (William Taft) 為繼任候選人。

羅斯福認為塔夫脫是繼承他的政策的最合適人物；但是不久他便失望了。塔夫脫對於金融集團是採取和解態度的。在他的任內，關於控制托辣斯的當前問題，他表現出可觀的處理能力。羅斯福在第二任以後去遊行非洲，並且也到了歐洲旅行，在歐洲他受到了迎接帝王的優禮款待。也許他回到美洲是他到達了最低聲望的階段了。他是不滿意塔夫脫的政權，於是他另行組織一個新黨，「進步黨」(the Progressive Party)。在一九一二軍大選的期間，他和塔夫脫同時參加競選。進步黨奪去了共和黨的一部選民，於是民主黨候選人，威爾遜 (Woodrow Wilson) 當選為總統。

威爾遜是在一八五六年生於維基尼亞的斯陶頓地方 (Staunton)。他是一個長老會牧師的兒子。後來他是一個歷史教授，兼經濟學教授。在一八九〇年，他入普林士頓大學。

W. Wilson) 任法律經濟演說教授。一九〇二年，他選為普林士頓大學校長。八年以後，他放棄學術途徑而從政，民主黨推他為新澤西的州長。一九一二年，民主黨全國大會選舉他為總統候選人。

他的政治見地是新穎、銳利、富於自由精神的。他認為美國人民的堅毅和勇往直前的精神常常被人非法利用，並且他也深知，在一切國事上面金融界是佔有優越的勢力。雖然擁護他的人明顯的知道他是一個理想主義者，自己具有他的正直見地，不能將計就計聽任機會的支配，但是他也不是一個積極的革命主義者。他為人的原則是很高超的，理想是很遠大的，並且由於事實的證明，他也是具有建設勇氣的。有人認為，因為他的脚是畸形的，所以他常常受到痛苦，生活總是受到體質缺陷的限制。

美國人中，有許多人是初次有選出一個民主黨總統的經驗。威爾遜在就任的伊始便遭遇到墨西哥的緊急事件，這事件是因為它的週期性的革命而發生的。一個叫衛塔將軍 (General Huerta) 的人，自命為有力調整一切事件的人，但是他的這種姿態竟是一花一現而已。雖然許多歐洲國家和日本都承認了維克多里安諾·衛塔將軍的政府，但是威爾遜總統始終拒絕美國承認它。美國海軍陸戰隊為保護美國的利益起見，在委拉·克盧斯一登陸，那個墨西哥的獨判者的政權便瓦解了。經過一年以後，美國政府承認了卡藍薩 (Carranza) 的墨西哥政府。

歐洲移來的人數目，有不斷的增加，從一九〇一年起至一九一〇年止，總共入境八一三六〇一六人。這中間意大利籍者二〇四三八七八，俄籍的一五九七三〇六人，奧匈兩國籍的二一四五二六六人，至於別的人口仍然來自舊移民，並且加里佛尼亞地方對於增加的人口本質。中國的移民已經在四十年前受到了限制，並且加里佛尼亞地方對於日本的移民也是深具戒心的。太平洋沿岸各州政府，對於這一趨勢感到非常的不快和驚異。一九〇一年到一九一〇年，中國的移民僅只二〇六〇五人，而同期的日本移民則為二二九七九七人。在一九〇七年，羅斯福總統很用心的很忍耐的與日本商妥一個紳士協定，日本同意限制勞工出到赴美，美國政府則不差別待遇日本移民，幾年以後，加里佛尼亞州議會推翻了這個紳士協定（Cathman's Agreement），威爾遜總統也不能勸說那些排斥日本移民運動的領袖們來廢止他們的決定。這紳士協定的破裂不是由於聯邦的舉措，而是由於州政府的一種權利關係。

在一九一三年威爾遜總統初就職的時候，美國仍然是一塊有希望的地方，機會均等，自由甚多，美國共和國不管其他不甚幸福地方的事件。美國守記着華盛頓總統的遺言：「歐洲的主要一害，對於我們或是沒有關係的，或是很遠非我們關係的。……我們的獨立遠離的情況使我們能夠採取不同的途徑。……」

自詹姆斯·孟祿總統以來，美國外交政策的基本原則便是對於歐洲事件向不過問。只是在歐洲事件危言到南北美洲的時候，美國才採取行動。

一個具有與其他美國總統性格不同的，背景也不一样的人，一個受過學理訓練的，有明瞭創造心思的人，他負起責任來決定美國的干涉歐洲事件的政策。但是這獨裁的總統的性格也是這地的美國性格，並不像林肯或甲克森的美國性格。林肯和甲克森是要使民主政治制度安全的在北美聯邦之內實行；威爾遜說：「要使民主制度安全的存在全世界上面

91

美國史話

一八八

一八、世界大戰

一九一四年八月一日，德國對俄國宣戰。兩天以後，它又對法國宣戰。在它入侵比利時的時候，大英帝國也捲入了戰爭的漩渦。八月四日，威爾遜總統宣布美國中立，因為當時門羅主義仍然支配着美國的外交政策，因此美國是不能干涉歐洲事件的。美國這個中立國主張「海上自由」的原則，所以美國可以與各國繼續貿易，無論交戰國或中立國一視同仁。但是英國已經將三國封鎖了，於是過去對英國的怨恨又出現了，只是沒有像過去那樣目趨劇烈的勢態而已，但是也是很令美國激怒的。這銜恨的對象便是英國海軍的檢查權。英國未曾從美國船上強制徵發海員，但是英國海軍的雅檢查中立國船隻搜索戰時禁止品，美國已經有一世紀的期間沒有受到那種干涉了。

一九一四年的美國距離歐洲非常遙遠。那次戰爭在美國看來是很僻遠的，很不重要的，如同英國看巴爾幹半島上的糾紛一般。也許那次戰爭是比多數其他戰爭更有興趣些，因為英國參加了，並且它的規模也比較大些。但是要說那次戰爭會對於美國有任何重要影響，那是沒有人想像得到的事。不參加歐洲糾紛的態度，使美國人自認為是一個旁觀者——在起初是有這樣認識的。

美國人民的同情態度並不是一致的，是分岐的。英國封鎖德國使對德通商變為不可能

了，固然對於英法的交易額頗長非常龐大，然而由於這種交易所產生的日漸繁榮現象仍不能使美國人民普遍的滿足。美國不容置辯的已是一個國家，雖然也有些謂為美國是一個大錯爐的議論，說美國人民在入籍以前的各種民族特徵都變為美國片由公民所應有的美德了，但是以前的老嫌惡和嗜好都是還殘存着。在一八二〇年與一九〇〇年之間，有幾百萬A移入美國來至大美國的人口。在那八十年裏，德國移來的人口是五百萬，愛爾蘭移來的人口也幾乎是四百萬。然而移入的人口仍在不斷的増加着，在一九〇〇年到一九一〇年之間，德國移來人口的數目是三四一四九八八。愛爾蘭移來三三九〇六五八。那些愛爾蘭人是挾嫌的喜家。雖然二十世紀初期的政治家們曾經運用他們的智慧將過去足以造成英愛間不正常的關係的最大惡行給減削了許多，但是愛爾蘭人仍然養成了高度的種族追憶觀念。這種追憶觀念受到憎恨心的飼養。愈來愈旺盛。愛爾蘭的愛爾蘭人對於他們祖國有關切的心理，所以他們時常發出猛烈的攻擊。這是人們可以瞭解的，因為在十九世紀的四十、五十、六十年代表裏，愛爾蘭移來的人員是拋棄一塊貧瘠的，又非常受壓迫的地方，所以西方重新大陸與他們過去所熟知舊世界之間形成一個敏銳的對照，因此他們對於愛爾蘭的憎恨愈發加深了。他們也將這憎恨傳給他們的子孫。愛爾蘭的愛爾蘭人對於德國的福利是不能大泄惡感之深的。至於美國籍的德國人更是用同情的關切他們的

美國管的德人是意欲返回德國去軍兵後，這種返祖團匪兵役的意向，竟被租借法蘭和意大利的人們後來所實行了。因為英國的封鎖，德國人是不敢重返祖國的，並且不得已只好留在美國作為對德國同情的活動中心。

美國民衆覺醒了，知道美國人口中有多數仍熱對於美國以外的國家懷着惡心呢，並且他們也知道歐洲距離他們沒有像他們所想像那樣遠。歐洲的戰爭，以及對於那戰爭的討論，已經變爲人所不欲的了。在各娛樂場所和商店裏，以及一切人們聚議的處所裏，都有警告出來，它是一個簡單的，直接的，示意的否定警告：『休談戰事』。它是一個暫時『不捲入歐洲紛』的說明。

德國侵入比利時的行動也會引起美國人的忿怒，但是這忿怒的本身還不足以使美國參戰。比利時的苦難的確值得可憐憫的，但是干涉這種苦難的企圖便是侮蔑華盛頓的遺言。『我們與外國相應的最大原則就是在於擴展商務關係，在既始方面與他們越少發生關係越好。』

美國民衆記住了華盛頓的遺言，這還是有利的事。

同時在封鎖的過程中，英國積得了美國船和美國貨物，這反協定的事不一而足，一切中立國都受到了痛苦，但是美國是一個最大的中立國，並且英國的海軍對於懸掛星條旗的

船隻援用武力似乎是既挑釁又可憎的。在一九一四年年底，美國政府對於議長增高的違反協定提出正式抗議。但是在德國潛艇擊沉商船的時候，英國海軍引起不仁即被人們遺忘了。

威爾遜總統立刻提出抗議，但是他的抗議並沒有阻止住德國，並且潛艇對於商船的進擊繼續進行。一九一五年五月一日，駐美國大使在美國報紙上發出公告，警告市民乘英國船的危險性。五月七日，居納德航運公司 (The Cunard Line) 的魯西丹尼亞號 (Lusitania) 在駛離紐約赴英國的途中，在愛爾蘭西海岸外的海上被魚雷擊中。一百三十名美籍乘客遇難。

威爾遜總統要求德國政府賠償，並保證以後再沒有同樣事件發生。德國政府談判這次事件，並且還示意，如果英國停止搜檢並捕獲美國船，那末德國也情願停止潛艇的進攻。這次談判直到一九一五年九月一日為止，德國同意負責先警告並謀保持非戰鬥員的安全，然後才艦沉定期郵船。

一九一六年的總統選舉，又使威爾遜總統重返白宮主政。選舉的競爭是非常劇烈的，票數非常迫近。在民衆的選票中，威爾遜得九〇〇〇〇〇票，他的政敵許開斯 (Hiram Bingham) 得八五〇〇〇〇票。美國對於歐洲戰爭的心理可以由威爾遜競選時所用的一種流行口號反映出來：「他使我們不捲入戰爭漩渦。」威爾遜保持美國中立的技術被德國給挫敗了。

• 在一九一六年初威爾遜企圖商討和平，但是他這會商的提議沒有得到協約國的贊助。在那年的十二月，他致函各交戰國，籲請它們宣佈各自的要求，以便考察它們的戰爭目標。在一九一七年一月他發表演說，再度呼籲，在他的這次演說中，他主張「光榮的和平」(Peace Without Victory)，這樣各個參戰的國家便可以得到自決的權利。協約國方面允許考慮，但是德國的回答却是一個突兀的宣佈，它主張重新舉行潛艇戰爭，並且這次的潛艇戰爭是不要再受限制的。

在二月和三月裏，有些美國船被潛艇的魚雷擊沉了。這顯然是，德國決心要繼續進行潛艇戰的。威爾遜總統考慮到將商輪武裝起來的問題，但是却遭到國會的反對。內閣方面，不願國會的反對，竟着手將商輪武裝起來。

德國潛艇戰爭的祕密指揮部是設在紐約市內。萬·林得爾海軍上校 (Captain Von Knippen) 是一個能幹有才智的德國海軍情報員，他負責指揮潛艇的戰爭活動。他指揮着幾艘離紐約駛赴紐約國各埠的船隻進攻，向各軍火工廠進攻，使它們不能補充各協約國。(這些戰爭的細目都載在林得爾上校的「暗地進襲者」一書中。) 德國也企圖在墨西哥國內煽動起些糾紛。如果墨西哥肯對美國宣戰，能唆使日本脫離協約國，那末德國保證墨西哥恢復它的舊有各省份——大概是新墨西哥、亞利桑那，和得克薩斯。當美國得到這種情報的時候，參戰是不可避免的了。

一九一七年四月六日，威爾遜總統簽發一張鄭重的宣言，聲稱德國已經開始對英作戰了。於是，與奧士甫國也斷絕外交關係。

美國的海軍動員了，並且任命約翰·潘貝爾（John I. Pershing）為赴法遠征軍的司令。六月八日潘貝爾將軍到達了英國，六月二十六日美國第一先遣部隊到達法境。二年來，美軍橫渡大西洋的數目，日有增加，直到一九一八年八月美國遠征軍已有一五〇〇〇〇〇人。在宣戰以後不久，美國即實行徵兵法，美國的人力物力已經成就德國，必成性。到一九一八年十一月十一日，美國在法境內官兵已超過二百萬名，在這個數目裏，因戰爭喪命的三五五五六人，死傷共二六四〇八九人。

美國對於協約國的幫助是具有決定性的。

威爾遜總統拒絕，在德國崩潰以前，考慮任何商討和平的提議。他說德國是一個「沒有良心，不願康寧，不訂和平契約的東西」。一九一八年一月八日，威爾遜總統演說時，擬定一些要求。這些要求的條款使全世界明白，美國不但懂得作戰目的的主要動機，也曉得它作戰目的的微妙。用威爾遜總統的一句話來說，這個世界必須被造成一個「安全的供民主主義在它上面實行」。在這十四條下面，他解釋普遍安全制度的建立方法。

十四條要求如下：

一、和平條約，在公開的商討以後，不許再有任何秘密的國際諒解。外交活動應當是大大公無私的，並且也要是有目共視的。

二、除開爲了實行國際條約而一部或全部由國際協合作而被封鎖的海面以外，無論在戰時或平時，在領海以外，海上有絕對的航行自由。

三、凡同意這項和平條約各國以及同意保障這條約的國家都負有解除經濟壟壘和建立平等商約的責任。

四、各國都要彼此保證，將武力減低到足以維持國內治安的程度。

五、要以自由的，開廓的胸襟，以及絕對公正的態度來調整各殖民地問題，並要嚴格地遵守一種原則；即是在決定一切這種主權問題的時候，有關民衆權益的事應該與政府的正當要求同樣被重視。

六、各國撤出俄國境內的駐軍，並且一切有關解決俄國問題的方式，都要以取得世界各國最完滿的合作爲原則，以便使它有不受妨礙的機會來獨自決定它的政治問題和國策，並且也歡迎它自己選擇政治制度而參加自由國家的集團。不僅歡迎而已，也要給它以它所需要的和它所希望的各種幫助。在未來的幾日之內，各友邦對於蘇聯的待遇即是一最嚴厲的試驗，試驗它們是否以善意的，是否能夠由於各國本身利益而判斷出它的需要，是否各國有賢明的不自私的同情。

七、全世界應同意，比利時必須恢復它的領土，不應絲毫限制到它現在與其他各自由國家所共同享受的主權。這一舉措是最先在各國間恢復它們對於法律的信心，法律是它們所制定的，所決定期以維持彼此關係的。如果沒有這一援助舉措，則國際法的全體結構和效能即將受到永劫而不復的。

八、一切法國的土地均應復歸故主，被侵略的部分應當恢復，一八七一年普魯士對於法國關於亞爾薩斯勞蘭的不當行爲，已舉世動世界和平五十年了，現在都應當加以修正，以便使和平在各國利益均善之情形下，再度穩固起來。

九、應使明白承認的國際而實行調整意大利的邊界。

十、奧匈人民的地位應確切受到安全保障，應該賦與他們最自由的自治機會。

十一、塞馬尼亞，塞爾維亞，和蒙特尼格羅（Montenegro）都應該恢復它們的領土。並且塞爾維亞應該取得安全的出海港。巴爾幹各國的相互關係，應該召開友善會議，依歷史所既定的同盟和國情的線索以謀解決。國際間對於巴爾幹各國的政治經濟獨立以及領土完整應該予以保證。

十二、現在土耳其帝國各部分應享有穩固的主權，至於現受土耳其統治的其他民族則應享有生命的安全保證，並應享有絕對不受限制的自治機會。達且尼爾海峽在國際保障之下應對於各國商船商品永久開放，使之自由通過。

十三、魏一波蘭人居住的地方，應組織一個獨立而波蘭國，並應使它有自由的出海口，各國簽定國際條約保證它的政治，經濟獨立，以及領土的完整。

十四、依特殊條約組織國際的一帶會議，以便互相保證各大國和小國的政治獨立和經濟整。

威爾遜的胸襟是很寬宏的，很自由的，像他的國家一樣。在一九一八年秋季，德國的瓦解已經顯然在望的時候，總統給他的十四條補充了五項原則。

第一、對於各國都要實行大公無私的正義，在我們所希望以正義相對待的國家與我們所不願以正義相對待的國家之間，不得含有任何畛域。

第二、解決這次事件，不能以某單一國家或一羣國家的各別特殊利益為基礎，因為這種解決的辦法是與公同普遍利益不相合的。

第三、在一般的國際聯盟會員國之內，不得再有聯盟，同盟，特別盟約，以及諒解等。

第四、尤其在國際聯盟之內不應有自私自利的特殊經濟集團，並且除開作為經濟制裁的手段之外，也不應授權國際聯盟採用任何「經濟排斥」或「抵制貨物」等方式而拒絕某國於世界市場之外，作為控制與訓戒之手段。

第五、各種國際間的協定或條約，必須全部向世界其他各國公告。

威爾遜的頭腦是非常清楚而又合邏輯的，他能夠注意設法不使「在一般的國際聯盟會議之內」再有任何牽連的同盟。那五項原則足以保障多數美國人所恐懼的事件不會發生，那五原則建立起與其他國家共同維持世界秩序的公開責任。那十四條與五原則廢止了秘密外交，將一切暗地裏的諒解都拖到光明正處所去，也將那些舊式外交的欺罔手段的種種隱密的商討和賄賂拖到光明的地方去了。

但是威爾遜的胸襟和忍耐力畢竟還是較他的國人們更擴展些，更持久些。

一九、再度與歐洲絕緣

一九一五年一月，在紐約的「世紀俱樂部」裏，有人討論到「實施和平的聯盟」的意見，但是「國際聯盟」一辭只是到後來許久才出現。威爾斯（H. G. Wells）在他的「自傳」一書中說「國際聯盟」一辭是發源於英國的。最初只有三個人，如狄更遜勳爵（Lord Dickenson）、勞愛士·狄更遜（G. Lowes Dickenson）、安溫爵士（Sir Raymond Unwin）等應用過這個名辭。「國聯」的建立可能是正投美國人民的所好，可能激發美國人的幻想，但是停戰協定簽字以後不久，在威爾遜宣佈他欲親自出席和平會議的時候，共和黨的反對言論高漲，警告了，如果威爾遜不能不是一個極端理想建設者，而是一個政客，他是能夠使美國人跟着他來支持「國聯」的。法國的克里孟梭（Clemenceau）只是盲目愛國，絲毫不能理會到與法國的繁榮和安全保障沒有直接關係的意見。如果威爾遜是一個狡詰的政客，他也能設法應付克里孟梭的。

在一九一九年，克里孟梭是七十二歲，威爾遜是六十三歲，勞愛德·喬治是五十八歲（Lord George）。那三個政治家主持那次的和平會議。但是威爾遜不久便瞭解了，如果要將國際聯盟做到不止親善意向而已的地步，則威爾遜必須對於法國的支持償付代價。法國方面堅持着，它必須先得到安全的保證，然後才能考慮聯盟的問題，因此威爾遜與英

法兩國簽訂同盟條約，這一條約保證，如果法國被德國侵犯，美國是要武裝援助法國的。美國人認爲，這條約就是他一向所深望的「與歐洲結盟」。威爾遜竟能不了解他，國人會議員們的心性，竟認爲這樣條約可能被默認，這真是令人吃驚的事。他不久便從這種迷夢中覺醒了；反問他的意見並不是純粹的政黨意見，發起歐洲同盟是違反美國對外關係的一項傳統。門羅宣言的百年紀念那時是快要來到了，所以伴同那次宣言，情緒又行恢復。在百年以前的當時，美國曾罷手一切歐洲事件，百年以後美國又要罷手一切歐洲事件，但是這一次，美國却是忿怒的猜疑着它是受到愚弄，來作一些歐洲國家的空幻教母，因爲這些歐洲國家是要將它拖到它們的永久糾紛之中。那個偉大的共和黨領袖，羅斯福，可對於這種日趨高漲的反對，發出一個解釋的談論。在過去，他支持參戰的主張，他認爲了庫蘭的親武主義威。到世界各地民主政體，但是在一九一九年一月六日，羅斯福已經突然逝世了。

一九一八年十二月威爾遜到達法國，他受到熱誠的歡迎，歐洲和英國各處都有數百萬人向他歡呼，因爲身經長久而具毀滅性的戰爭的人們認爲威爾遜是一個「超國籍」的人，他是絲毫不染政治經濟的自私心理的，他是要廢除昔日的混亂和戰端的。他是國際間和衷共濟的新觀念的擁護者。實明有遠見的人們認爲威爾遜既是代表世界上最大民主國而發表言論的，則他便有資格可能給歐洲創造一個新的政治生命，這新政治將來可使人們忘掉

他們的國界觀念，也忘掉他們心裏面保存着的宿怨和恐懼，最終可以「譜着和的安靜的生活。他們不曉得，威爾遜不是代表美國發言。他們也不曉得在和平會議開始以前，威爾遜已將幾乎完全失掉了，在戰爭期中他曾獲得的全國一致支持他的那種同情。

戰時的理想消散了。在和平會議進行的期中威爾遜一度返國，向國會議員解釋「聯盟」的性質。但是不能引起視議員們的讚許態度的。他返回巴黎時，已作過保證將幾項修正意見要加入聯盟條款裏，這幾項修正可以確保美國的利益，能夠重申門羅主義。最後在他從和平會議歸來時，他將條約交給上議院付諸審核。上議院提出許多修正和保留，所以他決定訴諸全國人民來決定。在一九二〇年秋季總統大選的時候，他決定從事全國性的活動來擁護條約。在九月二十六日，他突然患腦痲痺病，於是便沒有再參加競選。國人很久以後才知道總統病症的嚴重性。因為威爾遜中途停止競選，又因為沒有一個贊成盟約和國聯的人能使全國將它批准而這人的德望又可與威爾遜相比擬的，於是不僅民主黨選失敗，而全國的罷手歐洲事件的主張也變成確定的事實了。共和黨候選人哈定（Warren Gamaliel Harding）便將在戰後情緒反動期中，多敗美國人心中所思想的事，用一些流暢的，安慰的語調講出了。「美國現在所需要不是一些誇張的話，而是裹治創傷；不是冒險行動，而是安分守己；不是革命，而是復原。」

美國民衆偏專心認定「安分守己」那個字樣，而政治宣傳者又漫無忌憚的應用這個字

樣，它變成了一個靈驗的符咒字樣，又能說藉，又有誘惑力。美國將它的偉大毅力轉向它所愛好國內專業上面了。那個有希望的嬰兒，國聯聯盟，已被美國推倒歐洲的門前，只得受英國的誠心保護了。對於國聯聯盟機構，法國也不很誠心。雖然在開始缺乏美國的支持下它跋足，但是願却得到了全世界各國大勢的支持，所以它開始就很順利。

一九二一年三月，哈定就任美國第二十九任大總統，馬塞諸塞州長卡爾文·顧理治就任副總統。美國從歐洲撤退，也未准和約。只是在一九二一年發表宣言取消對德國的戰爭狀態，存在而已。同年的八月二十五日，與德意志共和國締結條約，包括凡爾賽和約的大部條約，但是拒絕承認國聯參加國聯的一項。在七八月的期中，哈定總統請國和歐洲各國華盛頓開會，討論在遠東各國間的相互關係，並討論限制各國軍備問題。各國協議廢止武力，並且英法日簽訂四國協定尊重彼此在太平洋下的權利，決定以外交手段解決一切糾紛，這個四國協定結束了英日盟。

一九二二年，國會組織「世界戰爭外債委員會」，因為各債務國家感覺償還戰爭期中所借的美國款項是不易的。美國關稅壁壘森嚴，以貨物償還欠債是不可能的。英國和法國的黃金流向美洲，雖不守規則的定期的流去，而是巨額的龐大的洪流。如果長期維持這個洪流，英法兩國都是沒有能力。德國在一九二二年停止支付賠款，因此各國償還美債的困難愈行增加了。檢查各種調整的辦法，對美債的償還又得以維持數年，但是在一九

三〇以後的數年內，除芬蘭外，其餘各債務國便都停止償付了。英國的政治家都沒有聲明足以使一般人民瞭解的英國必須停止償付的原因。美國人以猜疑的眼光注視着各國停止償付戰債。英國和歐洲各國一樣，也爽約了。英國的外交當局是非常低劣的，竟不企圖解釋，世界上黃金已經大部在美國手中掌握了，則英國的黃金償付美國該是多麼難的。既不照議每年償付一次以示不忘，又不表示歉意；英國將它的義務擱置不談，美國對英國的一些善意和友誼也隨着被置諸高閣了。

美國對於歐洲事件的興趣，在一定期間，也可以被免強喚起。一九二七年，提出凱洛克公約問題。次年便簽訂這個公約了，並且美國閉門多卿凱洛克曾赴巴黎與白里安（A. Ribot）討論公約的條款。根據這個公約美法兩國同意任何兩國間將來無論發生任何糾紛不得訴諸戰爭。另外有其他十四個國家參加這個公約而簽字。這是美國謀保世界和平的一項積極企圖。

美國對於歐洲事件想要採行高蹈政策，那是很不容易的，因為大西洋是很狹窄的。在一九一九年六月十四十五兩日，阿爾考克（Sir John Alcock）和布朗溫（A. W. Brown）兩八從事一次不着陸飛行由紐芬蘭的聖約翰地方起飛至愛爾蘭的克里夫敦（Clifden）降落。八年以後，就是一九二七年五月二十日，一個青年飛行員，名字叫赫白，由紐約的敏尼奧拉（Mineola）獨自起飛，五月二十一日到達巴黎。

美國的內部是很不安定的；起初是因為太繁榮了，大約在戰後的十年間，是繁榮的。然當硬逼着來一次嚴重的蕭條，使美國人的必然進步的信心動搖了。全國陷入一種精神和物質的不景氣狀態中，可能發生革命和混亂。當這些不幸事件在二十世紀的三十年代和四十年代的初期發生的時候，美國沒有暇時來照顧歐洲和歐洲的初期了。

二〇、黃金時代與「新政」

一九三三年八月二日，哈定總統逝世，副總統顧理治代之。在哈定執政的期中，發生許多令人惋惜的政治疑獄，最顯著的一項是與政府油量儲存有關係的，這項醜聞甚至還引起上議院的調查。顧理治 (Caleb Colgate) 是一個沉默寡言的新英格蘭人，他在一九二四年的競選中再度獲勝，於是共和黨繼續握着政權。顧理治深受崇拜，他主張「安分守己」的政策，並且在社會羣衆的眼裏，他是一個完善業務的執行者，是深通人情的人。競選的最流行的口號是「挽留顧理治」，並且這也是對於總統留給人們的印象的一種安慰。

其他美國總統在開始執政時，環境都沒有像他的環境那樣前途有厚望焉。他那時代繁榮似乎已經建立在牢固基礎上面了，並且新的進取精神已經在抬頭。向西方推進邊界的精魂還沒有消沉，邊界最終是被推進太平洋的波濤裏面去了，但是那種精神還是存在着。現在這種精神是轉移到工商業上面去了。工業和它的有力的售貨員，以及設計的廣告術，在美國的開拓壁壘後面繁榮起來。數百萬的顧客等候着工廠裏的大批生產品。一批一批的新工業建設起來了，工資是很優厚的，生活標準已提高了。千百萬美國家庭都得到了奢侈和舒適。美國人都能購買汽車，無線電收音機，冷藏箱，和真空掃塵器；他們的衣服、傢具、和家宅也較其他國家人民所能享受的要更舒適些更豐富些。這個黃金時代似乎是永

無止境的。但是美國的政客態度却是有限度了，移來的人口是要受限制的，不能隨便入遷了。

大西洋對岸的貧窮而又受戰爭創傷的國家們，注視着發生的事，許多懷才尤的歐洲人可能將美國當作僑居的一蕭洛克——談論着，並且也可能暗地認為那次戰爭的真實原因是美國工業繁盛的結果，同時許多歐洲人決定要分享那種物質的安適。在一九二一至一九三〇年之間，歐洲英倫三島移到美國的人口是三〇二八六五七人，這裏面從意大利移來的是四五三一五人，從德國移來的是四一二〇二人，從奧國移來的二二七七三四人，從愛爾蘭移來的是二〇五九一人，從蘇格蘭移來的是五九七八一人，從英格蘭移來的一五七四二人，捷克斯拉夫移來的是二一九四人。在一九一一至一九二〇的十年中，英倫三島和歐洲向美國移民的總數是四八六四一五三人。在一九二〇年以後移民數字之所以降低是因為實地限制移民的結果。一九一七年五月一日，一條新法律發生效力了。它限制歐洲南部，中部，和東部移來的人口，施行一種「識字」試驗，凡十六歲以上的外國人不能寫英文或其他文字者，則不許入境。人頭稅也由四元增為八元。移民眷屬中，十六歲以下的幼童以及不能獨自謀生者，則不在此例。

一九二一年，國會通過一個「百分限制律」(The Percentum Limit Act)。這法律是依照一九一〇年戶口清查所得到的各處僑居美國人口總數而准許各該國再移入該總數的

百分之三。並且在任何一个月份裏，不得准許任何國的每年總入境人數的百分之二十以上人口入境。一九二四年又通過一項「移民限制律」，在邊界上設立巡邏隊，以防不合移民欲由外國人潛入境內，並且也建立起向國外預查新國籍的入境戶照的原則。這被准入境的新國籍人口數目是依照當時各該國居住在美國總人數的百分之二。這個數目是依一八九〇年戶口清查的結果而決定的。

至一九二〇年以後的數年裏，美國是絲毫不疑經濟繁榮是不會終止的。但是美國人是不喜歡這種繁榮現象因為大量的歐洲入境人口來計算工作而減低些的。戰後具有威脅性的大量移民潮流是被阻止住了。一美是屬於歐洲人的。的口號又恢復了；民族主義，幾乎就是過去那個盲目的國家主義，又無拘無束的興盛起來。

沉許久的三K黨又復活了，它要求美洲應該是屬於「本土生人的，白人的，新教徒的。」所謂本土生人並不是指印地安人，它指着生在美國的人，也可以說百分之百的美國人。三K黨反對寒族人和天主教徒。它是在一九一五年復活的，在一九二〇年以後，它是愈為迅速蓬勃了，到了一九二五年時候，它的黨員超過了二百萬人。它是錯誤的愛國心和迷信交織着的一種古怪的表現方式，好幾萬的賢明人士極力攻擊它。這些人士為愛國團體身份為有獨一權力，則是違反民主主義的，為不端的，有不負責的危險的。有些州的政議大部落在三K黨人的手裏了。但是在它的黨員們一參加政治之後，並且在他

們不得不將他們的意見和野心暴露出來的時候，三K黨的些少綱領便也暴露了。它是根本沒有創造力的，它只能向着一派人民，和一些團體採取反對行動而已。它只能非法迫害，不能用法律制裁。在一九二五年以後，它的勢力衰頹了；在它的黨魁們的「勸貪污腐化被廢現之後，愈覺社會憎惡它，而它的勢力愈發衰微。

戰後數年之內，許多非法組織真是美國人民認為不慣的，不快的。這都是憲法上的第十八條充實的副產結果。

在美國禁酒的那一年，禁酒運動甚為得勢。美國的沙龍是很大的一種組織。酒的消費量是很高的；「反對沙龍聯盟」和其他自認為戒酒向（「Temperance」）團體已經宣傳禁酒有幾年。光陰了（實際他們是指禁酒—abstinen e）。

一九一七年初，國會通過一個「聯邦禁止酒類廣告議案」（Federal Anti-Liquor Advertising Bill），不准在禁酒州內由郵局寄遞售酒廣告或贈酒定單。有些州已經自製禁酒。所謂戒酒的發起人，他們的主張是強強迫每州都實行禁酒。

美國參戰以後，要求禁酒之聲浪來得愈高。人們提示說，一個禁酒的國家作戰的效力是要更大些。一九一七年八月一日，上議院決議向各州出「全國禁酒補充法」。一九一九年一月，這個法案被批准了。三十六州投票贊成這修補充法，一月二十九日，它變成了憲法的第十八補充條款。

一九二〇年一月十六日，禁酒法開始生效。這個偉大的「清靜試驗」便是美國有勇氣的一個例證。只是美國這樣一個國家它已經將人類性善的樂觀信仰失掉了大部，它才能相信「強迫是較勸服更強些的」；雖然人性善的信仰是使那個偉大的傑克遜非常有名望的。一樁惡事是實實在在着了，並且不斷的宣傳越發加重它的罪惡。禁止飲的人士說，「完全禁絕」是唯一的挽救辦法。將這罪惡剷除，根本拔出，那末美國青年或許得救。

新英格蘭的清派清教徒們所持有的禁絕見解是要播傳到四十八州去的。有些州對於禁絕的辦法持着反對態度，並且三個新英格蘭州，馬薩諸塞、康涅狄格、和羅得島也是反對禁絕的。紐約州、新澤西、馬里蘭、和維斯康星等也是反對這種干涉國民私生活的舉動的。有些州的態度是不確定的，它們對於禁絕的贊否是很猶豫的，但是這樣的州是極少數的。這些州裏包括了賓夕爾維尼亞、俄亥俄、密歇根、恩塔答、伊利諾、路易斯安拿、蒙大拿、泥瓦達、和加里佛尼亞。其餘的三十三州都切實的支持憲法的第十八補充款。

沒有人能預見到，這種尊奉的壓迫一種罪惡的企圖竟能引起另一種更大的罪惡。禁酒的第一種昭彰的效果便是建立起一種新商業。偷運的情形大量的復活了。因為對於各種酒類有一個新的巨大的需要，並且價格是不甚計較的。很多人所認為完全合法的酒需要，美國的冒險企業是不能將它擱在一旁不設法供應的。一種不合法的龐大商業展開了。私販酒的人被稱為 bootlegger。這種新商業不僅是冒險的人們從事經營，連那些有犯罪記錄的大多

聚人也該吸引來癡營了，並且經營的人數日漸增加。

一九一二年，那個意大利的「密結社」，卡謀拉（Cobbler），終於被解散了，它的實質就是逃跑了未受監禁，未受處決，他們便跑到美國去。許多人卜居在芝加哥，後來，芝加哥竟變為一切不合法商業的中心。不合法的版酒業立刻都歸這些罪犯的幫人經營，他們不但對芝加哥為他們賣酒區域，而且還將鄰近四鄰劃為酒的來源地。這些幫人為保持他們選定的區域的領域權起見，常常進行私戰，任何違法的人都不能與這些幫人競爭，不肯納些賄金，求他們「保護」，便不能存在。

所謂「酒徒黑幫」（Booze Gang）不久便開始一個全國的大規模行動。在其他美國城市裏，黑幫都組織起來了。那些主張強迫禁酒的善意人們，立刻覺得愕然，覺得煩惱了！因為發現他們自己是在不覺中幫着釀成一些罪惡行動，蔑視法律，也實際增加了酒的消費量，尤其使令青年們，以為狂酒似乎是一種漂亮的，時髦的，冒險的消遣。黑幫供給的酒質純否，當然是沒有人過問的。生酒精，甚至木精，往往被不法的商人高價出售。

一 禁酒律一直維持到一九三三年二月二十日為止，那時國會才通過了第二十一補充款將第十八補充款撤消。到了一九三三年十二月五日，有三十六州批准這項補充款，即刻付諸實施。美國生活裏的一種黑暗秘密原是消滅，秘密飲酒店便不見了。人們再度公開重新做清教徒所鄙視的習俗。這次試驗宣告結束。只有這樣的一個大國才敢作這種試驗，也只有

這樣大國才敢承認這試驗是一種錯誤。

一九二八年總統選舉，顧理治沒有充任候選人。胡佛（Herbert Hoover）為共和黨候選人，紐約州長斯密士（Alfred E. Smith）為民主黨候選人。共和黨選舉勝利，胡佛總統開始執政，當時的政情是非常光明的，有希望的，恰如顧理治總統執政時一樣。工資是很優裕的，萬千的人們都是很富有的，就理論而言，他們都是向百萬富翁的途徑邁進呢。每個人都是作投機的生意，新工業像雨後春筍一般的興起，多致的成立家庭。以租購（Rent Purchase）的辦法購買傢具，汽車、房舍、以及一切一個物質水準甚高的國家所認為必要的奢侈品。那些機敏的兜售商人，能使工場的產品迅速流出，能將貨物傾銷到全美國的家庭裏去，他們能使多數人的百萬入款都老早預先抵押出去。

在一九二九年秋，這種快愉的現狀停頓下來。全國的財政機構被撼動了，經濟的蕭條開始，直到一九三三年為止，是愈發深刻，愈發黑暗的。全國都受到它的撞擊，以致頭腦暈花，而失掉自信。繁榮好似天地進行步驟的一部分一般，好似太陽之與春秋四季一般。立刻美國遭遇到一件它從前只聽到歐洲和英國所有的，而它本國好像不能有的事，這便是「失業」。機械生產貨物的技術進步，週期而使工場職工無工可作而被辭退，但是這些職工又很迅速的被招致致收到工場去，這辭退和招致的過程正足以表明進步的象徵。

「工藝論者」（Technocrats）認為社會上的未來秩序一定要依賴「工作時間的縮短」。

和工資的增高一樣維持的。社會的人都有很充足的暇時，他們都變成了特種階級，機器給他們做一切事，只是不能替他們思想而已。『工藝論』是工業生產中對於節省勞力的研究所產生的理論結果。工業是要依賴工資的增加和工作的減少辦法的，因為如果依照工作的減少而比例減低工資，一定會使消費者的購買力減低的，而工業的繁榮是要以購買力來維持的。但是這些麥維斯理論都是靠不住的，因為隨着市場的相繼閉閉，而大批人民失業，於是他們不能繼續償付按期撥還的購貨款，這經濟崩潰的影響既深且巨。在美國歷史上，這是第一次，他們疑惑到自己沒有主宰自己命運的能力了。他們的進步和企業的信念是暫時受到了挫折。

胡佛政府似乎沒有能力來應付全國所遭遇到的一切。那些直言無隱的歷史家，如查里士·俾爾德和瑪麗·俾爾德，在寫到這三年的危險與暫時會回憶到一九一九年胡佛任美國救濟委員會主席時向他曾嚴厲發放到會指撥的一萬萬美元的款項，來減輕歐洲的災難。一九三一年，國會也頒布提撥聯邦指撥幾筆款項，來減輕目前新高漲的美國災難和失業。在美國沒有可與英國的長期失業救濟法相比擬的『社會法』存在着。胡佛總統反對這樣的時期提議；他的觀念仍然是屬於黃金時代的，（不合當時的經濟關係的危急情形）。他堅持着私人的、地方的慈善團體應該施行救濟。在『美國在中途』一書裏，俾爾德兄妹引證胡佛堅持這種見地的理論。他辯駁說，必須『維持美國式的個人發動和社會責任的制度』

1。

這種簡單空話的時代已經過去。胡佛與共和黨都似乎未能覺察他們的觀念是與當時的人衆的覺悟程度不相稱的。所以在一九三二年選舉時，他對失敗。民主黨候選人弗朗克林·羅斯福(Franklin D. Roosevelt)是華奧道瑞·羅斯福的遠房族弟，他具有服務成績和從政的光榮記錄。他譽為美國的第三十二任大總統。

他具有主張「勇氣、和領袖的才具」言語和誠意是不能有助於失業人員的。羅斯福擬定計劃，非正統的救濟計劃，這類計劃在一個具有自信、和熱衷的個人主義者的國家看來，似乎是很難入的。但是美國人是肯迅速進行新辦法的，所以羅斯福得到了他所需要的支持。並且逐漸地被譽為「新政」(The New Deal)開始使數百萬男女恢復了希望。

羅斯福取得了處理緊急的經濟和社會問題的空前權力。他獲得了許多不從事政治活動的人才，「新政府」的執行開始便是委託這些技術專家的手裏了。這些專家中有些是大學教授。這一羣有高度訓練，有才能的人們便是所謂羅斯福的「智囊團」(Brain Trust)。

羅斯福可以說視為經濟計劃的一項偉大的預備試驗工作。第一件大規模的法律，便是一九三四年六月的全國工業復興法案(National Industrial Recovery Act)，成立這項法案的動機是獎勵工業和增加工作機會。一般的公共事業都開辦了，全國復興行政機關推動一種全國普遍的獎勵計劃。在許多大城市裏，在新興建造路、橋樑、公共建築物的地方

，都立起一塊木牌，上面寫着N、R、A的字樣。第一件開發的計劃便是一九三三年五月十八日通過的筋灘和田納西谷疏濬法案（The Muscle Shoals and Tennessee Valley Development Act）。

幾年以後，曾有人企圖顛覆這「新政」。雖然有些特例是被顛覆了，但是新政的觀念仍然存在。全國復興行政機關一直存在到一九三五年；它的計劃是太前進了，並且它的措施在穩定下經濟情形之後，它便受到惡意的批評家的攻擊。個人的粗俗真象，也受到熱烈的揭發，尤其受到共和黨的揭發。全國的信心是恢復了，社會的安定也重建起來了，然而國民的偏見也重新出現了。

實施新政和智囊團所擬就計劃的結果，的確造成了一種新官僚政治。但是不滿意的批評動機是因為工業家和商業團體認為聯邦政府將耗用那筆為實行開發全國資源計劃而增加的稅收。進步的美國人是不會反對開發美國的；但是這個國家一世紀以來，儘管「職祿分賦」政治的惡果，所以它非常恐懼，在以公款興建公共事業時，很可能造成納稅人的白白犧牲而官僚政客們從中漁利的現象。並且，它也的確相信私人的企業可能受到嚴重的威脅。所以個人自由的談論很盛行，禁國事業和政府統制學說的危險却用暗淡的色彩給繪出了。

然而，新政是美國人民所贊成的。許多人認為羅斯福挽救了美國未發生革命。他的勳

對救濟了失業的人羣，工業也因它而復興了。聯邦統制了金融和信用貸款，銀行制度也被進許多，所以國家銀行的勢力甚為擴張。在新銀行制度下所設的「聯邦準備銀行」，對於財政系統有極大的統制力。這是爲了阻止一九二九年崩潰現象的再演。

一九三六年，民主黨仍然推羅福爲候選人，並且他又獲選了。在他的第二任內，第二次德國戰爭已經開始。

在他的第二任的期間，發生了一樁與各英屬民族們有利害關係的事件。在一九三九年夏季，美國第三十二任大總統在美國境內迎送英王喬治第六和依麗莎白王后陛下。

一九四〇年，羅斯福總統，接受第三任的競選，於是他就將華盛頓所創立的並標幟佛羅麗霞宮的傳統給打破了。他又獲選了。

在他的第三任的伊始，另外一件事發生了，這次事件不僅足與各英語民族有關，而是與全世界各本國的前途很有關係的。

二
呼
廣
韻
書

行
表

五一、大西洋憲章

關於民主理想之重要性，和它在二十世紀世界問題之應用，在一九四一年八月十日英美兩國發表了一個聯合宣言。美總統羅斯福和英首相邱吉爾分乘美艦奧格斯塔號和英艦威爾垂親王號在大西洋上而會晤。他們所草定並向全世界發表的聯合宣言即俗稱的大西洋憲章。它是對於民主政治的再度申訴，它是牽涉到全世界的。

大西洋憲章共有八條，它的全文如下：

美洲合衆國大總統與不列顛聯合王國政府代表邱吉爾首相會晤，其認將他們對於世界未來前途之希望所寄託的兩國國策之共同原則有向世界各國聲明的必要。

第一、兩國不企圖領土之擴展或其他利益之增加。

第二、兩國共認，領土之變遷，必須依照當事國家所自由表示之意志。

第三、尊重各民族選擇各自政府之權利，並願助各民族恢復其已失之主權和政府。

第四、兩國將依現存之義務而盡力使一切國家，無論大小，無戰勝敗，得依平等之原則按經濟發達之需要而參加世界商務之經營以及世界原料之獲得。

第五、欲獲得勞工改良標準、經濟進步、以及社會安全起見，兩國希望在經濟方面各盡完全推誠合作。

第六、在維持暴政消滅之後，兩國希望建立起一種和平，藉使各民族得在其國境內安居樂業。藉使各地居民得到保證在不虞匱乏與不慮恐懼之自由之中以終其天年。

第七、依這種和平全人類皆可橫渡海洋而不受阻礙。

第八、兩國相信，基於實際理由或精神理由，全世界各國必須放棄使用武力。如果富於侵略性之國家繼續使用陸、海、空軍力，則未來和平無法維持，因此英美兩國相信，在普環永久安全制度未確立以前，有解除此等國家武裝之必要。兩國並願以其他實際辦法幫助減輕各愛好和平國家之軍備負擔。

美總統和英首相在當時如果多加入下面一段文字，那便更好些：「我們認為下面的真理是不言而喻的，人類天生來就是平等的，上帝賦與他們一些不可須臾離的權利，如生命自由和幸福等。」

。載在獨立宣言裏的這些字句，不常為人申述；但是大西洋憲章上隱含了這些字句。一六六十五年願使英美分離的那種君主的愚蠢行動和他的官吏們的腐化，將由這部憲章予以

補救。

笑 國 史 話

定 價 元

著 者：

John Glegg

譯 者：

何 樹 棠

發 行 人：

齊 世 英

印 刷 所：

時 與 潮 印 刷 公 司

重慶小龍坎山上

發 行 所：

時 與 潮 社

重慶沙坪壩正街一六二號

電 話：六二二九

電 報 掛 號：二五一四

重慶辦事處：民國路聯合大樓

版 權 所 有 翻 印 必 究

中 華 民 國 三 十 五 年 六 月 一 日 初 版

7
479694

美國史
話評介

479694

美國在兩次大戰中，同樣掌

握着整個世界的命運，是一個最

值得研討的國家。本書為理解美

國的成長和強大，民主演進史的

最佳讀物。